墾丁國家公園 ● 解說叢書

幾番風雲染牡丹？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出版
撰文・攝影　劉還月——著
插圖——孫傳莉
空中攝影——江敬業



劉還月——著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

解說叢書

「人文旅行」是一種學習、
關愛與互動的旅行方式。
墾丁國家公園歡迎您到恆春半島，
享受
因學習而豐美，
因關懷而自在，
因互動而喜悅的旅行。



墾丁國家公園 ● 解說叢書

ISBN 978-986-04-6721-5
9 789860 467215 00350



殘留在河床中的岩層厚薄不一，容易形成各種不同的侵蝕狀況。



後灣必須由大船換小船才能登岸的漁村景緻，已成特殊的人文風景。



月琴自古為漢人民間最通俗的樂器，任何場合都可自將自唱。





高士佛的始祖曾經住在 Sakzgal，更換居所多次，最後才遷徙到高士佛舊社。



四林格社石板屋遺址格局近似，部分空間仍保留完好。



從近代接二連三的輪船失事事件，不難看出恆春半島東岸海相之險。

content《幾番風雲染牡丹？》

壹、八瑤灣上岸的漂流者

一、誰從八瑤灣登岸？ 12
二、八瑤灣滄桑 16
〈自然札記〉八瑤灣沙丘海岸 22
〈自然札記〉定沙植物與定沙牆 24
三、向南的海岸 26
〈民族誌〉南仁山石板屋遺址 30
〈自然札記〉熱帶海岸的植物聚落 32
四、被放棄的海角孤哨 34
〈歷史事件簿〉半島東岸的失事船 40
五、通往出風鼻之路 42
〈產業誌〉呷呷連的漁人與濱海小屋 54
〈自然札記〉海水何以成泡泡？ 57
六、向西的高士佛社部落 58
〈自然札記〉以「高士佛」為名的植物 64
〈自然札記〉「台灣最大種子」鴨腱藤 66
七、雙溪口的族群 68
〈民族誌〉恆春半島的 Parilarilao 群 72
八 、保力客家人角色的轉變 74
〈歷史事件簿〉保安宮與褒忠碑 80
〈風土誌〉保力鄉土文物館 82
九、楊友旺的宗祠與故居 84
〈產業誌〉落山風下的「洋蔥哲學」 88
十、統領埔的「護庄圳」 90
〈歷史事件簿〉琉球藩民之墓 94

貳、琅嶠灣風雲

一、琅嶠灣的入侵者 98
〈風土誌〉射寮港的營生者 104
二、似龜之山如鍋底 106
〈自然札記〉苦或毒的木蘿子 112
〈旅行札記〉龜山頭出化石 114
三、寫在後灣的歷史 116
〈產業誌〉取鹽鹵煮海鹽 120
四、老祖庇佑的射寮庄 122
〈風土誌〉新街的擋水箭 125
五、石門山戰役 126
六、四重溪「出湯」 130
〈地理誌〉三重溪河床上的洪荒地景 134
〈產業誌〉四重溪的紅仁鹹鴨蛋 136
七、石門古戰場 138
〈歷史事件簿〉失落的日本功勳碑與紀念碑 144
八、Cecevakan 舊社遺址 146
九、日軍的三路攻擊 150
十、進出牡丹社 154
〈風土誌〉牡丹社的農事感恩祭 158
十一、竹社與四林格社 160
〈歷史事件簿〉忠魂碑？悼念誰的忠魂？ 166
〈民族誌〉四林格社的「矮黑人」遺址？ 168
十二、以風為名的港 170
〈自然札記〉那裡來的落山風？ 174
〈自然札記〉楓港的伯勞鳥生態展示館 176
〈產業誌〉「在欉黃」的芒果味 178
十三、楓港溪上的射不力社群 180
十四、消失的女奶社 184
〈歷史事件簿〉阿台的故事 188
〈自然札記〉藥、皂兩用水雞油 189
十五、統治者的新勢力 190
〈產業誌〉洋蔥製成的風味糕餅 194
〈產業誌〉 恆春最後的月琴工坊 196
十六、沒有結局的歷史 198
〈風土誌〉「搶孤」觀光活動 204







幾番風雲紫牡丹？





序

地處台灣本島南端、三面臨海的恆春半島－這片融合了山的脈動與海的呼吸的溫暖國度，在現今台灣人民心目中是一處風光怡人的悠閑樂園，是充滿熱帶情調的渡假勝地。然而，大家所熟知的是這裡豐盈瑰美的自然蘊成了台灣首座國家公園，卻少有人知曉，早在五、六千年，已有一群海洋民族在此山海之間耕耘出南島文明；十八世紀中葉，這南方的尾鰭曾躍進世界的歷史舞台；百年以前，這中央山脈的尾閭、島嶼的南岬，也曾有過一段絢麗的風華年代。

本處自成立以來，為使遊客認識、了解區內的各種自然景觀及資源，陸續出版多樣各類的解說叢書與手冊，但以自然景觀、生態資源為多，人文歷史類偏少。為彌補遺缺、完整而周延呈現恆春半島人文歷史與風土產業，本處邀請擅長田野調查、撰寫報導文學，年輕即活躍於文壇的民俗文化作家劉還月，以恆春半島歷史事件為脈絡，建立多條不同空間歷史軸線，還原呈現半島上千年到數百年來的歷史遞嬗、族群衍替及風土變遷等，並進一步將自然環境、地景、動植物生態、產業…連結，期使大眾透過歷史了解土地與人文之關係，藉此喚醒恆春半島居民的共同記憶，循著時光隧道，探尋歷史的軌跡。

過去歷史的脈動牽繫著今日的風貌，而今日的反思奠基未來的發展，讓我們掀啓這一冊冊人與土地交錯互動的歷史扉頁，追隨著作者實際踏查土地、親身訪查耆老的腳步、親炙半島豔陽落山風的身影，展開人文旅行，紀錄下屬於自己的生命印記、土地故事、旅行札記。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風土的溫厚，人文的關懷
──恆春半島人文史蹟、風物產業三書作者自序

人生總有一些奇妙的緣分。

最早會來到這個半島，是在 1994~1995 年間，為了追尋馬卡道族的腳步。其後又有其他主題的田野工作，來來去去恆春半島也才逐漸了解，半島上不只有太多的民族交迭與演替，更是大航海時代以來，台灣發生過最多涉外事件的地方，如此豐厚的歷史，卻為什麼又甚少被人們所關注呢？

2004 年盛夏，結束專業台灣風土出版的「常民文化」後，致力人文旅行的推動，卻發現根本沒有什麼人真正了解、在乎什麼是「人文」？

許多人都愛旅行，卻只在乎「目的地」；注重玩樂或形式，卻不在乎風土與民情；對於「非我族類」大多只是看熱鬧，根本缺乏真正的了解與關懷…。

也許，讓更多的人了解什麼是「人文」乃「人之道也」，才能讓更多的人透過尊重、關心與愛護，建立個人的人文素養，也才有辦法真正落實「人文社會」，真正推動「人文旅行」吧？

要讓人們關心、尊重任何東西，首要的必然是感動，而最能夠感動人心的，莫過於每一段人所建構的歷史，可惜這些非主流的歷史，總是容易淹失在時間的洪流中，非但乏人關心，甚至連整理都少人去做，那又如何能怪大多數的旅行者，只在乎制式的景點而忽略在地的風土民情呢？因此，才會有人文旅行書的撰寫計劃。

儘管過去曾對恆春半島做過許多功課，但要在一年多的時間完成這個大計劃，還是有相當大的壓力，為了兼顧效率與效果，分別找了一些「避秦山家族」以及在地的伙伴，成立工作小組。就這樣我們完成了三大類的田野調查：舊路探勘、石板屋遺址訪查以及植物調查。

舊路探勘方面，我們進行過：一、欖仁溪橫越出風山、山風谷大草原農路探勘；二、南仁湖橫越灣島漁路探勘；三、紅土溪上溯八瑤舊社古道探勘；四、

鵝鑾鼻到孕婦石「泰勒之路」縱走。石板屋舊社的探查共記錄了：一、龍鑾舊社遺址調查；二、女奶舊社遺址探勘；三、高士佛石板屋遺址調查；四、南仁山石板屋群遺址探勘；五、旭海「矮黑人遺址」探查；六、四林格石板屋舊社訪查；七、石門聚落 Cecevakan 舊社訪查；八、九棚「矮黑人」遺址調查…等。植物訪查進行過的地區包括：一、牡丹池山；二、高士佛舊部落；三、旭海大草原；四、女奶溪上游；五、老佛山…等地。

詳實的調查只是基本要求，我們更在乎當地人的觀點與經驗，希望能夠記錄幾近消失的產業與生活，因此請豬勝束社人採煮檳榔乾，請旭海部落婦女燒蚵灰，跟著白沙聚落老農上山採野生恆春山藥，請紅柴坑耆老教導如何在珊瑚礁岩上「掃鹽」，更為了製作「埔姜帚」，揭開「楓港炭」之謎。

一年多的辛勞和努力，終於完成了三本書，這些成果是屬於工作團隊中的每一個伙伴的，在這裡最該說就是謝謝每一位好伙伴，這些伙伴有「避秦山家族」的成員：孫傳莉、楊翠玲、黃愛娟、宋立仁、陳孟妤、劉於晴、賈叢林、翁博廣、彭俊維、葉美鈴、陳碧霞；在地的工作團隊包括：江敬業、張義、卓幸君、楊家豪、林寬龍、陳惠萍…等。

當然我更要感謝參與這本套書編寫的伙伴：孫傳莉、楊翠玲、宋立仁、黃愛娟、李萌嵐、陳孟妤、劉於晴…等。圖片部分，東港的寶貝家族提供了珍貴的飛禽照片；江敬業老師特別為三書拍攝許多空中攝影，提供完全不同的視野；插圖則請到插畫家孫傳莉為這本書配圖，為了這個工作，她跟著我們上山下海，每張圖都可見她的細緻、豐厚與關懷之心。

為這套書做美術編輯的費得貞小姐，在百忙中被我找來編書，思路靈敏且細心負責，雖然給她的時間不多，卻能做得又快又好，十分難得。瓊麻園城鄉文教發展協會的林瓊瑤理事長、牡丹社的高加馨老師，都費心地替三本書校訂。校對工作則賴好友們的幫忙，最讓我感動的是唐菓創意有限公司的唐麗淑，她不只校完三本書，還協助順稿、編輯，讓本書增色不少；此外，吳家豪、宋立仁、簡素津、黃素雅、吳佩娟、劉於晴、陳景功、楊翠玲、游佳慧、葉美鈴、蘇怡玫…等伙伴，也幫了不少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解說教育課的曾添丁、馬協群前後兩任課長，林瓊瑤解說員、許翠玲小姐…等熱心協助我完成本計劃的朋友，都是我由衷感謝的師友；最後當然還有每一位喜歡旅行、關愛人文的旅行者，因為有大家的支持，人文旅行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

戰爭歲月洗滌下的族群故事
——《幾番風雲染牡丹？》導讀

歷史，難道只能是「時間」的「歷史」嗎？

在台灣，我們從小讀到的歷史，似乎都只跟「時間」有關，卻很少把歷史對應在土地上，長久以來，使得生活在這島上的人，只會背誦一個又一個的年代，卻甚少在乎不同的歷史發生在什麼地方？

就以牡丹社事件為例，事件發生在東岸的八瑤灣，日本人的軍事行動卻選擇在琅璚灣登陸，攻擊的主力也不是誤殺宮古島漂民的高士佛社人，反而是跟事件沒有太大關係的牡丹社？這一切絕對不可能光靠發生的年代便能釐清。

牡丹社事件不僅是台灣最重要的涉外事件，更是改變恆春半島的關鍵性事件，但長期錯誤的歷史教育，讓大多數人都認為「歷史」是研究者的事，跟常民百姓何干？

正因如此，多少人喜歡去四重溪溫泉「泡湯」，往來溫泉的遊人，卻有幾人注意到沿途經過的統埔聚落，會有八瑤灣事件死難者之墓？東源的水上草原也是熱門景點，卻有誰會在乎沿途經過的部落中，那一個是牡丹社？

看似平常的 199 號縣道，卻有太多的歷史在這條路上交葛，儘管多數遊人從不在乎歷史的養份，但我相信這將會是一條能夠親近歷史、認識地理、深入部落與探索文化的重要途徑：

一、親近歷史：

雖說已經發生過的事才能稱為「歷史」，但發生過的「歷史」不僅不會輕易消失，更可以是可驗證、可親近，甚至是可觸摸的。

八瑤灣事件發生後，宮古島漂民如何輾轉地來到高士佛社，又經過什麼地方才能逃到雙溪口…，這一切其實都有脈絡可尋。

宮古島漂民被殺害的雙溪口，就在現在的石門村，牡丹社人抵擋日軍的最前線，就是今稱石門古戰場的石門峽，古老的牡丹社、女奶社則在石門村東北





境的牡丹山和女奶山區，日本時代都被遷到牡丹池山附近，牡丹溪中游沖積扇，今有 199 縣道貫穿其間。

發動牡丹社事件的日本遠征軍，從琅璚灣登陸後，駐紮在龜山附近，然後兵分三路展開「征蕃」行動，每一條路線仍舊清楚可尋，而援救宮古島漂民的楊友旺，晚近仍有琉球人送來感恩狀。

二、認識地理：

八瑤灣位於恆春半島的東岸，日本「征蕃」的目標高士佛社和牡丹社，也較接近東岸，遠征軍選擇在西岸登陸，關鍵的因素是地理條件，恆春半島東岸黑潮與季風都強，因而常生船難事件，西岸適合航海，車城附近的琅璚灣，卻是地勢平坦、適合登陸的沙岸海灣。

日軍憑著詳實的資料，順利的登陸恆春半島，更借著四重溪與保力溪，再加上楓港溪等天然形成的路徑，得以長驅直入山區的部落，完成「征蕃」任務。

無論是八瑤灣事件或者是牡丹社事件，從事件發生的因到最後的果，主導歷史事件發展的因素，主要來自於天候、地理、季節…等天然條件，但這也是最容易被人們忽略的，使得許多的歷史彷彿都發生在空中似的，難怪許多人都不認為「歷史」跟我們會有什麼關連。

認識地理環境，其實是解讀歷史必要的基礎，我們何不就透過恆春半島發生的這兩大事件，深入認識半島北端的地理環境，讓歷史重新回到土地上，鮮活地映現在我們的眼前？

三、深入部落：

八瑤灣事件和牡丹社事件發生的地點，都被認為是在排灣族的傳統領地中，但這些排灣族人所屬的系統卻大不相同，其中最主要的是牡丹社群，包括了牡丹社、女奶社以及牡丹中社，都屬於巴利澤利敖群（Paliljaliljau）也就是

南排灣群。

高士佛社則可能來自於 Sebdek 群的巴士墨社；竹社的開基祖是從萬里洞（Wumajan）遷到保力定居；四林格社的人和豬勝束社的人同族，隸屬於射麻里社的 Mavariu 頭目家。

除了這些不相統屬的部落，更保有許多的石板屋舊社，牡丹社群的三個主社，山林中的舊社仍有遺跡可尋；此外，石門聚落附近有 Cecevakan 舊社以及高士佛社的司可層安石板屋遺址，都有公開的資訊可查，至於四林格的舊社，就在現今部落後方的山腰上，是唯一開車到抵達的石板屋部落遺址。

每一個不同的部落，都因為擁有鮮活的民族圖騰而存在。

四、探索文化：

不同的民族就會有不同的文化，二個事件的主角除了原住民外，其他的民族也在事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日軍登陸的琅璚灣附近，是福佬人所建立的商業中心，為了對抗付原住民自築了柴城，為恆春建縣之前，琅璚地方最熱鬧的政經文化中心，但柴城之南的射寮、後灣，卻是馬卡道族人的遷播地，直到現今，陰曆年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還會盛大舉行的「跳烏嘮」祭典。

保力和統埔聚落，是二個夾在諸族間的客家庄，卻在每一個大事發生時，都扮演調停者的角色，他們憑的是什麼呢？

無論從歷史看風土，或是在風土中探索歷史，我一直相信，每一塊土地都有獨特的故事，每個民族都有動人的歷史，而這一切都是「人文旅行」最好的素材。



山林，或是田野中的劉還月



1958 年生，台灣新竹客家人。

青少年時期因家貧而失學，憑著堅毅的精神努力自學，曾擔任過學徒、小工、苦力…，二十歲參與反對運動，同時也透過自己的努力，開始先後擔任廣告公司企畫、《自立晚報》主編、出版社總編輯、社長、台灣省政府《客家族群史》〈移墾篇〉及〈民俗篇〉召集人、公共電視《台灣地平線》節目製作人、台灣常民文化學會理事長、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等職。

曾獲關懷台灣基金會文化貢獻獎、王育德紀念研究獎、順益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出版獎、教育部文藝獎、台灣之美攝影金牌獎、台北西區扶輪社職業成就獎、梁實秋散文獎及《聯合報》、《中國時報》等十數個報導文學或散文獎、第十四屆吳三連獎等；並主持過平埔族、地方研究…等數十個研究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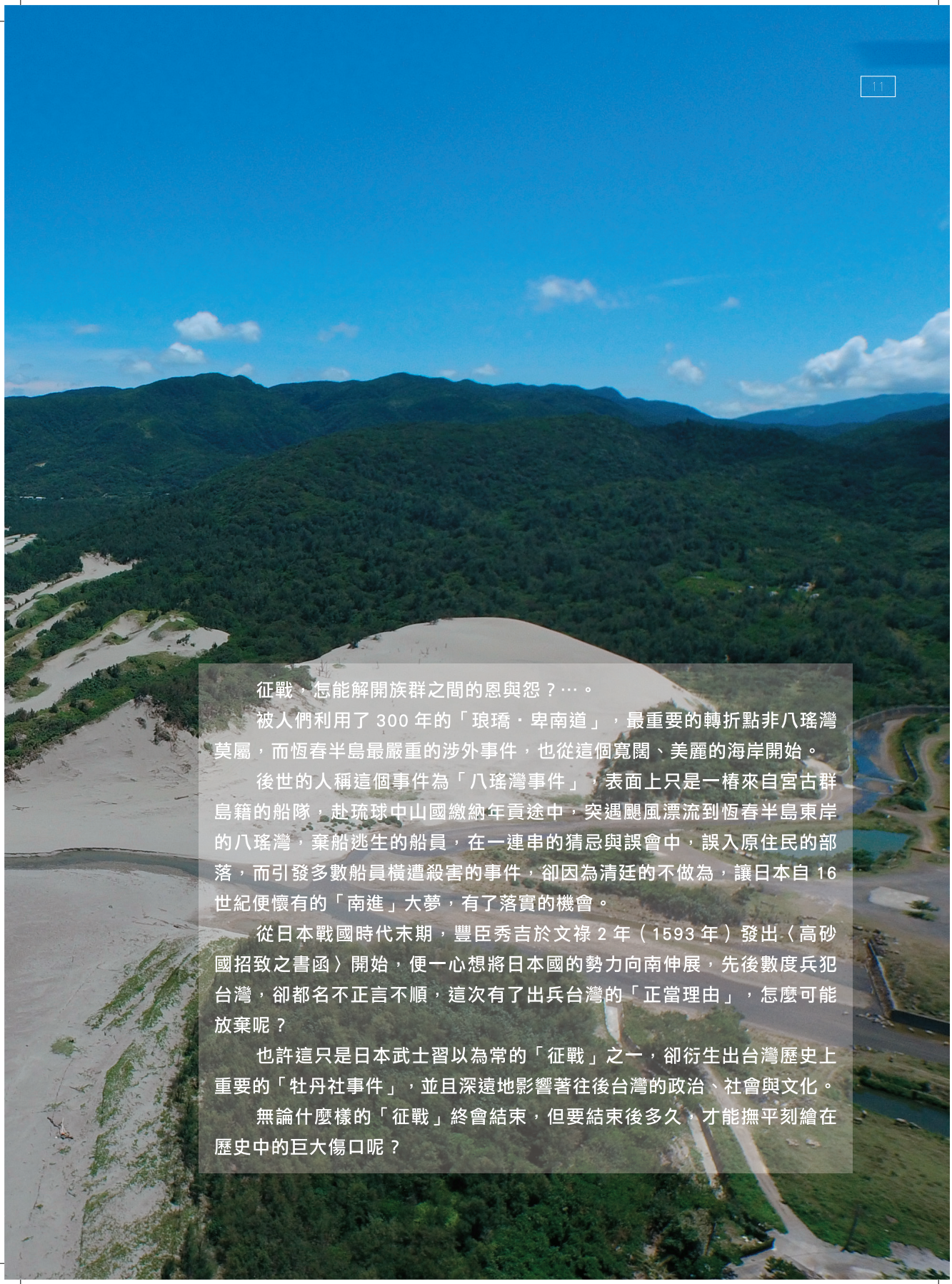
個人作有《尋訪台灣平埔族》、《台灣客家風土誌》、《台灣的客家人》、《台灣大地震斷層現場實錄》、《台灣人的歲時與節俗》、《台灣人的祀神與祭禮》、《我是不是平埔族 DIY》、《台灣地平線之淡北海岸的甦醒》、《台灣島民的生命禮俗》、《滾滾塵石下的族群離合——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楠梓仙溪與荖濃溪部落變遷史》、《挺立在風雨中的「內優社群」——莫拉克颱風前後的沙阿魯娃族、卡那卡那富族與下三社群》、《酒鄉金門情——酒香文化與生活》、《高粱釀好酒——高粱種植與釀酒》、《飄香一甲子——金門高粱酒故事》…等數十部文圖作品，另有《我們的台灣》、《台灣地平線》、《台灣鄉鎮文化誌》、《香茅古道的人文與歷史》等紀錄片作品。

2008 年，返回農村經營「救荒本草堂」，協助小農及手作工作者推廣自然農作與手製品；2014 年，女兒劉於晴也返鄉經營「於晴小農作」，全力推動健康飲食及天然農產加工品。同時仍持續進行台灣風土、地景、產業的田野調查工作，並積極推動人文旅行。

八瑤灣上岸的漂流者



八瑤灣是一處充滿歷史與傳說的大海灣。（江敬業空中攝影）



征戰，怎能解開族群之間的恩與怨？…。

被人們利用了 300 年的「琅璚・卑南道」，最重要的轉折點非八瑤灣莫屬，而恆春半島最嚴重的涉外事件，也從這個寬闊、美麗的海岸開始。

後世的人稱這個事件為「八瑤灣事件」，表面上只是一樁來自宮古群島籍的船隊，赴琉球中山國繳納年貢途中，突遇颶風漂流到恆春半島東岸的八瑤灣，棄船逃生的船員，在一連串的猜忌與誤會中，誤入原住民的部落，而引發多數船員橫遭殺害的事件，卻因為清廷的不做為，讓日本自 16 世紀便懷有的「南進」大夢，有了落實的機會。

從日本戰國時代末期，豐臣秀吉於文祿 2 年（1593 年）發出〈高砂國招致之書函〉開始，便一心想將日本國的勢力向南伸展，先後數度兵犯台灣，卻都名不正言不順，這次有了出兵台灣的「正當理由」，怎麼可能放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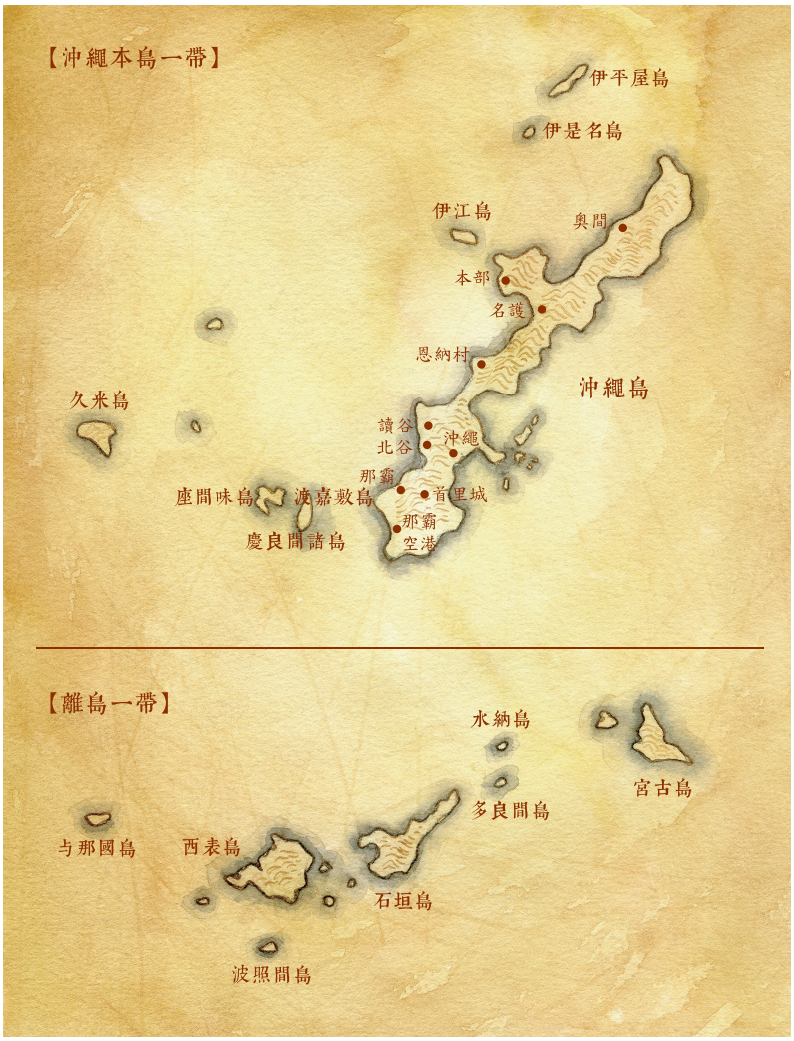
也許這只是日本武士習以為常的「征戰」之一，卻衍生出台灣歷史上重要的「牡丹社事件」，並且深遠地影響著往後台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

無論什麼樣的「征戰」終會結束，但要結束後多久，才能撫平刻繪在歷史中的巨大傷口呢？

誰從八瑤灣登岸？

「八瑤灣事件」又稱為「八瑤灣琉球人事件」、「琉球漂民被殺事件」，發生於清同治 10 年（1871 年）11 月，事件主角是「山原號」，因颶風漂流到台灣東南端的八瑤灣，事件發生的過程卻眾說紛云：一說是琉球船要去福州納貢途中不敵強風；另一說是那霸航行至宮古島的船途中失事…，「宮古、八重山二島之船各二艘，遵舊例為向琉球國王納進年貢，航於那霸港。…10 月 28 日出帆回港，…11 月朔日，到達宮古本島之北方僅二海里之池間島附近時，偶為颶風漂流至西南海上…。」（伊能嘉矩 1991）

宮古島的納貢船被颶風吹到八瑤灣，六十九名船員棄船登岸，有三名乘組員不幸溺斃，其他人員在驚濤駭浪中



琉球群島地理位置圖。（孫傳莉插畫）

登了岸，原想沿溪上溯，卻遇到二位漢人，警告他們山上會有獵人頭的「大耳人」，宮古島人只好跟著他們往南行。



自古以來，八瑤灣海岸就發生過許多涉外事件。（江敬業空中攝影）

真的有「大耳人」嗎？清代文獻提供了一些線索，清康熙年間來台採硫的郁永河，寫的〈土番竹枝詞〉中就有「大耳人」：「番兒大耳是奇觀，少小都將兩耳鑽。截竹塞輪輪漸大，如錢如椀復如盤（番兒大耳如盤，立則垂肩，行則撞胸。同類競以耳大為豪，故不辭痛楚為之）。」（郁永河 1959）同治年間，《台灣府輿圖纂要》中的「琅嶠十八社番」，更活生生地寫道：「男子狀率凶醜，…男婦皆穿耳，塞螺殼令垂，可至肩；有皮裂流血，亦忍痛為之。」（不著撰人 1963）

顯然漢人並非刻意欺騙宮古島人，一行人往南走到天色將晚，漢人找了一個石洞要他們在那裡過夜，但石洞太小根本擠不下六十六個人，漢人卻堅持一定得在這裡休息，宮古島人害怕漢人會對他們不利，決定脫離他們溯溪西行，晚上就露宿在山丘上。

第二天一早，他們來到了一個部落，沒想到就遇到了漢人口中的「大耳人」，「果有十五、六戶，（茅屋也）有男女居之。（有耳粗而垂至肩者，身高與普通人同。）」（伊能嘉矩 1991）

這些「大耳人」非但沒有砍他們的頭，反而以禮相待提供了飯食，沒想到晚裡卻有人將他們身上的衣物剝走，驚弓之鳥般地熬到天亮，宮古島漂民表明想要求去，「大耳人」正要去打獵，比手劃腳要他們不要離開，如此反而讓宮古島人更加疑懼。

宮古島漂民決定以兩、三人為一組分批往西逃走，離開部落一段距離後再會合，翻山越嶺之後，好不容易走到一處兩溪合流的地方，遇到在雙溪口擔任通事的鄧天保（或稱劉天保），以為安全得救了，孰不知「大耳人」竟從後面追殺過來，共有五十四位宮古島人死於原住民刀刃下，僅剩十二人生還。

鄧天保通事趕緊將餘生者送到保力庄，以期得到更好的保護，「宮古島人在保力庄人士楊友旺家住了四十餘天，由楊友旺、子楊阿財、侄楊阿和護送，12 月 20 日抵達鳳山縣府，29 日抵府城，同治 11 年（1872）1 月 10 日被送往福州琉球館，18 日抵琉球館，同年 6 月 2 日由福州出發，7 日抵那霸港安抵國門。」（陳梅卿 2000）

八瑤灣滄桑

自宮古島漂流而來的難民，登岸求援的八瑤灣，乃指北為港仔鼻山，西為片埔山，南有九棚山，東臨太平洋，由發源自牡丹灣山的港仔溪，以及發源自港仔山的九棚溪共同沖積而成的小沖積地。這兩條溪雖不大，一年四季水源不絕，才能吸引人們分別在海灣北境建立港仔聚落，南境則建有片埔和九棚聚落。

可能還有許多人不清楚，這個恆春半島東岸最大的海灣，到底位在何處？如果換成說是港仔大沙漠或九棚大沙漠，相信一般人都很清楚：那是個飆沙的地方。

八瑤灣的歷史，當然不是從飆沙為起點，更不能以為它做為結束。

南遷到港口溪流域的馬卡道族人，



馬卡道族人傳說中的灰面鷲，是為了「尋親」而來。（孫傳莉插畫）

就有一個跟八瑤灣有關的「山後鳥尋親」傳說：他們的祖先住在安南（今越南），有一次出海抓魚被大風吹到八瑤灣，船破了大家逃到岸上，沒想到男人全部乎「傀儡仔」（排灣族）殺死，女人則被他們捉去當妻子…。

住在安南的親人，發現出海的人沒有回來，內心非常著急，就派「山後鳥」（灰面鷲）去找，「山後鳥」春天出門，一路向北找，好不容易才在滿州發現他們，停在煙囪上低聲哭訴要大家回去，但他們早就在這裡落地生根，怎麼可能再回去？只好將孩子叫到灶下，流著

眼淚講述祖先如何漂流到這裡的故事…。

「山後鳥尋親」雖然只是一則傳說，卻也為這個美麗的海灣，揭開了神祕的序曲與滄桑的歲月。

八瑤灣真正被寫入歷史，就是發生在清同治 10 年（1871 年）的「八瑤灣事件」，並且衍發出日本人出兵台灣的「牡丹社事件」，迫使清廷不得不面對恆春半島的治理問題，光緒 3 年（1877 年）起，派出「振」字中營和綏靖軍弁勇，駐紮大鳥萬附近，以保「琅璚．卑南道」商旅的安全，卻連續發生驛夫、哨官和勇夫…遭原住民殺害的事件，清廷檢討後，換由「蘭」字軍兩營負責防務，原本任三條崙副將的李光率一營兵勇，移防駐守在八瑤灣、牡丹灣…等。

此時的八瑤灣，有少數阿美族人聚居，「…五、麻美望社：八瑤灣西南十華里處的山地。戶數十餘，人口三、四十人。六、港仔庄內：八瑤灣北海岸七華里處。戶數十，人口二、三十人。」（伊能嘉矩 1996）

清廷為了確保「琅璚．卑南道」隨時暢通，於途中幾個較大的沖積地，實行招墾政策，清光緒 3 年至 5 年間，八瑤灣一地便召墾到不少墾民，「八磘灣林國、林輝等二十二名…；高士佛港墾民謝阿二，於 9 月 24 日病故除外，現在張連升、潘連紀等二十一名；八磘公所後頭人溫金配因病請假回家醫治，現在實存什長墾民賴福來、鄭何富等三十名；…在牡丹灣、八磘灣等各處客



清代末葉，阿美族人在八瑤灣的平埔（片埔）建立麻美望社。

籍墾民往來不定，其有回莊者未計，合併稟明。…。」（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 1998）

為了要有足夠的誘因，配給墾民鐵器是必要的手段：「一、給過八磘灣墾民林國等鐵齒鈀一十五張；一、給過八磘灣墾民林國等鐵割鈀八副，每副一十七片；又給過林國等鐵犁頭、犁壁四十一副，每副二件；…一、給過八磘灣內公所後墾民溫金配、朱阿最、賴福來、鄭阿富等，…實給鐵齒鈀八張；又實給溫金配、朱阿最等鐵割鈀六副，每副一十七片；又實給溫金配、朱阿最等鐵犁頭、犁壁一十一副，每副二件；又實給溫金配、朱阿最等鋤頭三十張；又實給鋤頭彎刀二十五把；又實給木

犁二張；…一、給高士佛港仔莊灣墾民張連升、潘紀等，…鐵割鈀刀四副，每副一十七片…。」

文獻中所指的「八瑤灣」，指的是八瑤灣南段的聚落，現今屬滿州鄉九棚村，主要的聚落包括九棚和片埔，只是召募而來的人未必真的有心拓墾，不少人拿到了鐵器便稱病或私自逃走，《滿州鄉志》認為最後開闢九棚成功的是：「清代統治期間，移居於恆春網紗即現在網紗里一帶之朱家，召集鄰居及親戚共有九房，組成團隊到現今九棚村一帶開荒墾地，並定居於此…。」（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 1999）九棚之名乃因九房而來。

片埔最早有阿美族人的麻美望社，又稱為平埔，「恆春網紗里人朱姓帶九房的人，到現在九棚村開墾時，朱家住在一片平坦地而成為一個聚落，以地形命為『片埔，Bipo，河洛音』。」（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 1999）

《台灣私法物權編》所載的「高士佛港」，也稱高士佛港仔，今則為滿州鄉港仔聚落，位於八瑤灣北段，北有港仔鼻可擋東北季風，為八瑤灣中最佳的泊船之地，《牡丹鄉志》認為宮古島的難民船就在這裡上岸，至今仍有一座小漁港，居民並不多，捕魚是最主要的生計來源。

港仔為「琅璚．卑南道」必經之地，居民除了客家人和福佬人，還有少數的阿美族人以及馬卡道族人，民

國 6、70 年間，軍方的中山科學院設立於港仔北境的山區，港仔漁港之北成了管制區，一般人車皆不得前行，這個位於 200 號縣道末端的聚落，因而被形容為「天涯海角之境」。

20 世紀末，中科院的管制撤除，200 號縣道接上台 26 號公路，可直達旭海，加上商業的炒作，八瑤灣的沙丘海岸，成了「港仔大沙漠」或「九棚大沙漠」，一年四季都吸引愛刺激的觀光客們，前來體驗「沙漠風情」。



軍方的中山科學院設立關卡之後，港仔成了「天涯海角」之境。

自然札記



八瑤灣綿延的海岸沙丘，相當壯觀。

八瑤灣沙丘海岸

恆春半島的旅遊景點中，最特別的就是「沙漠飆車」。廣告文宣說：「一群專業的教練開著改裝過的大輪胎高腳吉普車奔馳於險惡的沙丘、沙壁…等，上上下下各種猶如乘坐雲霄飛車般刺激的玩法，挑戰好漢波、45 度角斜坡、飛簷走壁、180 度急速轉彎、波浪跑道、五層樓高、絕地斷崖俯衝、坡度 75 度傾斜急速俯衝而下…！」

恆春半島怎麼會有「沙漠」呢？原來這是業者為了吸引觀光客而創造出來的名詞，指的是半島東岸長約三公里的八瑤灣沙丘海岸。由於南北兩境都有業者經營「沙漠飆車」，位於港仔聚落的業者，便以「港仔大沙漠」稱之，位於九棚的業者，當然稱作「九棚大沙漠」。

八瑤灣的海岸沙丘，所有的沙都來自於港仔溪和九棚溪，河流的侵蝕和搬運作用，將許多土石沖積到下游，沛水期河水的力量大於海浪，這些土石直接被沖入海中，卻因八瑤灣太大，河水根本沒有能力將沙帶到海灣之外，反而受到波浪和海流作用，海中的沙大多淤積在河口，形成沙灘地形。

冬季枯水時期，海浪的力量大於河水，可以將被海水分解過後的細小沙粒送回海岸，岸上的細沙再隨著強勁的東北季風起舞，逆向搬運回陸地，卻在地形與植被的阻擋下，風的速度改變了，攜沙能力也隨之改變，沙自然落下堆積成大小不一的沙丘地形。

夏季時，西南季風會將沙丘上的沙粒吹往海岸，由於風較小，搬運的能力較差，加上植被生長較為繁盛，能被搬動的沙有限，有些沙還沒到海岸，就掉落在沙丘間的窪

地，成為連接大沙丘的沙脈。

風的搬運之外，雨水也是形塑沙丘重要的推手，暴雨來襲可將沙丘上的沙往低處帶，細小的雨卻可以讓沙丘更結實，加上有機物的分解，逐漸形成更穩定的沙丘地形。

反覆被搬運的沙，因地形及風速的影響，形成風積的結果自也不同。正面吹襲的一面，流動的沙會造出平緩的沙巷，細砂被風搬到沙丘之頂後，繼續往後方推移，然後從背風面滑落，這一面往往相當陡峭，因此被業者稱為「沙漠斷崖」，其實真正的名稱是沙壁；沙丘和沙丘之間，間格的谷地稱為沙谷，某些沙丘堆太高了，會讓某些細沙滑落成河，也就成了所謂的沙河；季風起時，帶動沙如波浪一般移動，為難得一見的沙浪景觀，風小了之後所留下的紋路，自然就是沙紋。

沙丘乃是由風搬運而成的，但風的搬運能力有限，海岸沙丘堆到一定高度後，風的搬運能力較弱，沙丘上會慢慢長出一些定砂植物，逐漸綠化而成一般的土丘。但自從有人經營飆沙活動之後，原本就堆積不穩的沙丘經過吉普車的輾壓，細沙不停地被外力搬動，植物根本無法長出來，甚至許多原本已長出植被的砂丘，被業者除掉植被重新變成光禿禿的沙丘，也難怪無論是港仔或者九棚的「大沙漠」，不只愈積愈高，面積更是持續地擴大之中。

海岸沙丘地形：



a、沙丘



d、沙瀑



b、沙谷



e、沙紋



c、沙河



f、沙壁

自然札記

定沙植物與定沙牆

沙灘上的沙透過風的搬運，會往內陸地區堆積，如果完全沒有阻擋，沙會愈搬愈遠，甚至覆蓋了田園和聚落；而海邊的沙愈少，海浪的侵蝕則更嚴重，導致海岸日漸退縮，因此海岸定沙，一直是環境保護中重要的一課！

大自然的體系中，有些生長在海邊的植物，為了克服海邊鹽風鹹雨、狂風暴雨、沙埋水淹…的惡劣環境，發展出耐鹽、耐旱、根系發達且莖幹不怕深埋…等特性，這些生長在海邊最前線或第二線的植物，無論以蔓藤、匍匐或直立的方式，都會形成風的阻礙，無論多麼強勁的風，只要碰到阻礙便會改變方向和速度，原本攜帶的沙，會因為風速的改變，降低了攜帶的能力，讓一些沙掉落在障礙物附近，如此一來，便可減緩沙被帶到內陸的速



沙的搬運，無論是風、雨、浪…都可以執行。

度，這種植物就被稱為「定沙植物」。

台灣的沿海各地，因環境和氣候的差異，適合定沙的植物也不相同，恆春半島常見的定沙植物有：馬鞍藤、海馬齒、苦林盤、濱刺麥、海埔姜、黃槿、白水木、林投…等。

除了這些生長的定沙植物，在海灣開闊的地區，植物生長不易，為了防止風砂入侵內陸，人們乃發展出一套對抗風砂的模式，就是在沙灘與內陸的分界界線之前，設立一排排整齊緊密的竹籬笆，這些插在沙灘上的竹籬笆，稱之為「定沙牆」。

無論在什麼地方，設置「定沙牆」的目的有三：



林投根系發達，是海濱常見的定沙植物。



被沙埋掉只剩下頂部的竹籬笆就是定沙牆。

一、為了防止海風將沙持續搬運到內陸地區，特別在沙灘和陸地的交界處圍起重重竹籬，希望將沙定在海岸邊。

二、寬闊且完全沒有遮蔽的海岸，進入東北季風期，風大再加上乾燥的氣候，沙土容易飛揚甚至造成小型的沙塵暴，設置定沙牆可以避免這些現象的發生。

三、海岸造林時，為了保護小樹苗遭受到太多的傷害，植生單位也會在迎風處築起竹籬笆，以保護新植的樹苗，受到太過強烈的風害。

向南的海岸



鼻頭附近，清末便有人入墾，今仍遺留石屋殘蹟。

來自宮古島，船破登岸求援的難民，上了八瑤灣之後，原本就想往山裡走去，卻因遇到兩位漢人，在他們的帶領下往南走，卻安排他們在一個小洞穴過夜，宮古島人心生疑慮，才轉往西行…，最後才衍生出被殺事件。

兩位漢人會建議他們往南行，主要是為了避開被漢人稱為「大耳人」的牡丹社群排灣族人，往南沿海岸線前行，只要過了出風鼻，來到恆春阿美族的巴龜甫社，便進入了斯卡羅族人的領地，安全就較無疑慮了。

八瑤灣南境的岬角稱為鼻頭，為九棚山向東伸出的九道支脈之一，從鼻頭到南仁鬱鼻間，堪輿家認為是「九龍戲水」的福地；但在地理學上，乃是山脈伸入海中，突出在海岸線上的海岬，因



灣島聚落的小漁港，設備相當簡陋。

其像是臉孔上最突出的鼻子，福佬話乃稱為「鼻」，恆春半島就有：觀音鼻、牡丹鼻、港仔鼻、南仁鬱鼻、出風鼻、烏石鼻、白沙鼻…等。

鼻頭有一塊珊瑚礁岩特別突出的海岬，當地人就乾脆稱為「鼻仔頭」。往南一直到灣島，早在 300 年前至 700 年前，便有史前文化人在這裡生活過，著名的「南仁山矮黑人遺址」，就分佈在海拔一百多公尺的山坡上，考古學家也認定，這些史前文化人的生活，除了在山上狩獵，也到海中捕魚以維生。

鼻頭到灣島間的海岸低地，為恆春半島東岸漢人最

晚入墾的地區，日本時代末葉，原先住在小琉球的洪姓漁民，為了捕魚遷居到這裡，他們也從事山林墾作，拓墾的地方以南仁鬱溪下游的南仁坑為主。

太平洋戰後，楊姓人家及一些客家人、福佬人陸續遷入，加上洪姓人家開枝散葉，使得南仁坑和灣島一帶人口日眾，有些人遷到稍北的南仁鬱鼻、鼻頭…等地，但都只有零星的數戶，構不成聚落。

從八瑤灣沿屏 173 號鄉道往南，抵灣島聚落就沒有



灣島聚落中的南福堂，是村人的信仰中心。（孫傳莉插畫）

路了；聚落中的南仁鼻漁港，是日本時代洪家自築用來泊船筏的小港，戰後初期漁業較為發達，較多的人以捕魚維生，漁港因而熱絡，晚近人力凋零，港內已經看不到幾艘船，漁獲更是有限。同在這片海域，20 世紀 80 年代時，設置有相當規模的定置漁場，收獲還相當豐盛，卻因位置偏遠，魚產銷售不易，因此必須特別設一個養魚池，以放養捕到的魚，等到有一定的數量，再一起載到台東或屏東販賣。

漁業凋零，定置漁場卻留下全台絕無僅有的養魚池，以及幾棟長條型的倉庫、宿舍及機房…等，在灣島聚落的最南端吟唱著台灣漁業的滄桑史。

位於南仁鬱鼻之南的小灣澳而名的灣島聚落，大多數的人家都已他遷，原本殘敗四散的老房子，卻有人專門收購來整建成民宿，幾有一半的聚落已落入財團化身的投資者手中，傳統的聚落風貌可能很快就要被五彩繽紛的「鄉村民宿」所取代。

聚落的信仰中心為南福堂，供奉的主神是福德正神，小廟的形制卻有不少是來自客家人的信仰文化，說明了客家移民對灣島地方文化的影響力；通往出風鼻海岸的小徑旁有一間萬應祠，收納了許多路倒以及海漂而來的無主亡靈，為台灣各地漁村，常見的民間信仰之一。

民族誌



南仁山區保有一處石板屋遺址，證明此地很早就有人居住過。（孫傳莉插圖）

南仁山石板屋遺址

位於南仁鬱鼻和灣島間，有一處知名的「南仁山遺址」，無論是官方的文宣、旅遊資料，或是民間的口傳故事，都認為是「矮黑人石板屋」，甚至還被認為是「恆春半島四大石板屋遺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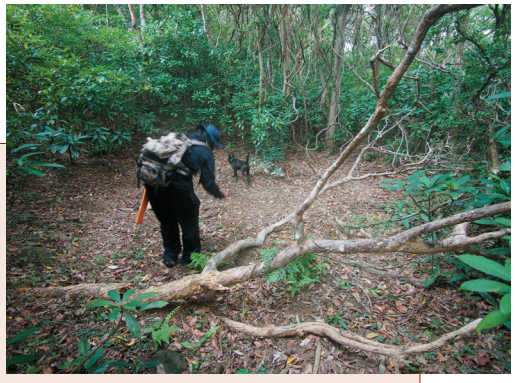
真的是「矮黑人」遺址嗎？肯定這個論調的人，所持的理由是「這些石板屋的高度只有正常的一半不到…」，因此而論斷是「矮黑人的部落」，當然是危險的，不過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這個遺址的石板屋，「只有正常的一半不到」呢？不管是不是「矮黑人」住過的房子，這處石板屋遺址位於南仁坑山南臨無水溪，海拔高度約在一百八十五公尺到二百公尺間的山坡上，經緯度座標為東經 120 度 52 分 41 秒、北緯 22 度 5 分 42 秒。

早期的南仁湖有一條路越過無水溪，便可經石板屋遺址而下到南仁鬱鼻，「由南仁湖至東海岸間的南仁山區，存有石板屋遺跡三十八間，依山坡而建，東西走向，南北排列整齊有序，是恆春半島重要的史前遺址之一。」（施添福 2001）如今山徑猶在，只剩獵人利用。探訪遺址的人大多從東海岸武戰宮的後山，直上一段陡坡後，開闊處可以俯瞰太平洋，再往上走是一大片的大頭茶原始純林，由於面對海岸，海風強勁吹襲，樹幹長的不高，但這麼大片的大頭茶原生林，在別處是很難見到的，再次見證恆春半島特殊的風土。

抵達石板屋遺址前，有一座淺泥塘，這是早期灣島人在山上放牧水牛，給水牛泡水休息的「牛轢窟」。這個「牛轢窟」雖然跟史前文化沒有直接的關係，卻是一處水源地，有了水源，才會有史前文化人在附



途中會經過大片的大頭茶原生林，在別處是很難見到的。



石板屋遺址上方的「牛轢窟」，證明此地是有水源的。

近建立聚落。

聚落面積相當大的石板屋群，李光周等考古學家曾於 1984~1985 年進行調查並試掘，此後在多次的挖掘中，陸續發現有：石臼、磨製石器、鐵刀、銅環、琉璃珠、貝殼…等，也發現室內石板棺墓葬，跟南排灣族群的文化相當類似。

由石板屋群構成的南仁山遺址，全部面積超過十一萬平方公尺，石板屋的石材都是砂岩石板，房屋為半穴居式建築，社散屋傾之後，歷經長時間的風雨侵蝕與泥沙堆積，原本往地下挖的屋舍下半部都已湮沒，只剩上半部露出的石板，使得房子顯得特別矮小，因此才會被認為是「矮黑人」的遺址。

石板屋內設有奉祀祖靈的祭台，室內的空間分配中，除了主屋與前室，還可以見到畜養的空間。大小



部落中的大祭台，是早期頭目發號司令的地方。

不同的屋室及分佈的位置，顯示主人的不同階級，因此無論從建築的形式，或是出土的文物，都被認為應屬於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層序中的排灣文化相，所屬年代推測應距今 300 年至 700 年前。（李光周等 1985）

自然札記



灣島之南有一小片棋盤腳林，最大的胸寬二百多公分，株高超過六公尺。

熱帶海岸的植物聚落

地處偏遠，座落在熱帶珊瑚礁岩自然海岸的灣島聚落，擁有豐富的熱帶植物群。民宅的前院外就可見到許多充滿熱帶風情的植物，諸如：常被誤為台灣肉桂的陰香，可以提煉藍色染料的野木藍，上好傢俱材的象牙木以及著名的海漂植物棋盤腳…等。南福堂左側參天的大葉雀榕上，還可見到許多寄生的爬藤，包括：抱樹石葦、風藤、柃樹藤、三葉崖爬藤以及三葉魚藤，都讓整個時空，充滿熱帶的風情。

屏 173 號鄉道的盡頭，再南行有一小段較平坦的機車道，小徑旁排排站好的有白榕、椰子、黃槿、欖仁…



棋盤腳的花相當美麗，都在晚上開早上就謝了。

等，最為特殊的是有一小片棋盤腳林，這種被稱為墾丁肉粽的闊葉樹，最大的胸寬二百多公分，株高超過六公尺，在別的地方並不容易見到。再往前行，海岸線的小山坡上，便是完全天然的原始景觀，山坡下方接近高潮線的植被，則以白水木、草海桐、文殊蘭、林投、台灣海棗…等灌木，形成一個完整的海岸林群落。

白水木和草海桐是熱帶海岸常見的植物，且兩者生長的環境類似，因此常有人搞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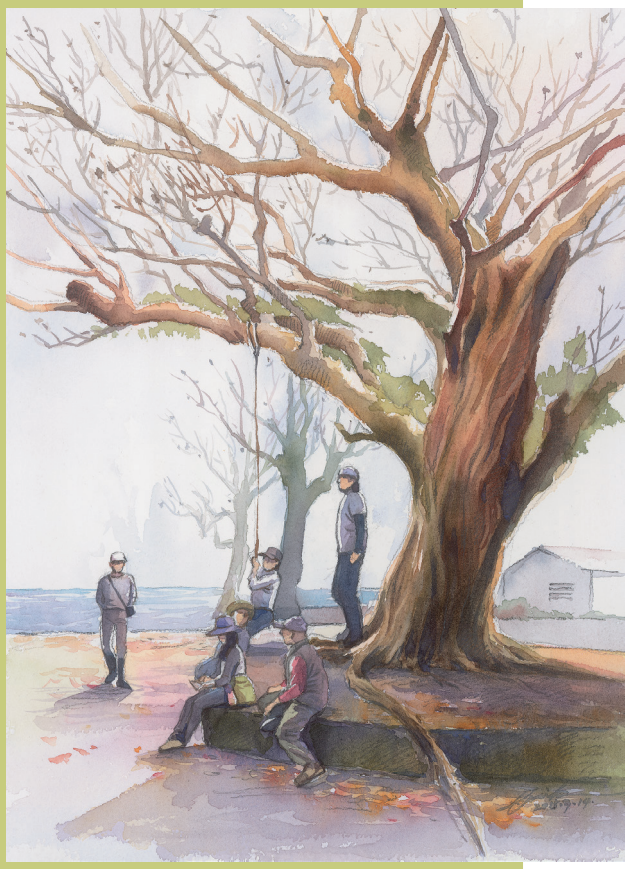
白水木的三個特徵：一、是葉片上密被的白柔毛；二、大多生長在看得到海水的地方；三、常綠性的小喬木或中喬木，「白水木」之名乃因此而來。

輪生狀、密集排列於枝條頂端的葉，排成兩列的小花，都開在輪生的葉中間，以或白色或略帶淺粉紅展顏，看起來就如一簇簇的捧花。五月至八月會結出宛如珠串一般，蠍尾狀排列的綠色珠子，加上樹型



白水木因樹型美麗，常被盜採成為別墅豪宅中的造景樹。

優美，灰褐色的枝條會因環境而長成不同的姿態，使得這個靠海水漂流傳播的濱海植物，成了都會商家門口，或是別墅豪宅中的造景樹。同樣喜歡生長在濱海礁岩及珊瑚礁隆起地形上的草海桐，為草質亞灌木，枝條青綠色，長倒卵形的肉質葉，互生、叢集在枝條頂端，狀似桐葉，因此人們稱之為「草海桐」。成叢聚長，顏色翠綠的草海桐，春至夏季為花期，花序為聚繖形，花萼五裂，花冠筒狀，最特別的是呈左右對稱排列而不是常見的輻射排列，看起來就像是缺了一半的殘花，相當獨特，但因生長在葉腋，花又不大，總是要特別注意才看得到。



南福堂左側參天的大葉雀榕，也是人們休憩的地方。（孫傳莉插畫）

被放棄的海角孤哨

灣島是現今八瑤灣最南的一個聚落，過了這個聚落往南，一直到巴龜甪社之前，除了有鹿寮溪遺址外，就只有呷呷連有幾戶人家，是日本時代以後搬來這裡討海的。

早期從灣島到鹿寮間有一條機車道，是鹿寮的海岸巡防哨唯一的補給線，民國 80 年前後海防哨撤守，只剩下漁人們還利用這條小徑去捕魚，由於使用率不高，許多地方都還給了海岸。

灣島聚落往南，原本的珊瑚礁岩岸漸被卵石覆蓋，這些大小不一的卵石，是一條名叫萬丈深坑的小溪攜帶到海岸來的，山友口中的「萬丈深坑」，是一處絕佳的景點：「有如萬馬奔馳般，氣勢非凡、山壁峻峭、高聳壯觀，巨岩崢嶸，景色非常迷人…。」其實它只是一



早期從灣島到鹿寮間有一條機車道，現在只剩淨灘人員及討海人利用。

條山溪的出海口。

「萬丈深坑」小溪發源自海拔只有二百多公尺的埤亦山北麓，往東流約一公里餘，便到達太平洋岸，小溪左右岸都是起伏的山巒，到了出海口前三十公尺，則是一道高約三、四十公尺的山崖。最初這條小溪乃是流過山頂，到了出海口前的山崖再形成瀑布奔流而下，經年累月之後，河流的向下侵蝕點點滴滴將山崖切了開來，瀑布則不斷地往山凹內部退去，使得這條小溪的出海口前一、二百公尺，形成左右岸高低不等的陡峭崩崖，從海岸線看上去，也就成了高聳的峽谷地形，再經過登山客的口耳相傳，「萬丈深坑」也就成了灣島以南的第一個景點。



被人形容成「有如萬馬奔馳般，氣勢非凡」的萬丈深坑。

海岸線上起伏的山巒，都是前更新世板塊運動的結果。前緣的岩體受擠壓而逐漸抬升，形成了海岸山丘，下層有些珊瑚礁岩，上層則是一百多萬年前堆積而成的礫岩層，這些岩層在地層運動的過程中，受到推擠、撓曲、褶皺作用形成三明治般的排列，又經過河流切割而成崩崖，成就了沉積礫岩中變化萬千的獨特地景。沒想到民國 101 年，天秤颱風兩度進出恆春半島，讓小溪沿途處處都是土石流，大量土方堆積在河口的礫灘上，「萬丈深坑」被埋掉大半，恐怕要過許多年，河水把這

些土方全部搬走，才能再看見壯觀、多變的扭曲岩層地景。

「萬丈深坑」往南，最明顯的地標便屬鹿寮溪出海口旁，早已廢棄的鹿寮營區。

八瑤灣向南的海岸線，一直都是寫滿歷史的舊路，最早本是原住民往來打獵、捕魚的地方；清代以降，先後有不同的西方探險者、買辦踏上這條路；清代末葉，海岸路則是清兵行軍的舊道；太平洋戰後，軍方選擇這段既無公路，也沒有聚落的海岸線上設置營哨，就是為了強化這一段的海防，以免敵人直攻這個「無人之境」。

沒有公路和聚落，當然也讓駐兵屯營增加許多困難，其中最難的包括水和電，電力公司、為此拉了電線進來，但水就必須自行設法，選擇在灣島到佳洛水間最大溪流的鹿寮溪出海口，顯然就是水源的考量。鹿寮溪既使進入冬季的枯水期，仍有潺潺的流水足夠應付駐軍飲用、洗滌以及小規模的灌溉之需。

發源自半島東境山區，一路蒐集埤亦山西麓的水往南而行，碰到了出風山的阻擋，再橫切埤亦山餘脈的山壁轉東尋求出



海岸線上起伏的山巒，都是前更新世板塊運動的結果。



鹿寮溪的豐沛水源，盛夏時成了人們最佳的消暑之所。

口的鹿寮溪，出海口附近是很明顯的向下侵蝕地景。被河水切割出來的峭壁，留下高低突陷不一的岩壁，顯示沈積的岩層質地差異甚大，加上地層運動時又受到強力的壓擠，使得大多數的岩層都呈斷裂、扭曲狀，竟成了河岸峭壁上，美麗的抽象風景。

受到不同應力而斷裂的岩盤，掉落到河流中，再經河水的搬運，因此堆積出河口小小沖積扇，守衛國土的軍營設在這裡，自然是看上這裡視野開闊，敵蹤無所藏匿，但同樣的守軍也沒有安全的隱蔽物，為此不只要建構生活起居的營房，更要建立安全的防禦陣地，駐兵乃利用空檔，搬石、堆疊、構築出散兵碉堡、彈藥庫、補給站、戰壕、連絡廊道…等規模龐大的工事，做為兩軍對陣時，保護自身安全的保壘。

鹿寮溪口的漁寮，提供給阿美族漁人潛水捕魚暫棲之用。



早年為了守疆衛土所建的營哨，隨著時代變遷也轉換了地位與角色。海巡署成立後，這個獨立基地移撥給海巡署，成為查緝走私的



早年曾為海防重地的鹿寮溪口營區，已被棄置多年。

哨所，民國八十幾年，由於交通不便、補給不易，海巡署也放棄這個海角孤哨，自此鹿寮營區被扔進了歷史的廢墟中。

軍方棄守這裡，海巡人員也走了，鹿寮營區附近唯一還出現的人跡，就只有在不同季節來來去去的漁人，鹿寮溪之北的無名小溪旁，就有一間以舊石屋的基座搭成的漁寮，鹿寮溪出海口附近，則有簡陋型的漁寮，捕魚的人大多是恆春阿美族的後裔，他們以潛水的方式撈捕貝類、海帶以及珊瑚礁魚類為主，或者進行海釣，捕到的魚則以自食為主。



為了防守而營建的戰壕，至今仍保存完好。

歷史事件簿

半島東岸的失事船

恆春半島東岸，獨特的地理環境加上黑潮主流從南往北急速流過，致使自古至今，不少船隻因此遭難，最知名的莫過於清同治 10 年的宮古島船漂流到八瑤灣事件，晚近則有影響生態嚴重的阿瑪斯號貨輪…等事件。

民國 90 年，希臘籍三萬五千噸貨輪阿瑪斯號滿載礦砂，由印度駛往中國大陸，在台灣南部海域失去動力，漂流 12 小時後，擱淺在墾丁海域，不久發生船破漏油事件，使得龍坑生態保護區內的珊瑚礁大多被原油污染，2 年後，環保署向挪威法院提出賠償訴訟，成為台灣首宗跨國訴訟的污染事件。

阿瑪斯號貨輪油污事件之前，民國 81 年，也有一艘來自東南亞的原木船，從巴士海峽漂到出風鼻前觸礁沉沒，部分船體被海浪打上岸，散置在呷呷連溪口，另有一大塊船體，則被海水抬送到呷呷連濱海小屋稍北的滿潮線上，任風雨鏽蝕殘破的船艙，任時間凋萎殘存在歷史的記憶。

民國 83 年 10 月，聖文森籍的幸福洋號貨輪，從中國廣西載木屑片及紙漿要到花蓮港，途中機械故障，再被弗恩颱風帶到出風鼻外海觸礁，船員被救出後，巨大的貨輪沉入海底，幾年之後，船身被海流分解成幾個塊體，又被颱風及海浪分別推送上岸，如今，船頭及鍋爐的殘骸，散布在出風鼻南方的小灣澳處，船身、船底及大大小小的扭曲變形殘骸，四散在長四、五百公尺處的海岸上。

原本厚實的船體，長年遭到海水及強風侵蝕而嚴重鏽蝕，或倒或立、或群體或孤獨地散呈在自然海岸上，顯得相當突兀且令人感到不安，如此衝突的場景，是要提醒我們環境的脆弱，或是大自然堅韌的生命力呢？



民國 81 年來自東南亞的原木船，殘骸仍可見船型。



民國 83 年 10 月失事的聖文森籍幸福洋號貨輪殘骸。



民國 103 年 9 月失事的蒙古籍廢棄貨輪，擱淺在鹿寮北方的礁岩上。

民國 103 年 9 月，又有一艘船在出風鼻外海失去動力，那是重達二千五百噸的蒙古籍廢棄貨輪（原韓國籍「永順輪」），在鳳凰颱風過境強大風浪帶引下，擱淺在鹿寮廢營區北方的礁岩上，由於船身完整，甚至船外塗裝的顏色都依舊鮮艷，暫時沒有油料洩漏的問題，加上陸地上沒有路，海底礁石密布，很難將之拖走處理，看來也只能等待大自然的力量，慢慢將其分解了。



從近代接二連三的輪船失事事件，不難看出恆春半島東岸海相之險。

通往出風鼻之路



出風鼻是個頂部平坦、突出向海的大海岬。



出風谷大草原曾經是豬勝束族人放牧之所。

鹿寮營房往南，連往來的漁人都少了，海潮與岩石卻永不停息地互相推擠、帶引許多石頭隨著海潮而動，遠遠近近、成千上萬的卵石，不停移動所發出的低沉聲音，就是漁人口中的「海哮」。

頂部平坦、突出向海的大海岬，就是知名的出風鼻，這個恆春半島東境最突出的鼻子，乃是單斜抬升的樂水層砂岩地層，海蝕平台逐漸被抬高後，成了海岬上平坦的台地。突出伸入大海的平坦台地，長年受到季風的影響，迎風面只有匍匐生長的矮灌叢得以存活，山頂的平台上由於沒有任何依靠，平時辛苦成長的灌木或喬木，在強勁的東北季風或夏季颱風的侵襲下，經常被連根拔起，致使平台上長不了什麼樹木，只有

貼地而生的野草長成一大片，「出風谷大草原」之名乃由此而生。

墾丁國家公園成立前，出風谷大草原是半島東境僅次於旭海大草原的郊遊踏青聖地，被列入自然保留區之後，申請進出的條件限制得相當嚴格，一般的觀光客不能再隨意進出，但這裡曾是豬勝束社人的水田及畜養之所。

日本時代實施「普通行政區」政策，豬勝束社人必須自力維生，才到這裡種田、放牧，不久族人他遷，田地也隨之荒蕪，戰後留在豬勝束的族人，看中這片大草原，原本蓄積雨水的窪地，是最好的「牛轋窟」，於是在草原上放牧水牛，做為肉牛之用，直到 20 世紀末葉，農村人力凋零加上路途遙遠，原本牧養的牛無人理會，慢慢成了出沒於矮灌叢與草原間的野牛群。



鹿寮與出風鼻地理位置圖。（費得貞繪製）



直到今天，大草原上仍有早期留下來的簡陋工寮。

出風谷草原的南北兩側，各有一條小溪澗，北境為田螺溪，在地人都藉這溪谷下到海岸，但路極不好走，草原地的邊緣都是林投林，進入河谷後又得攀附大石或跳躍而下，在地人卻習以為常。

出風谷草原南側為呷呷連溪，發源自出風山，下游出現多處曲流，兩岸有小小的沖積地，日本時代的豬勝束社人，也來到呷呷連溪下游開田種稻，如今田園雖然早已荒蕪，但早年種在田間的香果，依舊每年開花結果。

兩條小溪間的岬角，就是由樂水層砂岩構成的出風鼻岬角，因其岩層堅硬，突立於海的岩壁一直都以陡峭的身姿，無畏地對抗鹽風鹹雨的侵蝕。

因風而得名的「出風鼻」，到底如何「出風」的呢？旅行資訊網站有點輕描淡寫：「長期且強大的風，致使礁岩風化形成各式各樣引人入勝的造型，致使高低落差參差不齊…。」親



豬勝束社人曾到呷呷連溪下游開田種稻，圖為稻田遺址。

自走到出風鼻，感受到的可不止「強大」的風而已，而是撲面而來，不息不止的破壞力以及侵蝕力。



呷呷連溪下游早期農人種植的香果，每年都按時開花結果。

春夏時節，岬角經常是晴空無風，就像是個大烤爐，只在西南風稍起時，才能吹走一些艷陽的高溫。秋深之後，東北季風揚起，出風鼻就只剩下時大時小的風，日夜狂飆怒吼肆虐不停，岬角的迎風面風蝕得相當厲害，幾乎沒有植物可以生長，有的也只能生長在遠離岬角、靠近海灣的岩壁夾縫處，必須完全遵從風的意志，全部貼著山壁生長。

行人北往南走，綿延不絕的風會一路使勁將人往前推，接近岬角轉彎處，風突然變得更大更急，像是從天而下的千斤之力要把人撲倒，令人舉步維艱，但只要一轉身，進入岬角屏障的向南面，彷彿就進入另一個世界，原本暴肆的狂風立刻成了遠遠迴旋的風聲。

南向北行的人，最難過的就是鼻尖的迎風面，撲天灌來的強風讓人瞬間失去重心，紛紛前倒後仰，好不容易立了身，才發現難以往前移動，只能放低身體，手攀岩、身貼壁、膝爬行，沿著鼻尖好不容易繞過岬角，撲面的風依舊吹得令人難以呼吸。

出風鼻當然不只有風，從出風鼻到烏石鼻之間，更

多的是美麗壯闊的海蝕地景。林夢真撰寫的〈出風鼻簡介〉說：「因在海岸線受到風化、沖積讓沿岸的石頭有各種特別的造型，加上海岸的豆腐岩、蜂窩岩以及巨石上的花紋、草蓆石等等，讓人目不暇給…。」

任何地景的形成，都有復雜的地質條件，出風鼻當然也不例外。

泰半由珊瑚礁岩所組成的恆春半島，可溯至中新世（Miocene）南中國海北側的歐亞大陸斜坡，長年沉積而逐漸堆積成陸棚三角洲。後來大陸板塊的前緣往菲律賓海板塊下方傾斜，先形成隱沒作用，又受到擠壓而逐漸抬升出水面，隱沒在深海的時期，先發生海底沉積作用，最後形成大片的海底沖積扇，等到再次抬升時，海底的沈積砂岩隨著被抬升出水面，成為半島東部沿海地帶的樂水層沙岩。



冬天行人要通過出風鼻，是件相當費力的事。

樂水層砂岩成形於距今180餘萬至1萬餘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是由青灰色厚層



出風鼻到烏石鼻之間，更多的是美麗壯闊的海蝕及風蝕地景。

砂岩、深灰色頁岩或粉砂岩的互層組成，厚約一千兩百公尺，以佳樂水到出風鼻海岸一帶的特徵最為明顯，因此以「樂水層」為名。「南仁山石板屋的石板就是屬於樂水層的砂岩。樂水層的砂岩構成南仁山東坡的大部分。包括九棚以南經出風鼻、佳樂水，直到港口以北的海岸及山區。」（王鑫 2009）

地殼運動中受到擠壓，逐漸形成單斜抬升的樂水層砂岩地層，抬升作用明顯的地方形成了山丘或懸崖，較不受海蝕作用的影響，抬升作用較低的地方自動形成了海岸線，沿岸附近及潮間帶上，則為海蝕作用最為明顯的地方。

地殼的運動往往使得岩層彎曲變形，加上岩層的質地不同，都是形成不同海蝕地景的重要因素。不同砂頁岩互層所組成的樂水層，每一種地層的軟硬程度不同，



海階受到浪濤的拍打，形成了海瀑。

長期受到強風、海浪的侵蝕，形塑出的海蝕地景，包括：壺穴、海蝕溝、風化紋、蜂窩岩、壺穴岩、蕈石岩，還有一塊塊的豆腐岩。

單斜抬升的岩層，分佈的走向不同，受到波浪的侵蝕力量不一，形塑的地景更有天壤之別。呈東西走向，與海岸垂直分佈的抬升岩層，海浪只能攻擊較薄軟的岩層，形成海蝕溝，某些露出於海平面的岩塊和母岩分

離，成了巨大的風動石；海蝕的平台上因冷縮熱漲形成的節理，慢慢被海浪刻劃出較深的溝，就形成了棋盤石；面對著東北季風的岩面，一方面可能因生物的挖掘，加上岩石本身不結實，再經海蝕作用，很容易形成如蜂窩般的大小孔洞，稱之為蜂窩岩。

呈南北走向，和海岸呈平行分布的岩層，由於受浪的面積大，波浪營力也大，常因激烈的侵蝕作用形成連成一大片的海崖，巨大的侵蝕力也可能將海崖切斷，成為獨立的岩石，山壁上的巨石受到長年海蝕或暴雨影響，也常會崩落，這些岩石再經過海浪的推送、侵蝕，慢慢地變成卵石狀，潮間帶上為數眾多的卵石成灘，就是這樣來的。

抵擋不住侵蝕力量而被切斷的海崖，也會留下一些獨立的海蝕岩柱，這種孤柱被稱為顯礁。逐漸崩壞後退的海崖，也可能形成和海平面近乎同高度的平坦岩台，也就是海蝕平台，平台上總會出現一些崩落的岩塊，這些岩塊則成了海浪加速侵蝕海岸、擴大海蝕平台的工具。

如果是侵蝕單斜地層形成的海蝕平台，由於每一層岩質不同，遭受侵蝕的情況也大不相同，較硬的岩層往往高凸於平台上，鬆軟的岩層早已形成海蝕溝，如此受到海浪侵蝕致使高低不一，整面看來有如洗衣板的平台，也被稱為波蝕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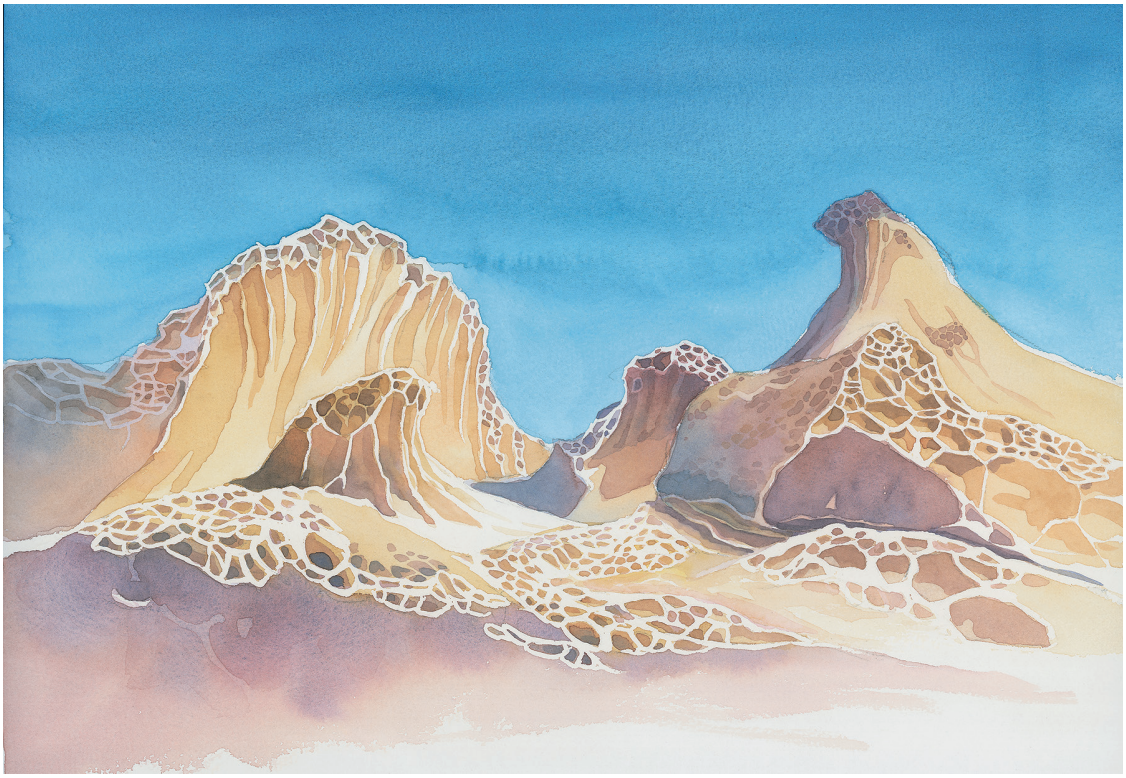
日夜不停的海蝕作用，是形塑出風鼻地景最大的推手。

東邊低西方高的單斜地形，在海浪日夜推送、沖刷下，抬高的西邊直接受到海浪的侵蝕而斷裂，形成大小不一、平緩而略向海洋傾斜的海階。規模小的只有一、兩階，大的可能有五、六階之多，長度可達二、三百公尺，海階台面上，可能被切成了一塊塊的豆腐岩，階面則可能被侵蝕成風化窗…，那是上天形塑的大型雕刻盤，綜觀是大自然壯闊天成的創作，細看則是一幅幅充滿各種巧思和寓意的抽象畫及渲染畫，令人目不暇給。

世代迎來送往的浪濤，為了要磨蝕海岸，面對的挑戰相當多，諸如：地形的變化、地層的構造與礁石的岩性…等，每一次不同強度的作用力，只為刻蝕出不同岩層的萬千形貌。日夜不息的海浪，每一次推送上海岸線

的都是不同的美麗，小小的浪如潑墨般地揮灑在岩石上，肆意渲染出一幅短暫卻美麗的圖繪，較大的浪和岩石對遇，往往激起漫天的浪花，像是開在海岸線上的白色煙火，更大的浪撲過抬升的岩層，從海階傾洩而下，形成一幕幕的接連不止的浪瀑，前瀑剛止後瀑又生，生滅不息循環不止…，毋需任何註解，這就是大海最鮮活、最動人的生命樂章。

美麗的生命，只存在於用心感受的人們心中。



巨大的礁岩經歷海水與風的雙重形塑，彷佛就與海水共生似的。（孫傳莉插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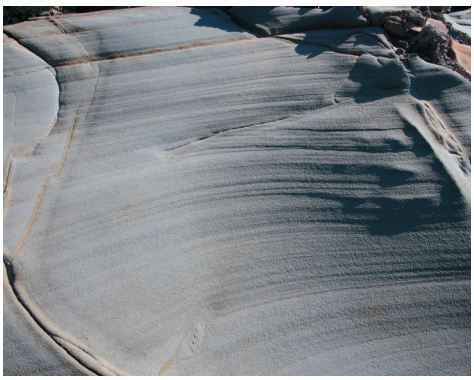
出風鼻地區常見的海蝕地景：



a 海蝕平台



b 海蝕溝



c、風化紋



d、蜂窩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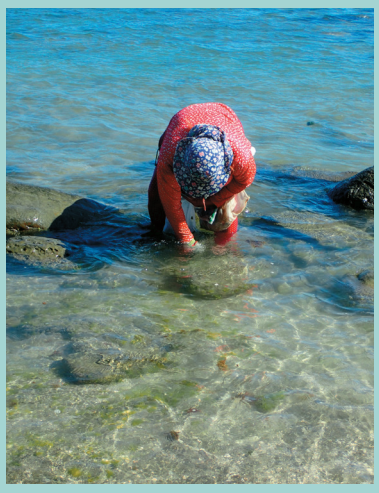


e、蕈石岩



f、豆腐岩

產業誌



出風鼻地區仍是許多恆春阿美族人的漁獵場所。

呷呷連的漁人與濱海小屋

受到氣候、環境、地形以及人類生產方式…等因素的影響，恆春半島的東岸的史前時代，曾經有過好幾個舊社遺址，考古學家推斷當時的生產方式以狩獵為主，聚落遺址都藏在山林間，「恆春半島東部山地地區散佈有十四處石板屋遺址。聚落的地理位置大多在山腰緩坡間。」（李匡悌 2009）

進入歷史時代以後，無論是斯卡羅族人、漢人、平埔族人都以農耕為主，阿美族人以漁維生，東海岸缺乏耕地，又經常惡浪濤天，任誰都會選擇西岸，清代末葉，清廷開出各種條件召墾，也只有八瑤灣、牡丹灣…等地方，可以留下少數墾民，八瑤灣以南到巴龜角（今港口）之間，從來都不曾出現過什麼聚落，最多只是幾戶零星的漁家。為了捕魚，必須在這環境惡劣海岸線上落戶的人家，選擇了出風鼻岬南的海灣，這裡不僅可避落山風，稍南有呷呷連溪可以取得水源，自清末始，從海岸到山溪間，便三兩戶為群，共出現過十幾戶人家，如今石屋早已傾廢，只留下一間掛著呷呷連二號門牌的濱海小屋。

完全遺世獨立的小屋，沒電只能靠大型蓄電池，水則是天然的山泉水，燃料是隨手可得的木材，沒有冰箱，升火煮飯的煙可以燻乾肉類，更神奇的是屋前還有個小池，可以暫養抓來的魚和蝦。



呷呷連附近有一些傳統的聚落，地理位置大多在山腰緩坡間。



濱海生活必須燒木柴來煮食，燒出的煙順便可以燻乾肉類。



找到可耕作的平台，種植作物是住在這裡的人必備生存本事。



避開落山風並且能找到水源，是人們選擇呷呷連溪最主要的因素。



坐在石頭上的 A-rei，彷彿是海岸線上不動的岩石，堅守著土地。（孫傳莉插畫）

主人是出身巴龜角社的年青人，族名叫 A-rei，身材粗勇黝黑，結實的肌肉曾經受過特種部隊的磨練，退伍後便留在這裡當漁夫，別人是夏天在這裡抓魚，他卻是中元搶孤之後才長住在這裡，到第二年落山風止息後，才回到啞狗海的家，理由只是落山風愈大，龍蝦愈肥美，且沒有別人競爭。

我們是為了調查舊社遺址才去借住濱海小屋，A-rei 帶我們找到被芒草覆蓋的百年石屋，以及山溪沖積地上的菜園，告訴我們先民除了捕魚，也在平台上耕作，這是住在這裡的人，必備的生存本事。

A-rei 說：「我們雖然向山海討生活，但只取夠我們生活的就好，其他的還是要留給大自然，才能永久守護天然的家園。」這不只是他的樂天知命，更因為他有來自民族傳承的海洋經驗和知識。

第二天一早，A-rei 帶領我們去看出風鼻附近的石屋殘跡，那天襖熱的海風似乎可以把山上的草烘得乾枯；離別時，他坐在石頭上送別，像埋在海岸上的岩石，守護著故鄉…。（陳孟妤、孫傳莉文）

自然札記

海水何以成泡泡？

出風鼻附近的海岸，強烈的風蝕及海蝕作用，形塑出的各式地景外，也常可見到漫天飛舞的白色泡泡。原本聚集在海面，因強風吹拂而飛起的泡泡，又是怎麼來的呢？

來自海水的這些泡泡，被人稱為「海泡」，形成的條件跟環境、海水中的物質以及太陽和風的大小都有關係：一、必須在沿海地勢稍高或在巨岩之後，不會受到海浪影響且海水交換較慢的地方；二、海水中所含的物質，要有較多腐爛後的藻類以及其它有機物質；三、需要烈日與強風，烈日可以將海水蒸發，強風則可以帶走蒸發的水氣，使海水的濃度變高…等。

侷限在特定水域，不容易和其他海水交換的海水，只要水中含有較多的鹽份、藻類、化學物質、有機物質…等，這些由有機化合物所組成的界面活性劑，經過日曬不斷提升濃度，再遇到大風吹襲不斷推送海水，一方面蒸發更快又無法補充海水，同時反覆攪動的海水容易讓空氣混入其中，變成無數小氣泡，只要風愈強勁，帶動海水攪動愈劇烈，就會形成了更大片的白色泡沫，愈積愈多之後，表層的「海泡」隨風飛舞，就製造出白色泡沫漫天紛飛的「奇景」。

這樣的現象也會出現在鹹淡水交會處，大量的河水帶有高濃度的有機物質，衝進海裡形成強大的撞擊力，就像是不斷地搖奶昔或打奶泡一樣，海中的鹽分、化學物質、死亡的植物等不停地被翻攪著，在海水表層自然形成大量的泡沫，再隨著強風滿天飛舞起來。



海水泡泡形成的條件相當複雜，每個條件都不可或缺。



海水泡泡形成的原理，近似泡沫紅茶。

向西的高士佛社部落



日本時代攝影家留下的大耳人照片（圖為鳥居龍藏所拍攝的阿美族男子）。

被風漂流到八瑤灣的宮古島人，上岸之後聽從漢人的建議往南行，主要是為了避開「大耳人」，為什麼八瑤灣西行會出現「大耳人」呢？

除了《台灣府輿圖纂要》中記錄「琅璚十八社番」無論男女都穿耳，且用螺殼塞大下垂至肩外，《重修鳳山縣志》中，記錄的「山豬毛等四社、傀儡山等二十七社風俗」也有類似的風俗：「各社頭皆留髮，剪與眉齊，草箍似帽，以野草黑齒。兩耳穴孔，用篾圈抵塞，以大耳垂肩為美觀；番婦亦悅大耳兒者。」（王瑛曾 1993）

「琅璚十八社番」再加上「山豬毛等四社、傀儡山等二十七社」，等於整個屏東地區都有不同的「大耳人」，八瑤灣西行勢必會遇到「大耳人」，往南



高士佛的始祖曾經住在Sakzgal，更換居所多次，最後才遷徙到高士佛舊社。

行到巴龜甫社，則是較溫和的阿美族人，可見漢人跟宮古島人所提供的情報沒錯，不幸的是走沒多久宮古島人就對漢人失去了信任，主要是因「他們隨身攜帶的財物被這兩名漢人強行取走，入夜後又逼他們擠進一處狹小的洞穴過夜，一行人感覺不安，便自行離開。…」（林呈蓉 2006）

充滿驚恐與不安的宮古島人，放棄往南的路，就只得往西沿河上溯，進入了高士佛社的勢力範圍，沒想到又引起一連串的誤會，高士佛排灣族人的口碑：「琉球人登陸上岸後，便沿著九棚溪往上走，接著就會看到Kuskus的村莊，附近都有高士的旱田，他們在耕作地看到地瓜，知道是地瓜，就挖著偷吃。…我們族人開始收容、招待他們，可是後來他們因為害怕，…所以就逃跑了。…我們對他們那麼友善，為什麼要跑掉？」（林修澈等 2003）





（左圖）司可層安舊社，目前仍保有屈肢葬遺址。（右圖）60 高士小神社的日式安置儀式，日人真正的目的恐怕還是想彰顯「日本精神」吧？

從八瑤灣往西行，溯九棚溪上溯，直接就可以來到 Kuskus，「高士部落，排灣族叫 Kuskus，在歷史上非常知名。因為村莊附近有一座高士佛山，日本人稱為『Kuskus』，光復以後用高士兩字取為村名。」（台邦・撒沙勒 2012）

清代文獻中寫成滑思滑或高士滑社的 Kuskus 社，歷經過重重的遷徙才來到這裡：「我們的始祖曾經住在 Sakzgal，從那裡遷來高士佛附近，更換居所多次，最後定居於高士佛舊社。明治 7 年（1874 年）西鄉從道將軍率兵來討伐時，舊社被日軍燒毀，遷到現址重建高士佛社。舊社一帶的土地，現在已成禁忌之地，遺留著很多部落廢墟和石板廢屋。」（移川子之藏等 2012）

高士佛社起源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台灣地名辭書・屏東縣》認為：「或指與 Sebdek 群的巴十墨社（パスモク社）關係密切…。」（施添福 2001）《蕃族慣習

調查報告書》則認為：「本社頭人家始祖是從獅子鄉草埔後社的水坑（Chinakaran，チナカラン）遷來…。」（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1996）《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的記載是：「先祖是大武支廳的パカロカロ（Pakarokaro），四百七十餘年前因遭遇饑荒，才遷移到名叫サクシガジ（Saqtsugaji）的地方設部落…。」（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2011）

日本時代，他們被遷徙到高士牧場一帶的高地上，還設有高士佛神社、警察官吏駐在所及公學校，以便於看管與「教化」族人，顯然日本人沒忘記他們的牡丹社事件中，不肯屈服的少數幾個部落之一。戰後日本所建



有「南台灣紅寶石」之稱的的高士部落。

建的神社被廢，只遺下祭台基座，沒想到在民國 104 年 8 月，突然有日本人自製了高士佛神社的模型，回捐給部落，名義上是帶動高士佛的觀光發展，但從安置儀式中從頭到尾的日式祭儀，日人真正的目的恐怕還是想彰顯「日本精神」吧？

現今的部落是民國 36、7 年間，族人分別往山下遷移，在九棚溪支流高士溪（馬農望溪）中游河谷及右岸傾斜坡地上，建立了前、中、後三個部落，但部落的基地狹小，地勢前低後高，落差相當大，但族人還是依山建立家屋，整個部落顯得相當侷促。八八水災時部落受傷頗深，官方要建立永久屋時，又選到日本時代的舊社遺址，由此足以證明，大地自有它的生滅秩序，選對地方才能奠定下百年發展的基業，選錯了地方，就只能面對土石洪流的侵襲。

這些年來，高士部落一直努力地建構自己的文化特色，除了用心維護石板屋遺址、栽培原生植物、共同推動部落的文化、生態旅遊之外，更積極將部落的歷史、民族景點，串連成文化參訪廊道，相當具有特色。

高士佛社族人重建了高士歷史穀道，自述緣由是：「在部落尚未遷徙到現在的高士部落前，早期族人就先居在這古道山頂（舊部落），由於稻田耕作地都位於山腳下，部落的後山，水源充沛，所以往返之路都由此經過，收割的稻米由山底背到山頂，過程非常辛苦，因此，

此古道亦稱『歷史穀道』，因坡度高、徒步難又有『英雄路』之稱，名號響亮傳開而來。」

以台灣最南端紅寶石自許的高士佛社，由於生態豐富，近年來也積極發展生態旅遊，不僅「歷史穀道」沿途有豐富的動、植物，永久屋附近的原始林，更有為數不少、佔地寬廣的百年鴨腱藤林，至於高士佛山，更可以找到十數種以「高士佛」為名的原生植物…，這些都是部落珍貴的資產。



高士歷史穀道，是早期族人搬運稻穀的歷史之路。

自然札記



日本時代的的高士部落，曾是「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的母樹園之一。

以「高士佛」為名的植物

植物學家發現未曾被記錄、命名的植物時，便擁有對該植物的命名權，但還是得依照植物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給予適當而正確的名字。

大多數的植物，都會依國際通行的慣例稱之，一旦發現某些植物的生態、樣貌或生態…，和同科同屬同種的植物不大相同時，且有其獨特性時，則會另外命名，但不能命完全不相干的名字，因此常見的方法就是在植物的種小名上，加上發現者的姓氏為名，像是普萊氏月桃；或以生態上的特色命名，如銹葉野牡丹，也有些特殊的植物，因它只在特定的地方出現，於是就以發現的地方為名，像是烏來月桃、苗栗冬青…等。

台灣的南部屬熱帶地區，許多植物到了這裡，就長出不同的身姿或特

色，因此台灣所產物種的學名中，種小名很常出現恆春（包括屏東、鵝鑾鼻…等）、蘭嶼與台東為名的植物。常見的有台東龍眼、蘭嶼肉豆寇、鵝鑾鼻鐵線蓮、鵝鑾鼻蔓榕…等，若限定在恆春半島，以高士佛為名的植物最多，包括：高士佛赤楠、高士佛澤蘭、高士佛豆蘭、高士佛饅頭果、高士佛紫金牛、高士佛上鬚蘭、高士佛風鈴蘭、高士佛苧麻、高士佛堅木、高士佛菽白蘭、高士佛羊耳蘭、高士佛三叉蕨、高士佛擬肋毛蕨…等。

地處恆春半島東境，早年交通相當不便，又只是一個排灣族部落的高士佛，為什麼會被這麼多的植物，選來做為種小名呢？

台灣大多數的植物，都是日本時代按照西方的植物學，予以分類、命名的，日本統治台灣之前爆發的牡丹社事件，讓日本人對於這個「頑抗不從」的高士佛社，有了深刻的印象。日本領台之後，在墾丁設置至今仍列入世界十大熱帶植物園之一的「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同時在豬勝束、巴龜角、龜仔角以及高士佛等四地設置母樹園。日本人設立母樹園，主要是為了觀察、發覺、研究熱帶的植物與林相，位於半島東境的高士佛山區，氣候條件和環境，跟港口溪流域以及墾丁地區，實有相當大的差異，研究人員果然也在這個地區，發現了許多恆春半島的特有種植物，自然就以「高士佛」來命名。

這些以地名為種小名的植物，並不僅限在當地出現，只是最早在那個地方被發現而已，每種植物的分佈地都有不同，以高士佛赤楠為例，浸水營、高士佛、南仁山低海拔山區都有分佈，它跟一般赤楠相同的是都有紅色的心材，不同之處則在於小枝及葉柄都呈紅褐色，且枝壯葉大，和其他赤楠有了明顯的差別，才會被命名為高士佛赤楠。



地名植物最能彰顯各地不同的風土條件。（圖為高士佛澤蘭）



高士佛赤楠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名植物。

自然札記

「台灣最大種子」鴨腱藤

許多人可能從來沒見過鴨腱藤，卻用它的種子來做為民俗醫療刮痧的工具；鄉下的孩子稱為「電豆」，拿來快速磨擦地板或平滑處會產生高溫，突然觸及別人身體，彷彿就被電到一般又麻又燙；手工編草帽或草蓆的時代，被拿來做為磨平蓆帽的工具…，這種大如一顆蛋，顏色黑褐、圓扁形狀、外殼堅硬的東西，就是鴨腱藤的種子。

台灣最大的豆科植物，也是世界上最大藤類種子的鴨腱藤，雖有堅韌、厚硬的種殼，裡面相當膨鬆，加上扁平的造型，都是為了便於隨著水流漂流到處旅行，傳播到更遠的地方，才不致落在母株旁邊，巨大的母株卻遮蔽了陽光，使得種子無法順利發芽，繁衍新的一代。



旭海部落的鴨腱藤，長出碩大的豆莢與種實。

喜歡生長在低海拔林間的鴨腱藤，早年在全台各地的山林、溪谷間都可見到，如今卻成了罕見的珍稀植物，因素有六項：一、藤本植物幼苗時往往因纏繞其它植物而遭砍除；二、順利成長的木質藤本莖，大都覆蓋在其他植物的樹冠之上，成了猴子吊爬的工具，開的花果常被破壞，致使結實不易；三、民間相信它的根莖具有療效，可治療風濕關節痛，四枝麻木，跌打損傷…



高士佛部落附近的鴨腱藤，捲曲的蔓莖橫生在林木間。

等，常被採來泡酒；四、攀援性的老莖會呈現出螺旋般的翼狀，甚為搶眼，常被人採來做造景或裝飾用；五、結實的果莢可長至一公尺餘，嫩時容易受風吹折斷，長到成熟後又會被人採來當裝飾品；六、烏黑發亮的種子，除了被當成天然的「刮痧果」外，更被做成各種吊飾，根本就沒有落地發芽的機會，怎可能繁衍出下一代？

排灣族人稱為 Kurizaizai 的鴨腱藤，雖然結出巨大的豆莢與種實，淡黃色且光滑的鐘形花，卻相當細小，格質的互生葉也不大，為二回羽狀複葉，歪斜卵形至長橢圓形，頭鈍尾尖，小葉有一～三對，末梢的小葉常變形為卷鬚狀，只在大多數的葉子都爬在其他樹木的樹冠幅上，很難看得清楚，倒是螺旋扭曲狀的莖以及巨大的豆莢，成了尋找它最方便的指標。

恆春半島的牡丹鄉的高士、旭海以及滿州鄉的長樂、龝古公…等地，都還可見到覆蓋範圍達一公里以上的鴨腱藤，高士在永久屋後面以及司可層安石板屋遺址的林間，旭海則在往旭海草原的路旁林間，長樂、龝古公的鴨腱藤，都在已開發的聚落裡，卻依舊被保留下來，實屬相當難得。



滿州長樂的土地公廟前，保有一棵巨大的鴨腱藤。（孫傳莉插畫）

雙溪口的族群



雙溪口位於今牡丹鄉石門村行政中心西南方。

六十六位宮古島人化整為零逃離「大耳人」的部落，再設法集合在一起後，翻過重重起伏的山巒，好不容易來到四重溪流域的雙溪口。

他們在雙溪口再次遇到了漢人，各文獻記載的名字卻都不同，有的稱陵姓



宮古島的漂民流亡路線圖。（賁得貞繪製）

老翁、鄧天保或劉天保，也有文獻認為是凌老先、鄧天保二人…，身份是「專門從事原住民產品交易的商人」，能得到「番商」的幫忙，宮古島人原以為得救了，沒想到「大耳人」從後面追殺過來，僅十二人逃過死劫，其他的五十四位因此葬身異鄉。

雙溪口到底在那裡呢？〈台灣總督府檔案所見牡丹社事件新史料—琉球人漂抵台灣的經過〉認為是在：「在石門內大埔，也有稱高士佛崎、雙溪口。」（陳文添 2010）還有一些史料說是在高士佛社、牡丹社、竹社…交界處，《台灣地名辭書．屏東縣》解讀「茄芝路」地



樹穴上崁了大國徽的雀榕，相傳曾掛過宮古島人的人頭。

名說得很明白：「位於石門聚落東側約一公里的四重溪右岸，昔稱為雙溪口，為女仍溪（女奶溪）與竹社溪的匯流處，屏199號縣道經此由河岸低地轉為陡急的上坡，可進入牡丹、高士佛山區，由此並有產業道縣可分別通往高士村及四林村…。」（施添福 2001）

雙溪口的雙溪指的是女奶溪與竹社溪。這兩條溪看似在牡丹水庫前的溢洪道匯流，但竹社溪流到快接近女奶溪時，卻形成大曲流，再往南流到石門村行政中心西南方，才匯入四重溪中。

雙溪口到了日本昭和 10~11 年（1935~1936 年）間，日警主導的「集團移住計劃」，將頂加芝來社以及竹社的原住民，強行遷到這裡新建的聚落，戰後更將牡丹鄉公所、衛生所、警察派出所…等行政單位也設在這裡。派出所後方的老人鎚球場前，有一棵大雀榕，樹穴全被水泥封住，上面崁了大國徽，在地人卻很少肯走到這裡來，老人鎚球場更是荒涼，主因耆老的口碑都認為這棵樹就是當年高掛宮古島人人頭的地方。

至於加芝來社，有頂茄芝萊和外茄芝萊之分，頂茄

芝萊的舊社位於里龍山麓，外茄芝萊則在蚊罩山麓，兩社呈北南分布，牡丹社事件爆發，主要的戰場就在茄芝萊社，因此日本時代兩社都被遷下山，外茄芝萊社遷到大梅溪流域的大梅部落，頂茄芝萊社就遷到現今的石門村。



部落裡的原住民藝品店，販賣的不只是衣物，也是族人的共同記憶。

大梅及石門部落的族人雖被稱為排灣族人，分類上卻是排灣族下屬的巴力道（Palidalidau）亞群，日本時代稱作巴利澤利敖（Parilarilao）群，今被稱為南排灣群，是楓港溪以南最主要的原住民，「Parilarilao 群一些部落在 17 世紀即為外人所知，荷蘭時代的《番社戶口表》即載有四林格社、加芝來社、高士佛社、牡丹灣社等部落，屬於當時的『南路會議』部落群。」（移川子之藏等 2012）

日本時代特別將參與牡丹社事件的這些部落，劃入「蕃地特別行政區」，並在加芝來、牡丹、牡丹灣、高士佛、四林格及八瑤…等部落，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及派出所，以嚴密監控部落中的一舉一動。

戰後不久，國民政府將鄉公所及相關行政、衛生、治安…等機關，全都設在石門，使得石門立刻取代了牡丹社原本的地位，成為恆春半島最重要的排灣族大社，也因此，石門村才會被許多人誤以為就是牡丹社。

民族誌

恆春半島的 Parilarilao 群

從清代到日本時代初期，長期統轄恆春半島的斯卡羅族，所轄的部落不只包括了阿美族和平埔族，更擴及茄芝萊、牡丹、高士滑以及四林格…等被歸類為排灣族的部落；日本時代被認定為「熟蕃」的斯卡羅族，憑什麼可以「統治」這些「生蕃」呢？

許多文獻及口碑，雖都認為斯卡羅族人是使用巫術才讓這些被歸類為排灣族的社人屈服，但真的是用巫術，就能讓所有的排灣族人，都願意成為「琅璚十八社」的一分子嗎？

日本的研究者大多稱恆春半島的原住民為 Parilarilao 群，《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中載：「恆春地方的『蕃人』被稱為 Parilarilao。『Parilarilao』語出排灣語詞 lavingan，亦即住在台灣島尾端的族群。」



日本的 Parilarilao 群，指的是台灣島尾端的族群。（取自《日本台灣風土大系》）

（移川子之藏等 2012）《屏東縣志・原住民族篇》進一步解釋說：「也有學者將巴力道亞群細分成 Parilarilao（巴利澤利敖或拍利達利達敖）群和 Skaro（Suqaro，斯卡羅）群，Parilarilao 群主要分佈於今天的獅子鄉的竹坑村及牡丹鄉的石門、牡丹、高士、四林等村；Skaro 群族分佈於今日牡丹鄉的旭海村、滿州鄉的滿州、里德、永靖村及恆春鎮（仁壽、龍水里）等村落。」（台邦・撒沙勒 2012）

無論 Parilarilao 和 Skaro（Suqaro）是不是同一亞群下的二個小亞群，他們都可能是從台東遷下來的，移川子之藏記錄的四林格社口碑，是這樣說的：「據 Kappi Patokoji 的口述，Chokol 頭目家是從台東方面遷來；Pakamba 頭目家則是從西方遷來的。他又說：『四格林社的人和豬勝束社的人同族。四林格社隸屬於射麻裡社的 Mavariu 頭目家。』又有一說：四格林社的始祖，來自茄芝萊社，勢力衰退後，被置於 Skaro 族（射麻裡社 Mavariu 頭目）勢力之下，因此不能和（被置於豬勝束社總頭目勢力之下的）茄芝萊社共同舉行祭祀活動。」（移川子之藏等 2012）

四林格社的傳說，不僅可以讓我們清楚何以會有學者將 Parilarilao 和 Skaro（Suqaro）列為二個小亞群，也比較能夠理解，斯卡羅族可以統轄恆春半島的重要關鍵。



高士佛社的排灣族人，也屬於 Parilarilao 群之一。

保力客家人角色的轉變

儘管不同的文獻，對於宮古島漂民何以被殺，說法南轅北轍，確有五十四人是在雙溪口遇難，「番商」見情勢不對，立刻派人到四重溪下游去尋求支援，伊能嘉矩在《台灣踏查日記》中，記錄了山腳庄馬卡道族頭目陳阿三的口碑：「當時經常出入於蕃地的一個土人跑到埔力庄通報這一件事。庄民楊阿告



楊阿告也就是在這個事件中「國際知名」的楊友旺。（取自《保力村誌》）



保力是客家人移墾恆春半島所建的最大聚落。（取自《保力村誌》）

一聽到這消息，立即和他弟弟阿和一起從石門入山，他們在雙溪口再過去的地方，看到死屍累累於途，…這時候，牡丹社蕃聽到叫聲又出來要殺人。楊阿告原本從事與蕃人交易的工作，很會說蕃語，向牡丹社蕃保證提供酒、牛、豚、布，以換取十一個（應為十二個）琉球人的生命，這樣才把琉球人接回埔力庄，安頓於他的家裡。」（伊能嘉矩 1996）

楊阿告也就是在這個事件中「國際知名」的楊友旺；埔力庄即為保力庄，現今車城鄉的保力村，是恆春半島上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庄之一。



保力庄的每一個角落都有聯防組織，以確保庄內的安全。

車城鄉的兩個客家庄，無論在「八瑤灣事件」或者接著發生的「牡丹社事件」，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被認為是「客家人移居琅璚地方第一站」的保力村，拓墾開庄的歷史有各種不同的版本，倒是《琅嶠客保力村誌》中說得較為保守中肯些：「先民們大約在清乾隆中葉年間，進入本村居住開墾。…當時楊氏佔村西北近郊小門仔一帶，張氏佔村北側中營田今福德宮附近，鄭氏佔村西崎仔腳今褒忠路下半段一帶，古代佔村東北方山腳田一帶，熊氏亦佔村東北靠山的山腳園部份，賴氏佔村東南方『芒一』部份，後到的宋氏和曾氏，只有分別越過保力溪南，一姓去佔虎頭山下靠東一帶，一姓去

佔虎頭山下偏西部份了。」（張添金 2001）

來自六堆的客家人，深入琅璚地方佔墾原住民的獵場開庄，自然經常遭到「番害」，為了自保乃組成聯莊防衛系統，依各姓氏所拓墾的據點，任何角頭有人敲起緊急銅鑼聲，各角頭都要相互支援，群起奮勇對付敵人，這隻孤身挺入「番界」的客家人，就靠著相互凝習的自保力量，發展出獨特的客家戰鬥聚落，直到今天，保力村中的柵外、中營田、小門仔…等地名，都是這段歷史最佳的見證者。

在戰鬥與對峙間，客家人辛苦地建立聚落，但這並不表示就會結下世仇，族群之間的戰與和，本就沒有定數與絕對可言，日人伊能嘉矩的《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三．台灣》中提到，雙方不僅約定談和，最後還互結婚姻，在《琅嶠客保力村誌》中刊載一個當地流傳已久的「客人仔結土番」的故事：「福佬人也曾憑恃人多，強割保力人已成熟的稻子，據說本村先民為了自保，乃和附近的原住民交好，聯手來對抗福佬人。」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的《台灣土地慣行一斑》更明白記載著，保力的客家人進入四重溪到保力溪間的荒埔開墾後，曾經跟斯卡羅族的貓仔社人，沿著保力溪上溯，共同入墾到竹社部落。

和鄰近的各族群通婚，開啟共同拓墾的合作模式…，不只讓這些客家人找到生存之路，更建構了彼此

間文化、經濟、生產…等各方面的交流，客家人漸懂得一些「番語」後，角色也逐漸由最初的入侵者，轉化為溝通者甚至是仲介者，「…本地流行的一句諺語：『車城人碰到牡丹番』（意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同時在當時擔任『番刈』（交易所）者，也都由客家人來充任…。」（張添金 2001）

正因保力客家人的角色改變了，因此宮古島人在雙溪口遇難後，其他的「番商」求援的對象不是清政府，反而是保力庄的頭人楊友旺，為了不辱使命，楊友旺可是出錢又出力，〈台灣總督府檔案所見牡丹社事件新史料——琉球人漂抵台灣的經過〉載：「楊友旺為援救琉球人生命，他本人贈與高士佛社、牡丹社、竹社蕃人金錢、物品如左：一、牡丹社：錢三十八圓及燒酒二瓶（價格一圓八十錢）、水牛一頭（價格十一圓）；二、高士佛社：錢八十圓、黑布十反（按：一反約一人份布料）（價格十五圓）、水牛一頭（價格十一圓）、燒酒八瓶（價格七圓二十錢）；三、竹社：二名之中一名被殺害，給與黑布一反（價格一圓五十錢）及錢二圓。」（陳文添 2010）

日人伊能嘉矩也記錄了這段歷史：「如斯，生存者十二名留在楊家，受懇切之招待著四十餘日，被楊父子伴同，出車城，乘船赴楓港，由陸路到枋寮，由枋寮至東港，從東港達鳳山，狀訴於知縣孫繼祖，於此從鳳山

移送往台灣府，由府送省。…」（伊能嘉矩 1991）

保力庄頭人楊友旺付出鉅額的贖金，保住了十二條人命，還帶他們回保力庄庇護一個多月，至且一路護送宮古島人到鳳山…，每一個過程都充分顯露出客家人在恆春半島，所扮演中間人的重要角色，更可以窺見清代末葉，客家人特殊的社經地位。



保力的客家人曾經跟貓仔社人聯手，進墾保力溪上游的竹社部落。

歷史事件簿



保力保安宮為全村人奉祀的庄頭廟，主神是三山國王。

保安宮與褒忠碑

保力聚落的入口處，有二座可以彰顯開庄歷史的文物，一是保安宮，二是褒忠碑。

保安宮位於褒忠路與龍井路口，為全村人奉祀的庄頭廟，奉祀的主神是三山國王，廟雖初建於清光緒初年，神卻是隨著「二次移民」的客家人來到這裡，建庄之初雖透過綿密的聚落聯防系統，得以「保住力量」建立聚落，但內心仍充滿不安，於是奉請驍勇善戰、屢現神蹟的三山國王來坐鎮，為了就是免受「番害」威脅，如此一來，實體上有嚴密的聚落聯防系統，心靈上又有三山國王的庇佑，自然成了村人對付無所不再的「番害」，最妥貼的依靠。

日本時代曾被拆除，戰後才重建的保安宮，是一間小巧精緻、充滿客家美學風情的廟宇。細瘦而尖的燕尾、西施脊上的三仙圖廟前的麒麟浮堵、洗石子獸到門牆上的各種裝飾…，無不顯得可愛又精緻，民國100百年曾重修一次，雖然失去了一些韻味，卻不損其出眾、典雅的造型。

保力庄的褒忠碑，則立於褒忠路與下城路口，也就是進入保力聚落的叉路口，正對著外面通往保力的馬路。褒忠碑的由來，乃因清乾隆51

年（1786 年）林爽文起事抗清，鳳山縣人莊大田應之，勢力非常強大，清廷特別派了福康安、海蘭察來台征伐，不久莊大田兵敗，一路南逃到水底寮。

福康安率軍一路追擊，「2 月丁酉（初 4 日），…將軍福康安重賞琅璚各社番眾，令其堵緝內山隘口。戊戌（5 日），大兵發風港，穿林越箐，自黎明至日午，行三十里。凡遇隘口，皆留兵守之。賊眾伏密箐內，見官兵至，自山澗內突出，殊死拒。前鋒侍衛博斌、副將岱德、參將張朝龍等迎擊之，賊卻，官兵乘勝追之。至柴城，官兵四面圍逼，賊眾往來衝突，不能脫。知事急，皆相率投海。」（不撰著人 1958）

林爽文事件平定之後，清廷自然要論功行賞，「大將軍福康安奏請褒獎平亂有功人員，乾隆帝乃御賜『褒忠』匾額予在台粵籍，各有功客家庄義民。本村亦得『褒忠』匾一塊，並於己酉年（即乾隆 54 年）秋立碑。原來此碑置於三山國王廟廊下，民國 76 年 1 月本村陳癸全、楊來財、楊枝發、張春成等先生，為保存古蹟，教化後進乃發起募款，建台立碑於今處，民國 83 年 9 月，本村社區理事長王富雄先生又向屏東縣政府爭取經費，於立碑處增建褒忠亭一座，將褒忠碑安置於亭內以示崇敬。」（張添金 2001）



保力庄的褒忠碑，因莊大田兵敗，客家人奮勇禦敵而來。

風土誌



文物館內用撿拾到的彈殼，布置了全國唯一由彈殼所舖成的健走步道。

保力鄉土文物館

今天的保力聚落，主要的語言雖然是福佬話，但在聚落中卻有一個以客家為主題的「保力文物館」，這是保力的有識之士，集合村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主要是為了「身為少數族群為求生存，保力先民一路走倍覺艱辛，唯恐先民艱辛生活記憶及勤奮精神日趨凋零，為後世子孫所遺忘」，於是在民國八十七年，由保力社區發展協會帶頭成立了這個完全由村人主導、建構、蒐集、整理…的自主性鄉土文物館。

保力文物館最早設在保力社區活動中心，後來獨立設在保力國小運動



保力鄉土文物館展示的大多是人民用來生產的器物。

場旁的閒置空間，所有文物都是社區居民捐增而來，主要以保力拓墾時期的相關文物，加上先民遺留下來的衣、食、住、行…等文物，此外為了讓這個小小的地方館能夠彰顯環境的特殊，特別用附近三軍訓練基地所撿拾到的彈殼，布置了全國唯一由彈殼所舖成的健走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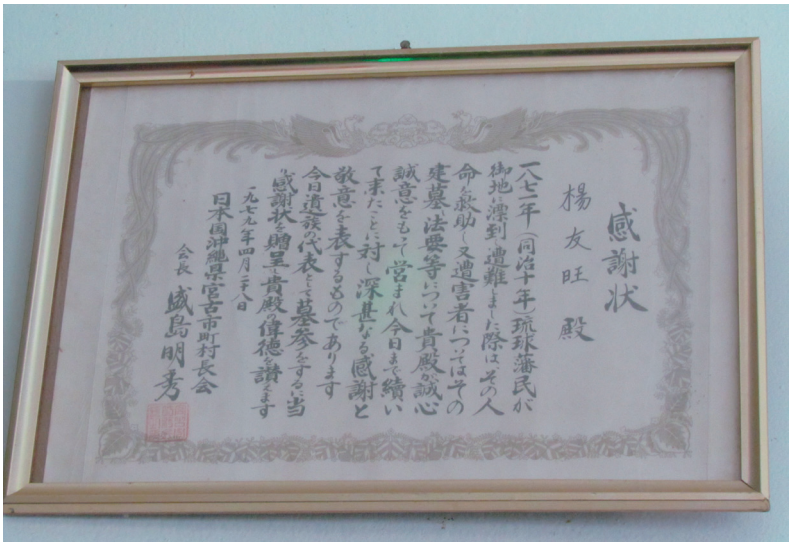
全都由地方主導、規劃、展出的保力鄉土文物館，蒐集的文物琳瑯滿目，從生活器物到生產器具無一不包，項類有：農具、漁獵器具、加工工具、調製器具、傢俱、炊具、餐具、容器、衣飾、文件…及其他雜項，蒐藏之豐，絕非一般農村文物館所能見到的。

楊友旺的宗祠與故居

雖然是透過相當的財物作為交換條件，才得以從原住民手中，換得十二位宮古島漂民的性命，但出面協調這件事的楊友旺，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原住民才肯買他的帳呢？

被敬稱為「客家先賢」的楊友旺，《琅嶠客保力村誌》將他列入保力庄的「好人好事」代表：「楊先生生於清道光7年（1827年），歿於民國四年（1915年），享年八十九歲。先生急公好義，樂於助人，因此在清同治年間，被推為本庄庄長。」（張添金 2001）

曾被推舉為「恆春地區總理」的楊友旺，也是保力庄的首富，他的財富主要是跟原住民交易蓄積而來，跟四重溪流域的原住民都相當熟稔，「楊友旺平時便遊走漢番邊境處的生意人，與番族


感謝状

楊友旺殿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年）琉球藩民が
御地に漂到遭難しました際はその人
命を救助し又遺害者についてはその
建墓法要等について貴殿の誠心
誠意をもって営まれ今日まで續い
て来たことに対し深甚なる感謝と
敬意を表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今回遺族代表を墓参をする当
感謝状を贈呈貴殿偉徳讃えます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日本国沖縄県宮古市町村長会
会長 盛島明秀

楊友旺出錢出力，熱心營救琉球宮古島漂民，後世仍感念他的「義行」。

族長熟稔，便以日人貢品歸番族，自己再送上錢財、牛隻、布匹…等財物作條件交換，向生番買下其餘十二人的性命，並護送到鳳山縣衙門…。」（蘇全福 1997）

楊友旺出錢出力，熱心營救琉球宮古島漂民，這樣的「義行」自然獲得各界的肯定，清廷不只頒授了功勳牌，更賜予賞金；日本時代，則被推薦擔任「恆春地區總理」，他的行為在鄉里間備受推崇：「先生對這一群語言不通，非親非故的外國人，尚且奮不顧身挺身相助之俠義行為。及對於死者遺骸加以妥善安葬之仁者風範，足堪令人敬佩。這是楊先生的驕傲，也是保力人的光榮。因此，清政府於光緒元年，曾頒授六品功牌予楊老先生。獲救的琉球島民也共同贈送二百金以做酬謝，

但據說為清廷官吏所私吞了。」（張添金 2001）

楊友旺仙逝後，楊家公廳特別將楊友旺的牌位上崁入友旺公遺照，並且獨立供奉，以彰顯楊友旺之仁義俠風。直到今天，楊家公廳仍是保力最具代表性的家祠，每年的例行祭祖日，楊友旺派下共三房二百多位後裔，都會不辭千里回到公廳參與祭祀，完後大家一起「食祖公福」，席開二、三十桌，熱鬧非凡。

楊友旺的故居就在保力庄內，後代子孫都有不錯的



楊友旺的故居，至今仍有後人居住。

發展，玄孫楊錦華曾任車城鄉公所民政課長，後接任秘書，對地方發展頗有貢獻，其餘族親在庄內依舊備受尊敬。民國 68 年，日本沖繩縣宮古市丁村長會會長盛島明秀，為感謝楊友旺對宮古島漂民的救命之恩，親至保力村的楊友旺故居，致贈感謝狀給楊家的後代裔孫，這張感謝狀至今仍高懸在楊友旺故居的廳堂上。



楊家公廳將楊友旺的牌位上崁入友旺公遺照，並且獨立供奉。



楊家公廳仍是保力最具代表性的家祠。

產業誌

落山風下的「洋蔥哲學」

保力以及鄰近的統埔、車城一帶，是恆春半島最主要的洋蔥產地，這裡會成為台灣洋蔥的故鄉，完全是因為落山風而來。

洋蔥的洋字，代表是西方傳入中國的蔬菜，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栽植的蔬菜，原產於伊朗、阿富汗等西南亞一帶，先傳入埃及、地中海，後才傳入中國，洋蔥之名便因此而來。



恆春半島上洋蔥產量可以高佔全台八成以上。

又稱為圓蔥或蔥頭的洋蔥，食用的部位地下肥厚的鱗莖。這些外形似球體，生長於地底下的蔥頭，乃是由鱗片狀的肥厚葉鞘短縮於地下而成，由於洋蔥的原產地在中亞地區氣候變化劇烈，空氣乾燥，土壤濕度的變化更明顯，在系統發育過程中，形塑出洋蔥特殊的生態：短縮的莖盤、喜濕的根系、耐旱的葉型以及具有貯藏功能的鱗莖。如此一來，種植的條件也要有：巨大變化的早晚溫差，中、強度的光照，疏鬆、肥沃、保水力強的土壤，再加上乾燥的氣候…。

這些條件說明了為什麼在恆春半島上，洋蔥產量可以高佔全台八成的原因。半島的地質屬珊瑚礁風化層，含有豐富的有機質，是最適合洋蔥生長的土質，農人們在初秋種下蔥苗後，約一個星期便可開根發芽，再一個月後，開始長成肥厚的莖，進入落山風期後，強勁的風經常把莖和葉吹得歪七紐八，洋蔥筒形中空，當表面有蠟質的葉子無法自我保護，自然意識到生命受到威脅，便將所有的水份和養分儲存於鱗片中，以保存生命，留待來年重新發芽的機會。正因如此，如果這一年的落山風季長又強，愈能種出肥碩、美味的大蔥頭；反之，落山



選對時間種植，是洋葱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風愈弱，洋葱的莖葉長得愈好，葱頭就愈小且味道愈淡。
恒春半島的子民們，歷經過幾百年的落山風侵襲，早就學會了和惡劣環境共生的洋葱哲學，你看見過嗎？



落山風愈強，洋葱的莖葉愈受到摧殘，種出的品質反而更好。

統領埔的「護庄圳」

八瑤灣事件的焦點，大多集中在楊友旺父子出錢出力，救了十二位宮古島的漂民的姓命，事實上協助處理善後的人，還包括「統埔庄民林阿九、林椪獅父子（或稱張眉婆、林碰獅等人）」。

統埔為保力聚落北境，四重溪右岸的另一個客家人拓墾部落，原稱為「統領埔」，地名由來流傳最廣的說法是：「鄭時鄭軍開拓之地。當初鄭氏之軍隊自『車城灣』登陸，逐漸推展其開屯之區域，當時之林姓統領建立營盤於東方的『楝榔埔』，而『統領埔』之名亦因此而起。」

較可靠的說法如《車城鄉志》所載：「正式開發可能在道光年間，以張姓為最早，為保力張氏族親移居者，（一說郭氏較早），初期人口亦最多，張姓主

要聚居於屏 199 縣道的西側，俗稱『頂城仔』，其來台開基十二世祖尚發公於乾隆中葉時，自台南登陸後，先至竹田務農，再遷保力，十四世祖亂二公於道光年間才分居來統埔，之後並建立家祠名為『金鑑堂』。」（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 2004）

統埔就位於蚊罩山餘脈的二重溪山下，為排灣族外茄芝萊社（今稱大梅）的傳統領域，若不是保力聚落人口日漸繁盛，迫使一些較晚入墾的家族，必須外遷另謀生計，誰會願意遷到這山腳下的緊迫之地？



保力庄與統埔庄關係位置圖。（費得貞繪製）

從保力遷到這山腳建立聚落的客家人，為了生存，必須建構足以自保的維生系統，他們用人力將大石頭扛抬到溪裡，將菅芒覆蓋在上面，成功欄截四重溪的水，築成車城埤以灌溉農田，「車城埤，在縣城西北十五里，溉田三十埒，產發五千餘石。」（屠繼善 1960）統埔人還引車城埤的水圍繞著聚落四週，平時可做為灌溉的



統埔是四重溪右岸的另一個客家人拓墾部落。



圳路，遇到原住民來襲，則成了自保的「護庄河」，這條「護庄河」殘跡，直到 20 世紀末依舊可見，是拓墾年代的危險與艱辛，最好的見證者。

聚落規模小於保力甚多的統埔，日本時代初期才只是七、八十戶人家的小聚落，現今也只有一百五十戶左右，居民都以務農維生，洋蔥是最主要的產業，初建於日本大正 4 年（1915 年）的恆邑鎮安宮，是村人主要的信

（上圖）統埔的恆邑鎮安宮，是村人主要的信仰中心。
（下圖）統埔的「護庄河」殘跡，直到 20 世紀末依舊可見。



仰中心，21 世紀初，居民集資重建為八卦形的大廟，廟頂還塑有巨大關公像，遠遠就可望見，為統埔人心中最耀眼的地標。

歷史事件簿

琉球藩民之墓

統埔村更重要的歷史地標，應該是「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

這座位於統埔村統埔路三十九號，碑高一百五十三公分，寬四十五公分，花岡岩材質的墓碑，埋葬的就是八瑤灣事件發生後，遭原住民殺害的五十四位宮古島漂民，他們全都殉身在雙溪口，何以會葬在統埔呢？《車城鄉志》載：「先是由在雙溪口經營交換所的鄧天保，憐其屍骸暴露荒野，基於人道精神予以就地埋葬。後來再由救助另十二名生還者的保力庄長楊友旺、統埔庄民林阿九、林椪獅父子，協同移葬於統埔庄現址。」



保力庄長楊友旺、統埔庄民林阿九、林椪獅等人協同移葬所立的墓碑。

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日本遠征軍「征服」了原住民，主將西鄉從道著手重修舊墳，且於墳前新立墓碑，碑文正面「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碑文背面之內容：「明治 4 年 11 月，我琉球藩民遇颶破船，漂到台灣蕃境，誤入牡丹賊窟，為兇徒所殺者五十四人。7 年琉球藩王具狀以聞，天皇震怒，命臣從道往問其罪。今茲四月，候騎先發，諸軍次之。蕃人簞壺相迎，獨牡丹、高士滑等兇徒不下。五月擊兇徒於石門，斃巨酋阿碌父子以下三十餘人。我兵三道並進，屠其巢窟。九月牡丹、高士滑等餘類，請罪轅門。初琉人之遇害也，有廣東流氓鄧天保者，痛其非命，拾收遺體，即葬之雙溪口，後移之統領埔。茲重修舊墳，建石表之，以敘其略云。明治 7 年 11 月大日本陸軍將軍西鄉從道建之」。

西鄉從道還委託統埔庄民林阿九及



西鄉從道在墳前新立墓碑，碑文正面「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

林椪獅父子，每年分春秋兩次，召集庄民祭拜琉球藩民之墓。在和大清的和約中，也特別註明：「我國人民，生蕃被殺亡者，遺體現就當時收埋之舊址，更建墓碑表之。將來如有親戚朋友等航客就近港口之際，若欲藉便登岸掃祭者，務望使其即日登岸，拜奠而歸。」

日本大正 15 年（1926 年），日官方大幅修築「琉球人之墓」，並在碑座柱腳刻上罹難者的姓名。太平洋戰後，國民政府為了清除「皇民化的遺毒」，墓碑被摧毀隨意棄置；民國 68 年內政部明定為第三級古蹟，但碑文正面「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中的「大日本」三字曾遭塗 ，直到民國 71 年 3 月，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及統埔村民展開了「台灣遭難者墓地改修等關係市町村協議會」，屏東縣政府和車城鄉公所同意重修「琉球藩民墓」，民國 89 年，遭塗沒的「大日本」三字重新復原回來，才呈現如今的現況。

琅璚灣風雲



自古琅璚灣便是進出琅璚的重要海灣，攻台日軍也選在這裡登陸。（江敬業空中攝影）



發源地一南一東的保力溪和四重溪，出海口都在車城附近的大海灣。

這個大海灣有許多不同的名字，排灣族稱之為 Longkiaw 或 Lonkiu，荷蘭人將這個發音記在文獻中，最早的漢人卻依譯音記錄為龜壁灣，另有一些西方文獻記為 Lonc-kjau 或 Lonc—kijou，黃淑璣則稱為魚房港…，漢人漸多之後，要到琅嶠的人都在這裡登陸，因而成了琅嶠灣。

愈多不同的地名，說明這個地方和外人的接觸愈頻繁，主因琅嶠地方沿岸大都是珊瑚礁岩海岸，唯獨這個北起於海口，南止於龜山頭，呈不工整半月型、海底平淺、沙質細緻的海灣，沒有暗礁且浪平、風靜，自然成了遠古以來，外來者借此出入琅嶠地方的安全之所。

從荷蘭時代的採金人、明鄭時代的貿易者到清朝的移民者，多少人出入這個海灣，卻沒引起什麼人的注目，直到日本人來了，才有機會成為歷史舞台上的一個小角色。

琅璚灣的入侵者

歷史上的琅璚灣，有太多不同的人在這裡進出，大多是借道而行，唯獨清代末葉，日本人是以入侵者的角色，來到這個大海灣，而這更是改變恆春半島命運的軍事行動。

被風漂到八瑤灣，卻遭到殺害的宮古島人，雖然日方稱他們是「漁民」，但透過遇難者名簿上以頭銜來看，這些宮古島人真正的身分，是去向琉球王國納年貢的地方領導人、士族與商人，消息傳回宮古島，引起極大的民憤，迫使得琉球王國只得找日本求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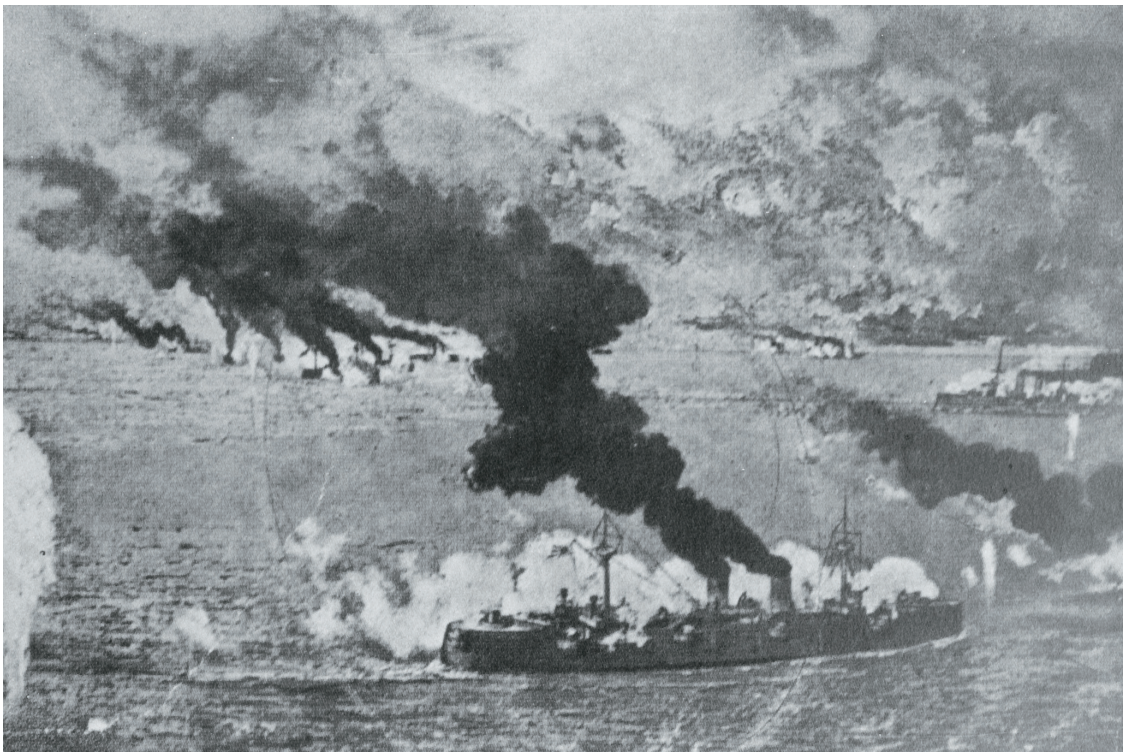
琉球王國向來都是大明朝藩屬國，為什麼會向日本求援呢？

嚴格實施鎖國政策的大明朝，唯一允許的海上活動，就只有藩屬國的朝貢。琉球王國為了海上貿易的需要，長期向



從豐田秀吉時代開始，日本便一心「南進」，「出兵台灣」只是計劃中的目標之一。（孫傳莉插畫）

大明朝稱臣納貢，卻藉著朝貢機會，取得中國的絲綢，再與日本交易賺取豐厚利潤。被中國拒絕在門外的日本，看中了這個管道，明萬曆 37 年（1609 年），德川幕府授意位於九州西南部（今鹿兒島縣全域）的薩摩藩，出兵佔領琉球王國的奄美群島，卻依舊保留琉球王室，以維持對中國朝貢貿易的權利，自此以後，琉球王國表面上仍舊是大明朝的藩屬國，實際上卻是被薩摩藩掌控的日本附屬國。



日本人對於攻台，一直保有高度興趣。（取自《日本台灣地理風土大系》）

八瑤灣事件爆發之後，琉球國要求日本出面討公道，日本卻遲了二年半才出兵，主要是日本「明治維新」後，大多數的武士都失了業，成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壇上又有「內治論」和「征韓論」兩派爭執不休，當局才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轉移內政的窘迫，「為了尋找發洩口抒發國內壓力，本已塵封一陣子的『征台論』再度復活，1874 年 4 月，日本任命大隈重信為台灣蕃地事務長官，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都督，準備遠征工作…。」（黃清琦 2013）

從豐田秀吉時代開始，便一心「南進」的日本，「出

兵台灣」的真正理由，絕對不只僅為了緩和士族對內政的不滿，而是為了執行「南進政策」，也就是將琉球群島、台灣、呂宋、宿霧以及摩鹿加群島全部納為日本國土，以實踐「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因此學者黃秀政便直指：「不能將掠奪台灣資源，或侵佔領土的動機矮小化。」（黃秀政 1992）

原任職廈門海關的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更是影響日本出兵台灣的重要人物。

清同治 6 年（1867 年），美國商船遊歷者號船員不幸被龜仔用社人殺害，為了處理後續事宜，李仙得曾以美國駐廈門領事的身分數度來台。沒想到過沒幾年，又發生宮古島人被殺害事件，此時他剛卸下公職，借道日本原要返回美國，卻因緣際會結識了日政府高層，於是積極遊說「生番地界」並不在大清國管轄範圍內，實為「無主地」，日本正可以此名義出兵，同時還提供許多相關的地圖與資料，更讓日本政府心癢難耐，於是聘請李仙得擔任「外務省顧問」，要他一起研議征台大計。

為了強化日本政府出兵的正當性，李仙得特別在上海出版了一本《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日本譯為《台灣蕃地所屬論》），做為日本出兵台灣「蕃界」的「正當理由」。此外，他還陪同日本特使副島種臣向清廷理論此事，卻得到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的回應：「殺人者皆屬生番，故且置之

化外，未便窮治…。」如此一來，更落實了李仙得「無主地先佔（occupation）」的理論基礎。

李仙得的這些「義舉」，不只讓日本國內的好戰派佔了上風，他自己也因而成了日本人口中「外交的恩人」，「李仙得擔任外務省顧問期間，提出三十餘條『覺書』（備忘錄），內容從『無主地先佔（occupation）』的理論基礎、攻打、經營台灣的戰略，乃至與中國的總



日本時代的琅璠灣，已成了琅璠最熱鬧的地區。（取自《日本台灣地理風土大系》）

理各國事務衙門之應對，都有詳細規劃。以李仙得對日本的『功績』，無怪乎被戰前日本的政治學者稱為『日本外交的恩人』了。」（黃清琦 2013）

日方雖得到李仙得的諸多協助，但真正要出兵台灣，還是相當謹慎，先是派出春日艦測量台灣近海水深和地形，又派了樺山資紀、兒玉源太郎和水野遵等人，來台探勘地形，「2 月初 10 日有日本國水師官姓水名野遵、並同伙洋人一名，攜帶游歷執照，乘坐小船，進抵琅璚、柴城一帶，查看牡丹社、龜仔角等處山勢形勝，欲繪輿圖…。」（王元稚 1959）

日本正式出兵台灣前，雖然一度迫於外交壓力，下令停止征討台灣，但陸軍中將兼「蕃地事務局都督」西鄉從道，卻以「已經準備妥當」為由拒不受命，斷然率領三千六百名官兵，從長崎出發直撲台灣，清同治 13 年（1874 年）5 月 8 日，全無阻礙的分批登陸了琅璚灣。

風土誌



琅璚灣一直是人民漁利之所，許多人在此以漁維生。

射寮港的營生者

地勢開闊的琅璚灣，清代末葉時，因港埠的需求愈大，早被改稱為射寮港。

清代所稱的港，指的是可以停泊船隻的江海口岸，並不一定需要有什麼設施；隨著琅璚地區被開發，住來恆春半島的人日益增加，射寮港的地位也愈為重要。

無論是琅璚灣或者射寮港，這個由四重溪和保力溪共同沖積而成的大海灣，自古也是琅璚地區重要的營生之所。鹹淡水交會的海域，是魚類最豐富的地方，許多人在這個海灣附近落戶，就為了捕魚以營生。

日本時代以後，恆春不再是獨立的行政區，加上公路次第開通，射寮港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只留下一些捕魚的舢舨船散落在海灣間，太平洋戰後，射寮港的捕魚小船更少，連射寮港之名都漸被人們遺忘了。

儘管產業沒落，大海灣還是留下了依四季變化而生滅的沙嘴地形，予



入冬以後，捕鰻苗人會有人在大海灣搭起小漁寮做為暫且棲身之所。



河口也是民間信仰中，各類儀式收兵或放符的場所。

人們欣賞它豐富的景觀風貌，更成為理解大自然堂奧最佳的教學素材。大自然從不會忘記在那個季節該扮演什麼角色，夏季時豐沛的雨水沖走了泥沙，還原了出海口的開闊景象；秋冬時節卻被河沙逐漸淤積而堆成沙嘴，就像吵了架嘟起的小嘴一般，甚至讓砂嘴封閉了河口，便成為「沒口河」。

大海灣中的漁人，成了偶而出現的配角，淺灘的沙底海灣，雖然只能放放小型的定置網，或者撒一撒八卦網，漁獲也不會太多，往往只夠一、兩餐的吃食而已；入冬以後，會有人在大海灣南北各處搭起小漁寮，那是捕鰻苗人寒夜中的暫且棲身之所。

河口的小海灣，還能看到民間信仰中，各種神明、各類儀式收兵或放符的奇特場景。幾次來回琅璚灣的經驗，就看到有人在這細緻的沙質海灘上召兵請神，也曾遇見調兵驅煞的法師…。有一年，我在四重溪出海口的沙嘴上，遇見了殘敗的五營燈，像是不斷地在質問我：為什麼人類用完了這些東西，就再也不屑一顧呢？

似龜之山如鍋底



四重溪下游的右岸的「清港浦」，是日本遠征軍最早選定的大本營之地。

台灣的教科書喜歡寫成「日軍草率攻台」的牡丹社事件，在日本卻是一個縝密的計畫，他們先派了樺山資紀和水野遵到南台灣進行「生、熟蕃」的調查，發現恆春半島上的族群非常複雜，計有：「琅璠熟蕃」（包括西拉雅族人、馬卡道族人等）、「琅璠十八社蕃」（斯卡羅族）以及「生蕃」（包括恆春阿美族、卑南族、排灣族…等）。大部份的「蕃社」對於牡丹社、高士佛社族人，卻有矛盾心理，甚至是敵對狀況，彼此相互支援、結盟的機會不大，日軍確認沒有後顧之憂，才決定要遠征台灣。

日本來的遠征軍，該在那裡登陸，

那裡又可做為後勤補給中心，當然也經過詳實的調查，牡丹社和高士佛社都較靠近東岸，日軍卻放棄在東岸登陸，主要是看中西岸的海灣開闊平坦，又有許多漢人的聚落，可以成為日軍的補給之源。當時的台灣，似乎沒有人把日軍的行動當作一回事，甚至日本的船都開到琅璚灣了，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鰲也才上稟台灣道說：「竊卑職等頃據琅璚差兵報稱：本月 22 日辰刻，有日本國火輪船一只到琅璚射寮港口停泊，船中裝大英、日本、琉球三國共計四、五百名，各整器械，聲稱明、後日尚有輪船到來，以俟人數齊集，即欲開往牡丹



日軍登陸地及設置大營之所。（費得貞繪製）



海拔約僅七十二公尺的龜山，是一處山頂平坦、外形若如龜之浮游的獨立山丘。

社等處攻剿生番。未刻，先遣洋人二十餘名上岸，至清港浦地方，相離柴城二里觀看營地，欲作營盤各等情。」（王元稚 1959）

西鄉從道的大軍登陸後，先派人勘查地形，選定「清港浦」做為大營。清港指的是四重溪下游的右岸的荒埔，他們先在這裡架設帳篷，做為遠征軍本營，還徵召鄉人建造土壘以為防護，沒想到 5 月 17 日夜半開始下大雨，地勢低窪的本營，彈藥和糧食都泡了泡水，日軍只好另尋設營之所，「清港浦營盤被水衝入，日人紛紛搬移至統埔莊外，一半搬至附近之龜山頂，分作兩營屯扎。」（王元稚 1959）

海拔約僅七十二公尺的龜山，位於保力溪出海口左岸，後灣聚落的北境，是一處山頂平坦、外形若如龜之浮游的獨立山丘，「龜山在縣城西十四里，自西屏綿互而來，斷而復起，高數十百丈。其山章形如龜伏，故名。」（屠繼善 1960）

這隻狀似會浮游的龜，排灣族卻視為一把倒覆的鍋子，因此就以「鍋底」之名來稱這座小山。由於視野開

闊，可以三百六十度俯瞰四重溪、保力溪河口海岸以及恆春縱谷平原，因此日軍營地淹水後，便在龜山設第二個營壘。其後清廷在恆春設治，更確認龜山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臨岸曰龜山，龜山之下，曰穀寮，沙平路坦，易於登岸。守西岸者，當以龜山最為扼要…。」（屠繼善 1960）

日本人正式領有台灣時，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以及第四任總督的兒玉源太郎，都曾經在牡丹社事件前，來到台灣擔任密探，他們都很清楚龜山的重要地位，這座小山也因此被列為軍事地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更在山腹間挖戰壕、碉堡，更令民間自挖防空洞，短短的幾年間，龜山被挖成一座空山。



國軍也曾在龜山駐防，從山腰間到平頂建有各種軍事構築和防禦設施。

戰後，國軍也曾在此駐防，從龜山的山腰間到平頂上，建有各種軍事構築和防禦設施，西側面海的隆起珊瑚礁面上，還可見到千瘡百孔的彈痕，都說明此地軍事地位之險要，直到 20 世紀中末葉，政府才撤除軍管。

如今的龜山已被墾丁國家公園列為景點之一，規劃有登山及山頂的環形步道，以及各方向的觀景台，東北角的觀景台附近同時也是龜山遺址的出土地，日本時代開始，就有考古學家發現龜山上的史前文化遺址，當時的研究注意到遺址中有一些貝類，和附近河海口現生種大不相同。戰後則到二十世紀的八〇年代，才又有李光周等學者進行研究，發現龜山遺址的史前遺存，至少包括三個不同時代的文化要素，最早約在距今 3500 年前，出土的人形紋陶器，其紋飾相當特殊，紋飾也看得到非常多的刻劃紋及圈點紋，在整個恆春半島，甚至台灣地區，這些陶器紋飾是非常罕見的。

龜山遺址還有不少陸地哺乳類動物的遺存，包括：台灣野兔、鼠、狗、雲豹、豬、羌和鹿…等；至於貝類遺留，淡水貝的蜆和錐蜷比例最高，海水貝則以蠑螺居冠。另外在龜山平頂東側發現了一個屬於龜山史前文化的複體墓葬。墓葬中，包括各種陪葬品，如琉璃珠、銅環、鐵刀、陶罐、骨尖器、穿孔豬牙等。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二十七枚穿孔人齒，人的牙齒穿孔有什麼用途呢？學者李匡悌認為是「父親去世後，兒子將父親的一顆牙

齒穿孔配載在脖子上，象徵著對父親的思念。」（李匡悌 2009）

只要天候不要太陰霾，四季都是遊龜山的好時節，一登上山頂，遼闊的視野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幅幅的好風景。如果是秋冬上山，滋味會更多一些，秋天時滿山的木鼈子正在結果，長滿軟刺，鮮紅色的果實令人驚艷；入冬之後落山風開始肆虐，上山去領受它獨有的勁道，當然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冬深時節，熟遍的山柚又為山上換了風景，一棵棵黃澄澄地掛在樹上，彷彿是為了這蒼白的季節，添加一點點的暖意吧！



龜山頂上展望良好、視野遼闊，四重溪與保力溪沖積的平原盡收眼底。

自然札記



蔓生於樹冠幅上的木鼈子，在龜山上到處可見。

苦或毒的木鼈子

野生於台灣中南部及花東地區平地到丘陵間，被許多原住民族做為野菜的木鱉子，許多人接觸到它的第一個疑惑，就是為什麼會叫做「木鼈子」呢？

木鼈子也寫作木鱉子，為葫蘆科苦瓜屬，有柄的葉子，邊緣有波狀小齒牙緣，基部近心形，先端急尖，通常呈三～五掌狀深裂，捲鬚長而粗壯，和葉子成對生長，乍看之下很像苦瓜葉，用手去搓或摸會出現苦瓜的味道；屬多年生草質藤本植物，具膨大的塊狀根，最粗的莖可長到直徑二、三十公分。

雌雄同株的木鼈子，每年 6~8 月，葉腋會開出淺黃色的單性花，花梗細長，最特殊的是花柄上具有苞葉；夏末秋初開始結成果實，圓形或長橢圓形的瓠果，外表有許多的軟刺，成長期為青綠色，成熟後轉為鮮紅色。

細看木鼈子的植株、葉子、花與果，無一處可以跟「鱉」扯上關係，最後切開成熟的果實，看見略呈扁平圓板狀、中間稍隆起的種子，四周還有十數個相對的鋸齒狀突起，加上灰褐色或灰黑色上出現的網狀花紋，就像是鱉的形狀，毫無疑問的，「木鼈子」之名乃因此而來。

在台灣，最早拿來應用的是阿美族、卑南族、魯凱族、排灣族與斯卡羅族。木鱉子為了對抗根部的黴菌、細菌以及軟體動物入侵，會儲



雌雄同株的木鼈子，每年 6~8 月葉腋會開出淺黃色的單性花。



木鼈子的嫩芽、嫩葉可鮮炒或煮湯，都相當受歡迎。



木鼈子碩大的果實，是原住民的野菜之一。

存大量的木鼈子皂甘、木鼈子酸、廣木香醇…等，阿美族人會取它的根莖搗碎，拿來泡水便成最佳的清潔劑；恆春的排灣族與斯卡羅族人，則將根莖去皮敲打成黏稠的汁液，放在衣物上搓揉以去污潔淨，也被拿來做為洗頭髮的洗滌劑。

木鼈子也是許多原住民族喜歡採食的野菜，每年春天開始，人們先從長出來的嫩芽、嫩葉開始採食，無論是鮮炒或煮湯，苦苦甘甘的味道相當可口；花落之後漸結出小果，這種青綠色的未熟果，也可以採來食用，料理的方法以切片快炒為多，也可以和嫩葉一起下鍋煮成湯。

青果時，果肉和未熟的種子可一起切片，是原住民常食用的野菜，由於它帶點苦味，被認為可降血壓，還相當受歡迎。成熟的果實，台灣許多報導都寫有毒，其實有毒的不是艷紅色的成熟果實，而是熟果中的種子，籽粒飽滿、不破裂、體重、內仁黃白色、不泛油的種子，雖有毒卻也是中醫藥書中具消炎解毒、消腫止痛的良方。

從外到裡都呈鮮紅色的木鼈子熟果，在越南和南亞一帶，被視為可增進活力命和健康能力的「來自天堂聖果」。生活在熱帶的人，喜歡拿紅色的種子外膜和煮熟的米飯混在一起，平時則因它具有獨特的香味，在特別的慶典節日，更因紅色而更增喜慶的芬圍。

旅行札記

龜山頭出化石

不管從那個角度看龜山，最讓人好奇的恐怕就是：為什麼在這開闊的河口沖積地上，會出現這座山勢均勻、山頂平整的小山呢？

位於後灣之北，保力溪出海口左岸的龜山，和南鄰的大平頂台地相隔不遠，且地質上都屬於珊瑚礁岩，因此有人認為龜山和太平頂台地原本是相連的地層，只因 2200 年前地層的抬升與河水沖刷，使得臨海的龜山形成獨立的山丘，四境又為低矮的河流沖刷地，自然使得龜山的形象更為突出。

從山腳到山頂，龜山到處都可見到俗稱硓𥑮古石的珊瑚礁岩，事實上，組成整座龜山的都是更新世中期至晚期的恆春石灰岩地層，珊瑚礁岩並不只是隆起於地面而已，更一直延伸到海底層，因此龜山臨河以及臨海的兩面，都可看見裸露的海岸階地。

地質年代的「更新世」，距今約 260 萬年至 1 萬年間，這段時間冰川作用最為活躍，發生一系列冰川



龜山到處都可見到俗稱硓𥑮古石的珊瑚礁岩，屬於恆春石灰岩地層。



龜山腳臨海處，可見到許多化石，也是珍貴的大自然教室。

期和間冰期氣候迴旋，使得地殼變動相當劇烈，許多生物因而被夾在地層中形成化石。

更新世中期至晚期，指的是 130 萬年到 1 萬年前，此期間全球氣候和環境的變化尤劇，地層的運動也很頻繁，恆春半島上的珊瑚礁岩大多是在這段時期，歷經過隱沒、抬升…等交互作用，使得許多原本位於海底的珊瑚礁岩，成了特殊的高位珊瑚礁岩地景。

位於龜山西北境，保力溪與海洋交會處，還有一座珊瑚礁小丘，稱為龜山頭，龜山大橋南端的捕魚小徑可以來到這裡，是觀光客不會打擾的秘密路線！深冬時還是觀賞保力溪砂嘴的最佳地點，匍匐長在珊瑚礁岩上的水芫花，會以不同的姿色提醒您季節的不同。更可任您慢慢欣賞遭海水掏洗、切割出來的珊瑚礁岩海階，許多珍貴的夜光螺、嶸螺、扇貝、血蛤…化石，就被埋在這些海階中，細細尋看必定不難發現這些存在數萬年甚至上百萬年，只為與您相逢而化成石頭的軀殼。

寫在後灣的歷史



後灣是一處半月形且平緩的天然海灣，和龜山緊緊相鄰。

龜山的西南方，太平頂稍北有一處南北皆珊瑚礁岩，內灣處卻為平坦沙地的海灣，從清代最熱鬧的柴城（車城）看來，正位於龜山之後，因而稱為「後灣」。

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後灣，跟牡丹社

事件日軍攻台有關，「車城外西南地曰『後灣』者，倭人舊營之址也。」（屠繼善 1960），直到清代末葉，這裡仍被認為是灣淺水惡之地，「濱海當風，水泉又惡。當時彼族居之，病、亡相繼；且船上砲彈可及，故准軍之至，棄而不處…，惟倭人舊營，雖只係草屋，然交收後不數月，今無一存。或云火焚、或云風壞，四顧蕩然。」（屠繼善 1960）

屠繼善所說的：「當時彼族居之，病、亡相繼」指的是日軍攻打牡丹諸社後，卻另圖久居之計，根本沒想要撤軍，清廷抗議也置之不理。清同治 13 年（西元 1874 年）盛夏，日軍感染上了瘟疫，病死及病危者達五百餘人，於是在英美等國的調停下，清日雙方終於達成和議：清廷必承認琉球主權歸日，還賠償日方五十萬兩…等條件，日軍才在年底撤軍，臨走前還立了一方石碑紀念，卻遭清軍拆除棄置。



日人設置的「明治 7 年討蕃軍本營地」，位於今海生館停車場。

中日甲午戰爭，讓日本真正統治了台灣，日本人當然不會忘記這段歷史，大正 5 年（西元 1916 年）十月，恆春支廳長鹽尻彌太郎重建一座砂岩材質的石碑，碑高一百零七公分，寬八十公分，並題上「明治 7 年討蕃軍本營地」，責成大平頂區長陳水成、射寮庄保正陳本及保甲民協力完成，昭和 10 年，台灣總督府下的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曾登錄



後灣的馬卡道族人，每年仍盛大舉行「跳烏嘮」祭典。

並指定此地及紀念碑為重要文物史蹟，兩年後還撥款整修。到了太平洋戰後，石碑埋入荒煙蔓草中，民國 85 年興建海洋生物博物館時，才重立紀念碑於停車場附近，可惜來到這裡的人，想的都只是館內的那些水中動物，有幾人會來探看這座石碑呢？

南遷到四重溪峽谷的馬卡道族人，於光緒 17、18 年遭到水患時，少數人遷居至此，聚落中仍保有馬卡道族的老祖崇祀，每年陰曆年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後灣三玄宮的「乩花」都會親自主持「跳烏嘮」祭典，儘管已融合許多民族的色彩與儀式，「乩花」裝扮相當奇異而突兀，卻是半島西岸上最盛大的老祖祭儀。

後灣也有不少漢人移入，包括原居茄苳湖的尤姓、張姓人士以及來自小琉球許姓人士相繼遷入，儘管「濱海當風，水泉又惡」，初期來到這裡的人還是得靠海營生。

半月形且平緩的天然海灣，是傳統牽罟漁法最佳的場所，日本時代，後灣主要的漁法就是牽罟，每一次都有相當豐盛的收獲，此外也有近海的小船撈捕作業，冬季則以撈魚苗為主，直到今天，後灣仍是一個很小的漁村，但海灣中沒有任何的人工港設施，所有的漁船都要

自備一條接駁用的小船，漁民才能登船或上岸，這種大船換小船才能登岸的漁村景緻，已成後灣最特殊的人文風景。

民國 83 年，後灣稍北的日軍駐營地，動工興建海洋生物博物館，沒想到從挖地基開始，卻意外引來一批又一批玩石人，原來挖出的「廢土」都堆放在海邊，這些珊瑚礁岩中有不少奇岩和化石，自然吸引不少人日夜都來尋寶。

後灣聚落南北兩境的珊瑚礁岩岸，是幼魚生長地，潮間帶以下則是許多海洋生物最佳的生活空間，常見的有：蠕蟲、軟體動物、海綿、棘皮動物、甲殼動物…等，另外還有許多的陸蟹，生活在潮間帶上的沼地。每一年在地人士都要舉辦守護陸蟹的活動，是恆春半島上守護環境與生態，最具代表性的聚落之一。



後灣必須由大船換小船才能登岸的漁村景緻，已成特殊的人文風景。

產業誌

取鹽鹵煮海鹽

台灣四境臨海，取海鹽食用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人類為什麼會知道海水可以取鹽？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懂得採取海鹽的方法呢？

關於海鹽的文獻資料相當的少，歷史卻非常久遠，依歷史文獻所呈現的記錄，遠在西元 3 世紀左右，台灣的原住民便已懂得採鹽食用，中國三國時期吳國臨海郡太守沈瑩所寫的《臨海水土誌》，留下這則記錄：「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餚。」

中國元朝汪大淵所寫的《島夷志略》，記載台灣原住民已經用海水煮鹽：「土潤田沃，宜稼穡。氣候漸暖…，煮海水為鹽，釀蔗漿為酒。」

在後灣，就遺有礁岩上採岩鹽的口碑，年紀大一點的人更有取海鹵煮鹽的經驗，他們所取的海鹵，是海岸邊自然成形的。海岸較高位珊瑚礁岩上的壺穴中，海浪撲打礁岩注入其中的海水，無法流回大海，任炙烈陽光的曝曬以及強烈海風的吹襲，水份逐漸被蒸發，留在壺穴中的海水濃度愈來愈高，自然成為天然的鹽鹵。

取到足夠的鹵水，過濾去掉雜質，再倒入大鍋中升火煮鹽，煮到泡沫漸多時要再起鍋過濾一次，完後再用慢火細熬，等到鹵水幾近全乾，為了避免鍋底的鹽燒焦，開始改用大鏟炒鹽，耗費體力的炒鹽工作約需進行 2、30 分鐘，鍋中的鹽粒漸成結晶，天然、健康的海鹽也就完成了。

耗時費工的海鹽製作，跟利用機械器具從海水裡萃取出氯化鈉而來的精製鹽，最大的差別在於精鹽只剩下有鹹味的氯化鈉，一旦攝取過多，容易引發高血壓等疾病，造成健康失衡；完全取海水熬煮而成的天然海鹽，含有天然的鎂、鈣、鉀、碘等豐富礦物質，真正有益於身體的平衡與健康。

取鹽鹵煮海鹽過程：



a、舀取岩洞中的鹵水



b、倒入鍋中熬煮



c、大火煎煮鹵水



d、去掉鹵中雜質



e、慢火熬煮翻炒



f、不斷翻炒至乾



g、營養海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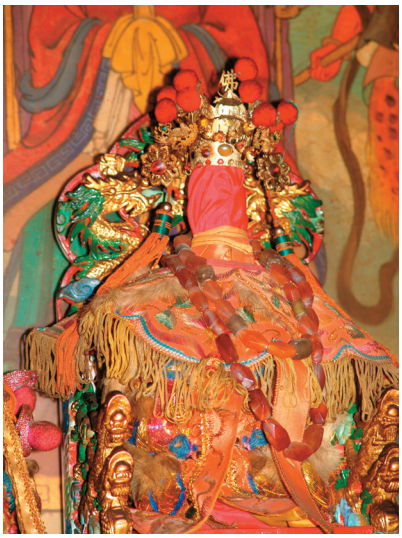
老祖庇佑的射寮庄



射寮是馬卡道族人所建立的小部落。

日軍為了「討伐」牡丹社的原住民，從射寮港分批登陸，射寮港之名則因保力溪下游左岸的射寮聚落而來。

射寮也稱社寮或謝寮，日本學者伊能嘉矩認為，保力溪出海口的沖積平原上，早在清乾隆初年便有福佬人入墾。但這批最早的入墾者，卻可能因地勢太低而他遷，現今的射寮聚落，乃是清光緒年間馬卡道族人所建立的，「據調查，



江夏堂黃氏公厝供奉的祀壺，是半個射寮人的信仰中心。

村頭（東）黃姓公廳內奉有老祖，至今仍由四房子孫輪流供奉，村尾（西）楊家則以每年九月初九日舉行「跳戲」著名，雖無法證實與平埔族的關係，但因而有『射寮熱鬧龜山腳』之俗諺留傳。」（施添福 2001）

村頭黃家和村尾楊家確是射寮聚落的兩大開基家族，他們是來自放索社的馬卡道族人，清代中葉遷徙到四重溪峽谷，光緒 17、18 年遭逢大水，社地被淹沒，族人四處他遷，有兩個已接受漢人姓氏的家族，遷到保力溪左岸建立部落，柴城的漢人稱此地為社寮。

位於聚落中心，門牌為射寮路九號的江夏堂黃氏公厝，外表只是一間普通的祠堂，卻是半個射寮人的信仰中心，祠中供奉的是馬卡道族人信仰的老祖祀壺，右側還奉有老祖的金身（神像），此外還仿照漢人的形式，用紅布製香火袋，上書「老君老祖香火」，供子弟帶在身上或掛在車上。

每年陰曆年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夜，是恆春半島馬卡道族祭祀老祖的日子，江夏堂黃氏公厝例行也會舉行「跳烏嘮」祭典，族人除了準備酒肉、粄…祭品前來祭祀老祖，入夜後要在廣場上擺置祭台，中有一只擺滿祭品的「敢箝」（竹編用來曬農作物的器具），外圍擺置



村尾楊家也供奉有老祖，如今香火已漸式微。

七張小板凳，是老祖七姐妹的坐位，族人圍在祭台外唱歌跳舞、飲酒吃肉，是為「跳烏嘮」，每每都要到夜半方休。

射寮村尾的楊家，是射寮的兩大家族之一，同樣保有老祖的祭祀，早期仍有「乩花」主持每年陰曆第一個月圓之夜的「跳烏嘮」時，是整個射寮庄最盛大、隆重且熱鬧的祭儀，因此才會出現「射寮鬧熱龜山腳」的俗諺，龜山下指的就是射寮庄尾。20 世紀末，楊家的祀壺改成木雕的神像，神龕上的主神也換成太子爺，每年最熱鬧的祭儀，不再是「跳烏嘮」，而是 9 月 9 日太子爺聖誕千秋的「扮戲」（請野台戲或布袋戲演出）。



黃氏公厝例行也會舉行「跳烏嘮」祭典，要擺置「敢筍」及七張小板凳。

風土誌

新街的擋水箭

射寮聚落東北境，保力溪的右岸有一個名叫新街的小聚落，這個聚落是清咸豐初年，福佬籍的張光清眼見柴城（車城）商市鼎盛，決定在當時琅璚灣的內陸，建立新的裝卸貨物碼頭，形成新的市街，因而稱為新街。

恆春建縣之初，新街因佔水運之便，成為恆春城最重要的進出口岸，商市規模甚至超越柴城，官方更在這裡建立迎接官員的行台，「行台：在新街，距縣十里。光緒元年設縣時，各憲由郡輪舶來恆，知縣周有基以新街近蟳廣、後灣各海口，便於登岸，建為各憲駐節之所。」（屠繼善 1960）

清光緒 17 年（1891 年），四重溪及保力溪水患成災，大量的土石淤積在兩河間的低窪地帶，新街內港完全被掩埋，碼頭因而消失，街肆被毀、商況不再，新街乃由盛轉衰。曾經享受過繁榮盛景的新街人，為了避免水患再次侵害莊園，損及人民生命，於是請來高功法師，在保力溪北轉接近新街聚落處，設置石碑上刻擋水箭符，以制水患，神奇的是此後新街再無水患。

直到今天，這方座落於新街聚落南方的擋水箭石符仍在，祭拜的人卻只剩下地主而已。



新街曾因佔水運之便，商市規模甚至超越車城。



保力溪北轉接近新街聚落處，設置石碑上刻擋水箭符，以制水患。

石門山戰役

遠道而來的日軍，目標當然不可能是龜山以及山下的幾個聚落而已，他們很清楚殺害宮古島漂民的是高士佛社人，但整個山區勢力最強大的則為牡丹社，因此擬定這兩社為主要「征討」的目標。為了避免軍事行動引起半島其他諸社的恐慌，進而聯合起來與日軍為敵，因此派了官員去拜訪「琅璚十八社」總頭目，說明日軍的目標只有兩社，與其他各社都沒有關係，只要他們不與日軍為敵，且不提供給他們任何援助，日本將會保護他們的安全。「（3 月）25 日（陽曆 5 月 11 日），福島九成同日本官三員入內山，賞豬勝束社頭人小卓杞篤，（系番社頭人卓杞篤之子）八瑤綱率等社，各給銃二枝，刀一把，紅綾花手巾等物。」（羅大春 2004）





易守難攻的石門峽谷，是排灣族人藉以憑障的天險。

日軍的分化策略果然奏效，「26 日，小卓杞篤送牛二隻赴日營答謝。」其他的各社，也持觀望的態度，讓日軍不必背腹受敵，自然可以積極準備攻打牡丹社。

牡丹社人當然不甘示弱，派出族人守在石門山（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遇到前來探查的日本兵，就直接出了草，「初 3 日（陽曆 5 月 18 日），日兵十六名



日軍久攻不下，乃攀上峭壁居高臨下，迫使牡丹社人敗逃。（取自日本時代風景明信片）

往保力山腳巡哨，行至四重溪與石門交界之處，被牡丹番開銃打傷一兵，取去首級。日營得信，出隊往救，生番逃歸，並未交戰。」（王元稚 1959）

陽曆 5 月 21 日與 22 日，雙方在石門附近接續爆發一些衝突，先是「日兵十餘人，仍往保力山腳巡哨，至石門洞，被牡丹社番放銃打傷六名皆斃。」日方當然不肯善罷干休，由日本陸軍中校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一百五十人進抵石門，原住民原本憑著天險以阻止日軍進犯，久攻不下的日軍，竟然攀上峭壁居高臨下，將整

個戰局逆轉，「生蕃受傷二、三十人，斬去首級十二個，大敗奔逃」，連日軍都沒預料到的是這十二個首級中，竟包含了牡丹社頭目 Aruqu（阿碌）父子。

英勇善戰的牡丹社頭目阿碌父子，死在石門戰役中，使得大多數原本採取觀望態度的部落，立刻轉而靠向日本。



現代政治人物在古戰場舊址所立的事件碑記。

四重溪「出湯」



四重溪為茄芝萊社人傳統的獵場，稱為Chuden，乃指沖積出來的土地。

日軍在攻打牡丹社之前，先派兵沿著保力山腳「巡哨」，真正目的是勘查地形，做為進兵路線的參考。

從琅璚灣沿著四重溪上溯，先要經過四重溪和保力溪共同沖積成的車城沖積平原，過了內埔山腳下的大曲流，四重溪還有稍大的沖積地，愈往上溯，石門山（虱母山）和五重溪山便愈緊靠，終成兩山對峙成峽谷的地景。

四重溪除了是指發源自女奶山系，穿越現今牡丹鄉的一條河流，也是一個地名，河流從出海口起計，有一重溪、二重溪、三重溪、四重溪、五重溪；早期居民出入都沿河而行，每過一次水便為一重溪，二重溪涉二次水、三重溪過三次水，四重溪自然是涉水四次之意，五重溪則在南勢湖山下大曲流沖積的荒埔，現今稱為石門埔，過此便是兩山緊併而成的石門隘口。

今稱四重溪的地方，也是四重溪和大梅溪的匯流地，為茄芝萊社人傳統的獵場，稱為 Chuden，就是指沖積出來的土地。

日本治台之始，駐在恆春憲兵屯所曹長高橋憲兵，「發現」了這個沉積岩層中自然湧泉的溫泉，因而名為「出湯」，大梅溪則成了出湯溪，明治 29 年（1896 年），建了第一座浴槽使用，次年有日人松原次郎，來到這裡想經營浴場，卻不幸遭原住民殺害。明治 31 年（1898 年），恆春廳長柳木通義決定開發四重溪，命令常到這山區和原住民做生意的王番九、王清和、董滿龍…等人到溫泉附近設立據點，同時設置警察派出所以及興建浴場，溫泉區才開始有了雛形。

大正 3 年（1914 年），日本政府為了收繳原住民的槍枝，引發了大龜文社、四林格社…等激烈抗爭的「南蕃事件」，派出所與浴場都被原住民焚毀，不久漢人在附近的平原種稻米，並設有碾米廠，漸成物產交易所；



日本時代以後才在四重溪發現溫泉，並且逐漸興建為溫泉浴場。（取自日本時代公開發行的風景明信片）

三年後，物產交換的業者集資捐建浴場，四重溪溫泉恢復的舊觀。大正 12 年（1923 年），車城庄開始經營公共浴場，四年後改由高雄州接手管理，當時已經有了濱津館、伊豆館、龜山旅舍…私人經營的溫泉湯屋，溫泉區的基礎才逐漸奠定起來。

昭和年間，為了天皇胞弟高松宮宣仁親王夫婦要來此度蜜月，地方政府發動民工砌石路基，從柴城經四重溪，最後可通抵台東。四重溪溫泉因而聲名大譟，也才有機會和北投溫泉、草山溫泉（陽明山溫泉）、關子嶺溫泉並列「台灣四大名泉」。

太平洋戰後，國民政府將四重溪劃為溫泉村，來自於頂茄芝萊山麓的溫泉仍終年不絕，泉溫常年保持在

50℃～65℃，初春時最高，夏秋稍低，pH 值 7.62 ～ 7.8 間，因溶入大量石灰質形成的鹼性碳酸氫鈉泉，含豐富的礦物質，泉質相當好，觸感細緻滑溜，透明潔淨無味，可浴可飲，一直都是南台灣人最愛的溫泉。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展觀光，四重溪溫泉當然是重要的景點，因此做了許多的基本設施，還開闢免費的泡腳池，一年四季都吸引人們到四重溪泡湯或是泡腳。



號稱「台灣四大名泉」之一的四重溪溫泉，政府建有免費的泡腳池。



如今的四重溪，因溫泉事業發達而顯得相當熱鬧。

地理誌

三重溪河床上的洪荒地景

沿著四重溪上溯，過了內埔山形成的大曲流後，原本兩岸都是沖積地的溪流，進入三重溪段，右岸卻驟現拔高三、四十公尺的山壁，山壁中還有 199 號縣從中穿過，這陡直高聳的山壁，乃是海口山東南境，直下沖積平原的稜脈。

挾著大梅溪的水往西南奔流的四重溪，遇到了南勢湖山擋道，河流轉而向西，直衝海口山的東南稜，經過河水不斷的侵蝕與切割，臨河的山壁成了陡崖，被切割的稜脈部份殘存在河床上，形成一大片紋路清晰、岩面多變的壯麗地景。

海拔一千零六十二公尺的里龍山，是恆春半島上的第一高峰，北往南走的山脈，經蚊蟯山下到最南端的海口山，都是東面陡峭、西面稍平緩的地形，地質則屬牡丹層中的里龍山砂岩，「里龍山砂岩以厚體砂岩為主，易形成陡稜的地形，所以在車城溪至石門的 199 號縣道上，往西北方望去，很明顯的可以看到，里龍山山脈由蚊蟯山以南至海口山以東的山坡非常陡峻，而且由稜頂直落大梅溪，落差近五百公尺，就是受里龍山砂岩的影響。」（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 2004）

岩性比牡丹層更硬的里龍山砂岩，不僅形成陡稜的山脈，既使被河流切割而過，殘留在河床中的厚體砂岩層，每片岩層的厚薄不一，被河水侵蝕的情況自然也不相同，鬆軟而薄的被河水帶走，堅硬而厚重的較不容易被侵蝕，不僅在河床上殘留一道道的岩脈，大小不一的岩



三重溪河床上的地景，乃是侵蝕與切割南勢湖山所形成的。



站在不同的角度，殘存岩層呈現出的就是不同的風景。

塊，更是構築河床地景最重要的推手。

199 線縣道往東行，在二重溪的大曲流處，溫泉社區碑前右轉沿河的產業道路，走到三軍聯訓基地的管制門前右轉，過了懷恩橋後立刻左轉，沿河走約五、六百公尺，河右岸貼緊的山壁，乃是被四重溪侵蝕掉的里龍山砂岩層，山壁下方的河床上，還遺留有軟硬不同岩層的殘蹟，不僅岩層脈絡分明，高高低低節理交錯，構成一幅幅構圖奇異、變化無常的洪荒地景，相當值得一觀。



大小不一的岩塊，都是構築河床地景最重要的推手。

產業誌



四重溪天然的環境，適合人們放養鴨子。

四重溪的紅仁鹹鴨蛋

到過車城、四重溪旅行的朋友，許多人都好奇：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紅仁鹹鴨蛋呢？

所謂的「紅仁鴨蛋」，指的是蛋黃顏色較紅或較深的鴨蛋，台灣人的觀念中，自古認為蛋黃的顏色愈深，就代表愈好的蛋，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傳統觀念。至於鹹蛋，則是透過鹽醃漬的方式，使之可以保存更久一些。

漢人很早就用鹽醃漬的方式，來處理生產過盛的鵝蛋和鴨蛋，元代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中的〈收鵝鴨蛋〉載：「水鄉居者宜養之。雌鴨無雄，若足其豆麥肥飽，則生卵，可以供廚，甚濟食用，又可以醃藏。」

醃蛋很少用雞蛋，因其鮮嫩味美，以直接料理為宜，加上皮薄也不適合醃漬。鵝蛋或鴨蛋都帶有一點腥味，許多人不喜生食，加上這兩種蛋皮較厚，醃漬過程中較不易破裂，更重要的是蛋黃顏色較深，才能醃出「會出油、顏色紅」的上品鹹蛋。

四重溪水源豐沛，加上溫泉水含有豐富的礦物質，住在沿線的漢人很早就利用這天然的資源來養鴨或

用紅土加鹽浸泡，才能讓鴨蛋更入味。



鵝，最早的目的是為了禽肉，等到四重溪溫泉成了南台灣的泡湯聖地後，才有人向觀光客推銷這種「溫泉鴨蛋」，後來又有不同業者改以「紅仁鹹鴨蛋」為號召，相當吸引消費者，因而創造出了四重溪的鹹蛋王國。

為了滿足觀光客的需求，四重溪曾經遍佈養鴨人家，河兩岸也闢有許多水塘，每天凌晨三、四點鐘，養鴨人家就得趁天微亮時起床到鴨寮裡撿蛋。放牧方式養殖的菜鴨，大多在半夜下蛋，必須在天亮前把蛋撿走，再放鴨子到水塘或溪河中覓食，黃昏時分又要把鴨子趕回鴨寮好下蛋。

鴨蛋要清洗乾淨，才能製作鹹鴨蛋，材料是鹽、紅土和溫泉水；鹽採用含有礦物質的海鹽，紅土來自於西台地的半砂土，黏度和有機質

四重溪仍有少數農家開放 DIY 製作鹹蛋，讓消費者透過實作過程。



都適中，水則直接取四重溪的溫泉水來用，含有礦物質和微量元素外，生菌也少許多，將這些材料混成鹹鹹的紅土漿，再將鴨蛋放入醃製，雖然入味的時間較長，但無論香氣和口感都贏過其他地方許多，這也是四重溪的「紅仁鹹鴨蛋」廣受歡迎的重要因素。

四重溪的「紅仁鹹鴨蛋」闖出了名號之後，連車城的福安宮前後攤販、商家，屏鵝公路上的賣店也紛紛掛起「紅仁鹹鴨蛋」的招牌來了，但現今四重溪所養的鴨子數量，根本不到鴨蛋數量的十分之一，可見許多鹹鴨蛋都是從外面批購而來的，這些鴨蛋來源不清楚、加工過程不透明的外來蛋，品質和安全都可能會有問題，更可能嚴重損及四重溪鹹鴨蛋的聲譽。

為了和外來的蛋做區隔，四重溪有一些自產自售的鴨農，採取開放養鴨場及 DIY 製作鹹蛋的方式，讓消費者透過實作過程，更了解鹹蛋製作過程與價值，在公共泡腳池附近的潘氏養鴨農場，便是完全堅持自產自銷，過程完全透明公開，並提供 DIY 製作鹹蛋體驗的專業農場。

石門古戰場



日軍攻打牡丹社最重要的決定性一戰，莫過於殺死了牡丹社頭目 Aruqu（阿碌）父子的石門戰役。

石門地名的由來，牡丹鄉公所的文宣資料說：「石門由海拔三百七十公尺的虱母山和海拔四百五十公尺的五重溪山相峙而成，兩山絕壁陡峭，中間孔道通往牡丹隘口，儼如門戶一般，是以有『石門天險』之稱。」

發源自女奶山系的四重溪，匯入竹社溪之水，沿著茄芝萊山系與五重溪山系間的谷地往西南方流去，卻被五重溪山和石門山（虱母山）共同形成的稜線堵住去路，四重溪在谷地中轉了幾個彎，終於找到較鬆軟的岩層切割而下，再經長時間的侵蝕、搬運作用，讓原本同一條的山稜變成兩片獨立的斷崖。這些山



由厚層的砂礫岩層與砂頁岩互層組成的五重溪山和石門山，岩質硬具抗侵蝕性。

乃由厚層的砂礫岩層與砂頁岩互層所組成，岩質硬具抗侵蝕性，既使下方鬆軟的岩石被侵蝕、搬運走了，山上較硬的砂礫岩層依舊挺立在山崖上，或者成為陡直的岩壁，或是成為孤立的小山，終而成為雙峰夾峙、高聳挺立、岩層突出、地景雄偉、形勢險要的「石門天險」。

由兩個斷崖夾峙而成，兩側絕壁陡峭，相隔約只有十五公尺，下方有四重溪奔流而下的小小隘口，自古為

排灣族茄芝萊社的領地，更是外人進入原住民部落的唯一通路。日本遠征軍準備進犯牡丹等社時，排灣族人便在這裡佈防，族人想憑著易守難攻的險要形勢，阻擋日軍火力，甚至想藉其居高臨下的地理優勢，打敗來犯的日本人。

日軍在射寮登陸以後，不斷派兵到保力山下去探勘地形，對於敵人的斥候，牡丹社人當然不會放過他們，肇生過幾次小規模的衝突，雙方互有傷亡。到了 5 月 21



日本時代設於車城鄉境內的「石門古戰場紀念園區」。



牡丹鄉公所設立的石門古戰場地標。

日，日軍又到保力山腳巡哨，來到石門洞時被牡丹社和高士佛社的原住民發現，日軍不敵敗退。

第二天，日本陸軍中校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一百五十人再度深入到石門隘，排灣族人據守在石門天險之上，奮力退敵，日軍強攻無效還有多人死傷，只得改採分擊戰術，兵分兩路繞到山後夾攻原住民，排灣族人的防線終被擊破，抵抗日軍的原住民有二十幾人傷亡，連指揮的頭目 Aruqu（阿碌）也當場成仁，日軍割下他們的頭顱帶回本營地示眾，史稱此役為「牡丹社事件」。



牡丹鄉公所設立的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中，用大型展板清楚交待事件來龍去脈。

如今在車城鄉和牡丹鄉，都各有不同的「牡丹社事件」紀念地標。石門隘口之前的車城鄉石門埔（五重溪），有一處石門古戰場史蹟公園，日本時代的昭和 10 年（1935 年），便指定「石門古戰場」為「史蹟紀念地」，第二年又在石門埔北方的小丘上，建立「征蕃役戰死病歿忠魂碑」及「西鄉都督遺跡碑」；過了石門隘則進入牡丹鄉地界，牡丹鄉公所除了蓋了一個牡丹鄉歡迎牌樓外，更在西境的山坡上，蓋了一座「牡丹社事件紀念公園」。

這座 2008 年落成的紀念公園，佔地達十二公頃，主要設施有：停車場、紀念碑、人行步道、祭台，以及沿步道而設的故事牆…等，其中最有價值的，莫過於由牡丹社出身的在地研究者高加馨所寫的故事牆，透過歷史的考據，併兼顧族人的口述歷史，將牡丹社事件完整描述，只要您肯花一點點時間，彷彿就親臨歷史現場，親身感受原住民在外強凌虐下的悲苦歲月。



牡丹鄉公所設立的牡丹社事件展板，內容相當詳實。

歷史事件簿



日本時代便在石門古戰場興建「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一座。

失落的日本功勳碑與紀念碑

日本領台之後，對於牡丹社事件的「征蕃成功」的事蹟，一直希望表彰出來，卻因各地的「蕃情」一直不穩定，直到昭和 10 年（1935 年），才將石門古戰場以及龜山本營址一起指定為史蹟，隔年 3 月，又在古戰場前的山丘上，興建表彰碑及紀念碑各一座。

日本當局在古戰場前建立「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主要就是為了表彰攻台的主帥西鄉從道以及日軍遠征軍「征蕃」成功的事蹟，除了寬厚的碑座，碑柱更是高聳巨大；民國 42 年，首任的屏東縣長張山鐘，以這座紀念碑宣揚日本軍國主義，「有辱國風」的名義，將原本的「西鄉都督遺蹟」幾個大字上貼了「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等八字，目的則是為了「表彰原住民同胞誓死不屈的偉大精神」。



「征蕃役戰死病歿忠魂碑」，位於「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右前方，今只剩下基座。

日本當局另外在山坡上設立的「征蕃役戰死病歿忠魂碑」，主要是紀念牡丹社事件中，在台灣埋骨的日本兵，日軍遠征軍在攻台戰役中，雖然只有十二名士兵戰死，卻因恆春半島夏季濕熱，日軍無法克服水土不服的問題，致使五百多名士兵死於熱病。

這座「征蕃役戰死病歿者忠魂碑」，原本立於 199 縣道路旁的山坡上，民國 54 年拓寬縣道時，曾被拆除棄置，後來經民眾抗議，車城鄉公所才改建於高台上的「西鄉都督遺蹟紀念碑」右前方，但不知何時碑石再度遺失，現今只剩下殘遺的碑座。



戰後屏東縣長張山鐘在「西鄉都督遺蹟」上貼了「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等八字。

Cecevakan 舊社遺址

進入石門隘口之後，第一個村落就叫石門村，由於牡丹社的行政中心就設在這裡，已成為牡丹鄉最大的聚落，這裡原本只是四重溪右岸較平坦的沖積地，日本昭和年間，在日警的主導下，迫使頂茄芝萊社及竹社的族人遷到這裡，後來又有高士佛社及獅子鄉的家新路社的族人移入，戰後政府把牡丹鄉的行政中心設在這裡，也就成了牡丹鄉的政經文教中心。

現今的牡丹鄉，原本是排灣族巴利澤利敖群（Paliljaliljau）的傳統領地，文獻中的巴利澤利敖群（Paliljaliljau），下有三個具相同歷史源流、語言、文化與風俗的主社：牡丹社（sinvaudjan）、女奶社（tjaljunay）和牡丹中社（tjakudDakuDaL）等，地方耆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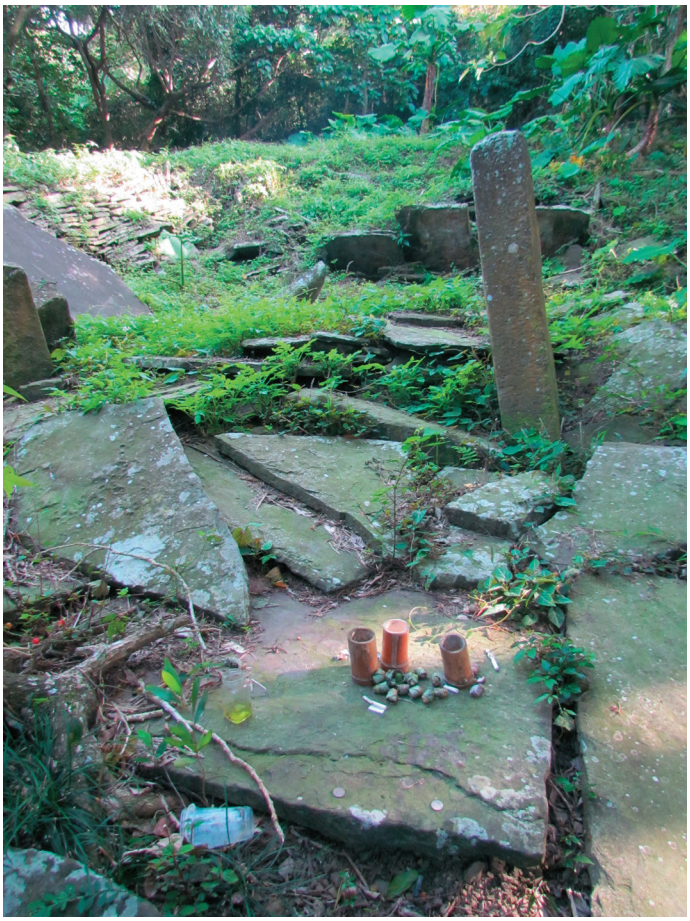


Cecevakan 舊社有完整的解說牌，有興趣的朋友可自行參觀。

口碑中，還有一處隱藏在牡丹鄉石門村南邊山林間的 Cecevakan 舊社，也有人認為四林格、高士佛以及石門…等部落，都是從 cacevakan 舊社分支出去的。

相傳有 5、600 年歷史的 Cacevakan 遺址，位於竹社溪畔山腰的平緩坡地上，面積約為一百平方公尺，保有完整的石板屋群，部落中心是頭目家屋，屋前有石板鋪設的平台，平民的家屋約有二十二座，每座佔地面積約五十平方公尺，部落的外圍還有一些防衛的營壘，水源地也在鄰近不遠之處。

排灣族語中的 Cacevakan，指的是「切割石板之



為了表示尊重祖靈，來到舊部落時都要先用簡單的儀式敬祀祖靈。

處」，在這個舊部落的石板屋，可見到許多大石板上，用手持工具敲打出的刻痕，先人自附近的溪河板岩裸露地，取得了石材搬到這裡，再沿石頭節理敲打切割石板，作為建築石板屋的材料。

石板因大小不同，用途也會不同。較小的石板大都用來堆疊家屋的背牆及側牆，大片的石板則矗立家屋正

面或做為室內的祖靈柱，屋內的地板下，則是「曲肢蹲葬」之所，石板屋建成或要埋亡逝者時，都要請巫師進行各種祭儀，以祈後代可以得到平安與健康。

牡丹鄉公所將Cacevakan石板屋遺址列為重要歷史遺跡，建有完整的步道系統可以輕鬆拜訪遺址，途中還會經過大榕樹及若干個觀景台，加上豐富的林木生態，是恆春半島唯一不需要請嚮導便可親臨的石板屋遺址，相當值得專程前去走訪一番。



Cecevakan 舊社的石板屋大小不一，可看出不同階層的人分住不同的地方。



部落最外緣還有一些防守的設施，以防敵人攻擊。

日軍的三路攻擊

5 月 22 日，日本陸軍中校佐久間左馬太率領的日軍雖然取下了牡丹社頭目 aruqu（阿碌）父子共計十二人的首級，但日軍仍計劃攻打牡丹社和高士佛社。

在攻台戰役主將西鄉從道的指揮下，日本遠征軍兵分三路，分進合擊牡丹社和高士佛社。

雖然是兵分三路，但日軍還是以牡丹社為主戰場，由西鄉從道擔任總指揮官，佐久間左馬太為參謀。6 月 1 日一早，他們率領步兵一小隊、信號隊三人、臨時徵兵隊二小隊及醫療團，帶了山砲和臼砲各一，從龜山下的本營地出發，沿四重溪而上，到了四重溪聚落竟被雨困住了，第二天才到雙溪口，又被大樹擋道，3 日才深入牡丹社，零星交戰之後牡丹社敗退，日軍放火焚社後，往東

下到八瑤灣，6月5日走琅璚卑南道回到本營地。

右翼由赤松則良少將任指揮官，福島九成為參謀。編制有臨時徵兵隊一小隊、步兵一小隊、信號隊六人、及醫療團，卡德利砲一門，大雨中沿保力溪上溯，在竹社就跟原住民發生衝突，日軍三死二傷，第二天早上，越過一條河後才找到進入高士佛社的小徑。



石門古戰場旅遊資訊站展示的日軍三路進兵牡丹社路線圖。

他們一進入密林小徑中，便遭到原住民小規模的抵抗，但右翼軍幾次強攻，還是逼退了原住民，並且放火燒了部落，才轉到石門補充糧食，最後到牡丹和其他日軍會合。

左翼的指揮官是谷干城少將，樺山資紀任參謀。5月31日，樺山資紀先率部份軍隊來到楓港，兩天後谷



被日軍「征服」的牡丹舊社（新保將部落），如今只餘部分家屋基座可尋。

干城的小隊也到，計有臨時徵兵隊三小隊、步兵三小隊、信號隊、山砲、臼砲各一門，三日沿楓港溪而上，強行進入牡丹路社（今獅子鄉丹路部落），再翻山攻擊牡丹社，措手不及的族人無力抵抗，只得向山林遁走。

4 日黎明，左翼軍沿著女奶溪上溯，女奶社人先抵抗了一陣子，不敵退散後，屋舍被日人焚燒，還抓了一個小女孩，接著去打牡丹中社，最後再回到牡丹社跟其他日軍會師。

日本遠征軍的三路攻擊，只遇到少數的原住民零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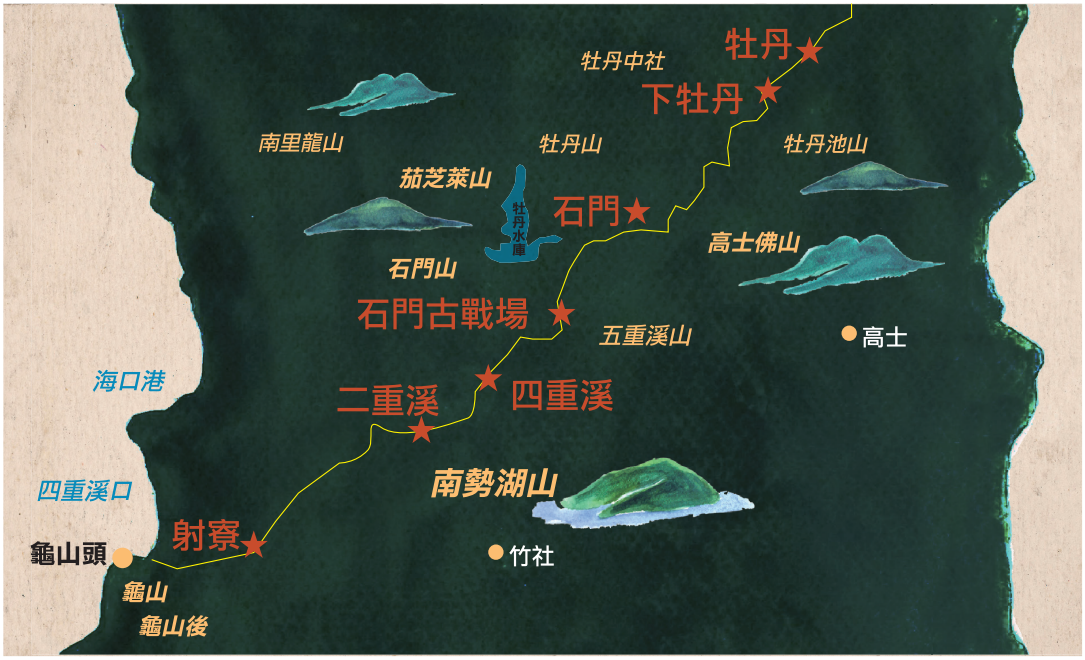
反擊，根本沒有什麼艱困的戰役，真正讓這些遠征軍難以應付的則是莽林開路、天候濕熱、蚊蟲擾人、毒蛇出沒…加上後勤補給不易，部隊經常陷入飢餓狀態，不少人因而病了…，儘管如此，遠征軍還算順利完成了「征蕃」行動。

攻擊行動結束後，遠征軍並沒有要回日本之意，反而移營龜山本營，計劃在此長期駐紮，並要求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正式向他們投降。7 月 1 日，豬勝束社的大頭目以及蚊蟀社、龜仔甫社、小麻里社等社的頭目，率領牡丹社、女奶社、高士佛社的頭目和原住民共七十餘人，請統領埔頭人林阿九等人仲介，一同來到保力庄楊天保家中，與日方人員賠罪議和。

其後，清廷也派了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領一萬多位淮軍，還有多位將軍一同來台，作為武力後盾，希望能迫使日本撤軍，最後還是以賠款，放棄琉球藩屬…等條件，日本才答應撤軍。

進出牡丹社

牡丹社事件的主角牡丹社，位於牡丹溪上游的右岸，牡丹山的山腰到山頂處。漢人的文獻大都寫成貓丹社，歷史源流有二種說法；一是從茄芝來舊社分支出來的；二則可能跟斯卡羅族系出同源，「牡丹社先祖可能與射麻裡斯卡羅族同源，因人口增多移住恆春半島後，部分移居於シャブシャブアン（shiabushiabuan），即牡丹山西南無名山北面山腰，海拔約三百五十公尺處。約四百六十年前，遷移至牡丹山東方海拔約三百公尺的緩傾斜地，成散居狀態，大致以當時牡丹社駐在所為中心，成三處集團部落，共約有七十二戶。約二百年前為防範牡丹路方面排灣族人的攻擊，而有四戶二十人分離移住形成女仍社。」（施添福 2001）



日本中路軍直撲牡丹社路線圖。（費得貞繪製）

古老的牡丹社，除了是牡丹社事件中，日本人最主要的「征蕃」對象，大正 3 年（1914 年），日方收繳原住民武器衍生出的「南蕃事件」，牡丹社人也參與四林格社的反抗行動，再次遭到「討伐」，部落元氣大傷，昭和 8 年（1933 年）左右，牡丹社人才在日警的壓力下，由舊社遷到早期曾發生瘧疾而無人居住的山窪處，建立了 sinvaudjan 部落。

日人在這段期間，同時也要求牡丹中社及女奶社的



家屋已傾的牡丹舊社（新保將部落），祖靈柱卻依然挺立完好。

族人遷下山，sinvaudjan 部落旁另建部落，就成了現今 199 號縣道兩側狹長分佈的上、中、下三個部落，位於三個部落中間的為牡丹（新保將）部落，主要是原本的牡丹社人移住；東北境為上牡丹部落，原先有枋山溪遷來的排灣族人，女奶社也遷徙到此；西南境的下牡丹社，乃是牡丹中社人的遷居地。



現今的牡丹社，仍有民族藝師華恒敏，用傳統的技藝煉鐵製刀。

三個比鄰而居的部落，在一起生活久了，除了族人對祖靈與文化的認知上，其餘的都漸漸分不出彼此來了。



日本人強迫遷村新建牡丹社，並且由三個部落集合在一起居住的。

風土誌



農事感恩祭開始時，要在部落外搭竹棚架，做為接待善靈之所。（高加馨攝影）

牡丹社的農事感恩祭

從「牡丹社事件」以降，三番兩次的遭受日人武力攻擊，戰後又受到漢化與現代化的嚴重夾擊，加上地處偏遠，生產條件更差，使得這個古老的部落面臨著嚴重的文化流失，許多人經過這裡，若沒注意到村頭村尾的圖騰，根本就感受不到這是一個排灣族的部落！

牡丹的三個部落，儘管表面上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卻仍保有傳統的祖靈信仰與農事祭儀；村人平常若有困難或其他疑難雜症，大都會去找大巫師以傳統的祭儀來祈福或消災解厄，可見得部落中還是有不少人和祖靈的信仰相當親近的。



祭儀正式舉行時，祭祀人員會到祖靈屋請示祖靈，然後才挨家挨戶舉行 tjmiiak ta ljaiak 儀式。（高加馨攝影）



祭儀結束在門口掛上銳利、有刺、容易讓人受傷的物質為主，象徵著具有傷害性的法器，阻擋穢靈入侵。

例於每年的11月下旬舉行的農事感恩祭（Masalut，又稱為稻米祭），是牡丹部落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傳統祭儀，祭典前一天，會在部落前後入口都搭一個竹棚架，一方面做為接待善靈之所，同時也用來阻擋惡靈入侵。

祭儀正式舉行時，祭祀人員會到祖靈屋請示祖靈，然後才挨家挨戶舉行 tjmiiak ta ljaiak 儀式，用意是把家中的穢靈牽引出家門，也讓疾病和厄運都能遠離家門。過程中女祭司手持豬骨和刀子，在屋子裡唸咒文以驅趕穢靈，最後還要用柚樹枝製成的掃帚，把穢靈掃到屋外，再用檳榔樹的葉鞘包起來，請女祭司帶走處理。

這些儀式做完時，各家還要將禳災符掛在門口，避免穢靈再進入屋子裡，禳災符的組成也很特別，「是用紅布將豬的下顎骨（valjecat，會咬人）、刀（tjakit，會傷人）、芒草葉（ljaviya，會割人）、柚子的枝葉（kamuran，會刺人）綁在一起，然後掛在門口。禳災符都以銳利、有刺、容易讓人受傷的物質為主，象徵著具有傷害性的法器，阻擋穢靈入侵。」。（周淑琴 2012）

竹社與四林格社

日本派出的右翼軍，是沿保力溪上溯，第一個遭遇的部落是竹社，這個規模不大的舊社，日本時代將部落一分為二，一部分遷到石門部落，一部分被遷到四林格部落，日本人會將他們遷往兩地，顯然把他們視為排灣族人。

客家人入墾保力之前，整個保力溪流域都是竹社部落的傳統領域，日本時代小島由道與小林保祥編撰的《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甚至指出，竹社的開基祖是從萬里洞（Wumajan）遷到保力定居的。客家人入墾後，和南境的貓仔社透過通婚，建立親善關係後，數度聯手進墾保力溪流域，竹社才逐漸退守到河的中上游，日本時代的「集團移住政策」又數度壓迫族人遷移，古老的竹社逐漸凋零，只剩下十來戶人家的小聚落。



日本遠征右翼軍經竹社、四林格社攻打。（費得貞繪製）

群山之中的竹社，居民除了排灣族之外，還有馬卡道族人、客家人和福佬人，聚落內外有好幾間漢人的廟宇，竹社宮中還祀有馬卡道族人的老祖，主人經濟狀況允許時，每逢新年之後的第一次月圓之夜，還是可見到「跳烏嘮」祭典！

竹社被迫遷徙到四林格社，無論口碑、族群系統、歷史、文化…等，兩社都沒有什麼關係，「據 Kappi Patokoji 的口述，Chokol 頭目家是從台東方面遷來；Pakamba 頭目家是從西方遷來的。Kappi Patokoji 又說：



現今的竹社，剩下不到幾戶人家，操持的語言也以福佬語為主。

四林格社的人和豬勝束社的人同族。四林格社隸屬於射麻里社的 Mavariu 頭目家。」（移川子之藏等 2012）

位於四林格山東南麓，港口溪右岸海拔約一百八十公尺山坡上的四林格社，部落中有屏 156 鄉道穿過；今址是日本時代才遷建的，之前的舊社在今部落稍西北，海拔約二百到四百公尺的山腹間，《恆春縣志》載：「四林格山，在縣東北三十里。自牡丹番山來，至此矗起，高數百丈。山腰，番族一百餘家。」

歷史上的四林格社，也是一個武力著稱的部落，「四林格社早期曾襲擊鄰近的竹社，120 餘年前（1920 年計）曾與南側老佛山麓的阿美族人相戰。」（施添福 2001）



竹社部落中的祀壺崇祀，是隨著婚嫁關係帶進部落裡來的。

四林格社最重要的一場戰役，發生在日本大正 1 年（1912 年）的「四林格社事件」，日本人為了落實「理蕃政策」，下令沒收南部「蕃人」的銳器和槍枝，如此等於剝奪了他們的謀生工具，引起南台灣各地原住民不滿，紛紛起來抗爭，並且攻擊警駐所、官舍…等，日人稱為「南蕃



四林格社位於港口溪右岸，四林格山東南麓海拔約一百八十公尺山坡上。



四林格部落的人為了辦活動，搭建的傳統草屋。

事件」。

恆春半島有許多部落起來抗爭，但堅持不肯妥協的就只有四林格社人，不僅抗爭時間長達一年半以上，迫使日軍抬出山砲攻擊，日方還是損傷慘重，最後使用誘騙手段，才將抗爭的頭人制服，終得結束這場「四林格社事件」。

四林格社背依的四林格山，如今已被屏東縣政府公告為自然景觀區，這座海拔僅五百九十二公尺，山勢有如格狀而得名的山，為四林格社人古老的聖山，族人在山的西南面建立部落，正是借它來阻檔東北季風。山巒疊翠、溪水涓涓的山林，更是族人主要的獵場，早年和

鄰近部落會有武力衝突，往往就因為獵場之爭所致。

四林格山頂視野良好，可以三百六十度環視四境，吸引許多人上來登頂以享「小天下」之快感，山頂附近另有一大一小，兩口連通的天然湖，被觀光客戲稱為母子恐龍湖，實為四林格社人最早的天然水源地，山巔還有峽谷地形和蝙蝠洞，都是吸引觀光客的景點。



四林格山山頂開闊平坦，已成為假日爬山客熱門的地標。

歷史事件簿

忠魂碑？悼念誰的忠魂？

恆春半島上最慘烈的原住民武裝抗日，莫過於「四林格社事件」，這場因日本政府要收繳原住民的槍械，引起四林格社人群起抵抗的事件，日軍甚至出動了大砲轟炸，《屏東縣牡丹鄉鄉土教材》載：「日軍登陸駐紮於滿州附近，不時用大砲轟擊四林格部落。過了一年，山胞並沒有屈服。又調集了花蓮的日軍攻打四林部落。由於四林叢林密佈當地人又熟悉地形，經常利用深夜狙殺日軍，日軍防不勝防。」

為了取得勝利，日方還從台東調派警務大軍，一直無法攻克部落，最後透過漢人誘騙，才制服撒西那武、架白白古流、古流以及只諾克四位領導人，四林格社人才完全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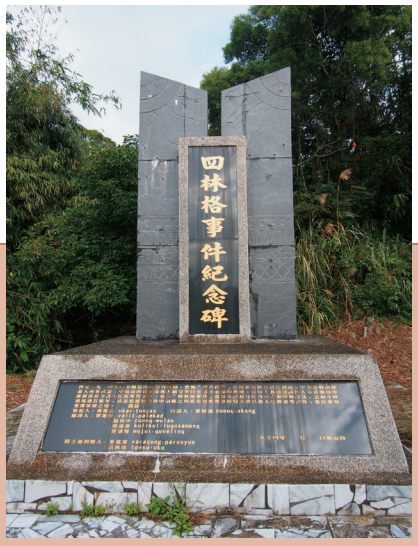
這場長達一年六個月餘的戰役，日方有二十七人戰死；大正 8 年（1919 年）恆春支廳長貴島勇熊在四林格舊社的出入口設立忠魂碑，以紀念戰死四林格山的「忠魂」，刻在碑文上的有宜蘭、花蓮、台南、台東、桃園、阿猴廳的班長、巡察警等共八人及隘勇四人。

日方設置忠魂碑之所，向前望去，層巒秀疊，代表這裡是天然的防禦據點，又是四林格舊社對外交通往來的主要控制點，每個人進出四林格社的時候，都會看到這個殘害自己同胞的碑，卻只能默默無語的悄然離去，顯然在此設置忠魂碑，除了紀念那些「忠魂」，更有威嚇四林格社人的意圖。

隨著日本的「集團移住」政策，四林格社人遷到新部落後，原本立在舊部落旁的「忠魂碑」，成了族人不敢面對的歷史，直到民國 87 年 12 月，四林格部落的耆老曾財源發起重建歷史，邀集國小退休的發力（漢名郭進財）等人，一同進行田野調查採集，才讓這段被掩埋的歷史逐漸浮現出原始的樣貌。

民國 94 年，地方人士在「忠魂碑」稍後方，另建一座「四林格事件紀念碑」，基座部分則刻寫著壯烈犧牲原住民的姓名，碑體兩旁則描繪著排灣族百步蛇的圖騰，以紀念當年為了族人的生存，撓勇善戰、不畏強權、誓死不願投降的原住民勇士們。

四林格社人在立新碑之時，並不像其他地方毀掉日人的「忠魂碑」，只留下自己的紀念碑，反而是讓兩座忠魂碑立在同一處，充份顯示四林格社人對歷史的尊重，這才是最



戰後新立的「四林格事件紀念碑」，基座部分則刻寫著壯烈犧牲原住民的姓名。



日本時代所立的「忠魂碑」，上面詳載了死難日方人士的職司及姓名。

值得敬佩的。

一新一舊的「忠魂碑」，都是紀念日本時代「四林格社事件」犧牲性命的勇士們。但立碑者雙方立場不同，兩相印照，最能呼應兩個時期統治者的立場，不同的政權以不同的語言定義不同的「忠魂」，足讓後代子民深思台灣過往的歷史。（宋立仁・楊翠玲文）



兩座忠魂碑立在同一處，充份顯示四林格社人對歷史的尊重。

民族誌

四林格社的「矮黑人」遺址？

四林格部落九九山莊之北，有一條往北走的產業道路，出部落後約四、五百公尺，交叉路左轉可見到新舊兩座「忠魂碑」，再前行轉個彎，左側有一座部落公用的大水塔，水塔下方便是四林格社石板屋遺址。

這是恆春半島眾多石板屋遺址中，唯一一處開車便可抵達的遺址，遺址推估可能有 500 年至 700 年之久，聚落規模相當大，計有石板屋群八十三間，分別座落在四階平台上，佔地範圍廣大，都為半穴居式的建築，家屋雖然全都傾頹，但家屋平面、地板、大型的石板牆、疊石…，以及家屋中的空間分配、用來待客的露台都清楚可見。

遺址中心的稍高處，有一間規模最大的石板屋遺址，除了有巨大石板切製而成牆面，依稀可看見祖靈祭台、貯酒、養牲畜…等空間，屋外另設有祭台，推測可能是頭目家屋，四周較大的房子則是貴族的住所，至於勇士和平民的家屋，相對要小了許多。

四林格社的石板屋遺址，早期也被認為是恆春半島上的矮黑人石板屋遺址之一，會有這樣的認知，應該來自三大因素：

一、半穴居的石板屋如果室內被土方、雜物填平，屋子就顯得特別低矮。

二、恆春半島一直流傳著「矮人族」的故事，日本時代留下的口碑：「我們的祖先開始住在本地時，Sugudul（矮人）已經棲住在此地了。…他們住在石造的家，與我們同樣地也耕種小米、芋頭和甘藷。同時獵山羌，也到其他的蕃社出草。而他們在各地居住後，朝北方離去。也就是說在 chakau 山的北面，chukurui 山，kojinah 山，barobaro 山，bukkukus 山等可看到他們的遺跡。據說都是 Sugudul 的舊社，認



四林格社石板屋遺址的祭台前，可見現代祭品，顯示常有人來訪。

為是 Parisi（禁忌之意）而不敢靠近…。」（小島由紀等 2003）

三、來自於歷史文獻的記載，「在羅佛山之陽。舊址二百餘間，間高潤皆四、五尺，四圍石板；內各有穴，極深。相傳昔有羅佛番一種，長不滿四尺，力大性悍，諸社番咸忌之；後為豬勞索番設計誘而殪諸山下獅頭潭，逃者奔埤南。」（屠繼善 1960）

學者李匡悌則認為：「恆春半島上石板屋遺址的文化內容和歷史意義可能也是銜接台灣南端歷史時期的扣環。」同時他也為這些石板屋群做了清楚的歸類：「最早在 15 世紀初葉，最晚遲至 17 世紀，恆春半島東部地區史前石板屋聚落，能因其生態環境中是否包含海洋環境資源者，分歸兩種型態：亦即靠近海岸環境的聚落和完全佔居丘陵山地理環境者。雖然如此，鑒於地理位置的觀察，聚落位置的選擇似乎反映著以防禦性作用為優先的考量。」（李匡悌 2009）



四林格社石板屋遺址規模相當大，計有石板屋群八十三間。



四林格社石板屋遺址格局近似，部分空間仍保留完好。



四林格社石板屋中的祭祀空間，為祭祀內祖靈之所。

以風為名的港

日本遠征軍的左翼行動，是從楓港沿溪上溯射不力社（今獅子鄉丹路），再翻山直擊牡丹社。選擇楓港的理由，除了溪河是天然的道路，更因楓港溪口可供軍艦登陸，清代便設有防守用的營汛與傳遞公文書的鋪譯，日軍也設營盤在此，以扼守南北的交通。

楓港舊稱風港，顯然是個跟風有關的名字，在地人都知道：過了風港，風就或起或止。伊能嘉矩引用恆春人汪金明手寫〈恆春沿革記略〉的落山風傳說：「恆春原名琅璚，前乃生蕃所居之地，人跡罕至，誠為榛莽之區、鳥獸之藪澤也。康熙年間，有鄭成功統師至此，剿撫蕃社，駐軍于統埔庄，其露營舊址至今猶存。俗傳，鄭王到此高揭帥旗，其旗尾由風招展，所指之處，則該社土蕃



日本遠征軍的左翼行動，是派軍艦直接從楓港外海登陸。

盡皆瘟疫而死，不待剿討也，後因鄭王夢見山神土地靈祇，告曰本地土蕃乃為台灣開基始祖之民所流傳，天地有好生之德不可滅也，乃大發狂風，將旗拔起飛出楓港大海之外而去，從此以後本地乃有狂風時作，必至楓港而後止，即此之故也。民乃呼為落山風也。」（伊能嘉矩 1909）

根據伊能嘉矩的說法，可能早在清康熙年間，便有漢人為了交易來到今稱舊庄的地方，和射不力社人訂



楓港古稱風港，地名乃因落山風而來。

盟，取得海口耕地，但真正拓墾的是清乾隆 3、40 年間，泉州人陳玉代帶領同族人，一同來到楓港拓墾；不久另有北勢寮、水底寮的漢民二次移民私自入墾，卻遭到原住民攻擊死傷慘重；清中、末葉，這個往來東港與琅嶠間，重要轉運點的小港口，漢人的聚落規模已具，並且往南遷移，舊聚落成了舊庄。

清同治 13 年（1874 年），聯絡鳳山、東港與大武、台東的「楓港．卑南道」開成，取代了「琅嶠．卑南道」，楓港的地位更顯得重要，日本昭和年間，拓寬為南迴公路，楓港成了南台灣西東兩地公路交通的轉折點，戰後的 6、70 年代，楓港成了南迴路上重要的休息站，旅館、飲食店因而興起，路邊攤販賣烤伯勞鳥的風氣，也就此興盛起來。

清代時移民到楓港的漢人，主要是看好和原住民交易的豐厚利潤，日本時代，居民的生產方式仍以物資交易與半農半漁為主，台灣戰後初期，楓港溪口是撈捕虱目魚苗的重要漁場，每當清明節過後，約有半年的時間，每天都可以看到漁民們用「手叉網」，在淺水處來回穿梭撈捕虱目魚苗。

70 年代以後，楓港漁港的功能漸趨完善，在地的漁

業也相當興盛，直到 20 世記末，隨著台灣沿、近海魚源枯竭，楓港漁港雖然不復早日盛景，但仍是恆春半島上，最重要的漁港之一。



楓港聚落的圖騰，展示的是地方的特產品。



近年因魚源枯竭，楓港漁港已不復早日盛景。

自然札記



車城國小校門口的「落山風意象」裝置藝術。

那裡來的落山風？

恆春半島的落山風傳說中，「有狂風時作，必至楓港而後止」寫的最是傳神。換句話說，楓港是落山風重要的分界線，楓港以南大作的狂風，過了楓港以北自然止息。

為什麼楓港會成為落山風的分界點呢？它到底是什麼風？

落山風並不是氣象單位所稱的風名，只是半島人們的稱了上百年的俗名。風既然名為「落山」，顯然是從山上下來的風，東北季風從登陸台灣後，沿著中央山脈南下，到了台灣尾因山勢陡降，風也隨山勢形成下坡風，風勢會變得更強且急，加上這些出了中央山脈的風，不再受到山區地形的牽引，容易形成反轉的氣流襲捲背風坡的地區，才會讓人感到落山風特別的強勁。

竹坑山屬中央山脈的餘脈，楓港不僅位於它的南境，又在楓港溪的沖積地上，沿著中央山脈南下的東北季風，過了竹坑山陡降四百公尺下到獅子頭山，再下降到河口的沖積地，楓港成了落山風降臨恆春半島的第一站，難怪自古都被視為「風口」。

每年秋深時刮起，來年開春之後才減弱的落山風，《恆春縣志》曾載它的特性：「自重陽以至清明，東北大風，俗謂之落山風。晝夜怒號，洶洶湓湓，或三、四日一發，或五、六日不止。海上行舟，視為畏途。即植物中，枝穎上銳，如木棉、桑葉、高粱、甘蔗等，均不苞蕪，多致零落。」

此外，這特殊的風信更是「雨少風多，其威愈烈，掃葉捲籜，塵沙蔽天，常經旬不止」，不僅形塑了八瑤灣海岸沙丘、風吹砂…等特殊的地景，更有吹翻小汽車和機車造成傷亡的記錄…。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每一年只要落山風刮起，輕者可能只覺得是一陣陣的狂風；重者往往陸上飛砂走石，家戶門窗緊閉，行人無法站立，車輛控制不穩…，東海岸巨浪濤天，漁船出不了海；對農業的影響更大，時大時小，長達好幾個月的狂風，足以讓果樹枝葉焦黑、果實零落，莖幹折斷，甚至連根拔起，蔬果作物不易受粉，許多菜蔬根本無法種植…。

面對如此兇險的落山風，人們也只能苦中帶笑和它共處，清代胡徵的〈恆春竹枝詞〉寫得無奈又傳神：「最怕秋冬兩季中，颱風去後落山風；居民習慣渾閒事，反說無風瘴氣濛」。最長可達半年的落山風期，人們無以維生，只得種植不怕風害的洋蔥、瓊麻…等，到了今天，更加入了芝麻、葛鬱金、地瓜、花生、牛朾仔菜頭…等，為半島的落山風期，加入更多收穫的喜悅。



落山風吹起時，連攔河堰的水都往上捲起，形成滿河水花。



傾倒方向一致的椰林，也是落山風的傑作。

自然札記

楓港的伯勞鳥生態展示館

民國6、70年代，楓港最著名的「特產」，便是「烘鳥仔巴」。

楓港因佔交通之利，一直是東西旅人必經之點，且因山路顛簸，途中無法休息，因此無論東向或西行，都會在此休息。

外來旅人的停歇，自然會有飲食的需求。每年10月之後，十數萬隻過境恆春半島的伯勞鳥，成了早期楓港人「天賜」的食材。他們設陷阱捕抓到了伯勞鳥，再用火烤成香噴噴的「鳥仔巴」，賣給外來的旅者，很快地就打響了知名度，也為楓港人帶來一筆不小的收入，「烘鳥仔巴」的攤販一家家開起，擺滿公路兩側，甚至成了楓港最特殊的地景。

墾丁國家公園成立以後，積極推動生態保育，宣導保育觀念並取締盜



楓港成立了全國獨一無二的「伯勞鳥生態展示館」。

捕伯勞鳥的違法行為。民國 78 年，野生動物保育法發布後，伯勞鳥已經被列入保育動物禁止獵殺，雖然還是有許多非法捕抓的案例發生，保育的成效也逐漸顯露出來，現今屏鵝公路上還是有許多烤鳥攤，烤的都是飼養的鳥或是魷魚、香腸…等。

近些年來，楓港在地的有心人士，更希望能改變外人對楓港「烘鳥仔巴」的不名譽印象，決定以保育伯勞鳥為號召，希望讓人對楓港有不同的印象，民國 93 年起，由社區發展協會向林務局申請「伯勞鳥生態環境保育共生計畫」，著力於勸導、教育、培訓等工作，更積極爭取經費以閒置活化再利用，利用廢棄之舊軍營，於民國 98 年建立了全國獨一無二的「伯勞鳥生態展示館」，希望能澈底消除早期不名譽之惡名。

位於楓港國小南側，門牌為枋山鄉善餘村光復路十二號的「伯勞鳥生態展示館」，巷口處就塑有一隻大大的伯勞鳥，展示館內不只有伯勞鳥生態的完整展示，還有專業的解說人員講解伯勞鳥的習性、捕捉器材「鳥仔踏」以及楓港人和「必羅啊」（伯勞鳥俗名）的愛恨情仇…等。



展示館有完整的伯勞鳥生態習性與相關文化介紹。



透過各種方式推展保育觀念，是「伯勞鳥生態展示館」重要的職責。

這座全台唯一的伯勞鳥生態教育園區，更希望能帶動地方觀光的發展，在地居民也研發許多跟伯勞鳥相關的商品，如：馬克杯、小夜燈、筆筒等，希望藉此讓伯勞鳥的生態教育，帶到各個角落去。

產業誌

「在欉黃」的芒果味

芒果可說是盛夏時期，台灣人最喜歡吃的水果之一，尤其是配合冰品而成的芒果冰，受歡迎的程度更非其他夏季水果所能相較。

台灣的芒果種應該是荷蘭人帶來的，「檨（紅毛從日本國移來之種。實如豬腰狀，五、六月盛產。有香檨、木檨、肉檨三種；即外國所載：南方有果，其味甘、其色黃、其根在核是也）」。（高拱乾 1960）

在農民的需求及農政單位的努力下，如今的台灣芒果，可分為許多品系。

綠皮果小果肉纖維多的土芒果，常見的品種是木檨（也稱為柴檨），特色是扁身、成熟時果皮轉深綠，味甜中帶酸，具有濃郁的芒果香氣；改良種有愛文、凱特、海頓、聖心…等等，其中以愛文最受歡迎，凱特次之。

芒果被明代李時珍譽為「果中極品」，營養成分也很高，包括；豐富的醣類、有機酸、繕食纖維、植



芒果從開花到結果，都要花許多時間來照顧，才能長出好芒果。

物性蛋白質、核黃素、菸鹼酸鈣、維生素 A、B1、B2、C、磷、鈣、鐵…等。更有藥用價值，清代趙學敏撰《本草綱目拾遺》載：「船暈北人謂之苦船，多嘔吐不食，登岸則止，胃弱人多有之，望果，即芒果，甘酸益胃，能止之。…凡渡海者食之不嘔浪，故飄洋渡海者多購之。」

每年 6~9 月是芒果主要產期，近年台灣地區栽培的面積約達二萬多公頃，恆春半島是芒果最早的產地，恆春的西台地、滿州的老佛山、車城的海口以及枋山鄉的沿海地區，都有不少農民栽種，由於半島日照充足，又有海風吹拂，使得這裡所產的芒果更多一些陽光熟成的香氣，品質完全不遜於台南玉井地區的產品。

從枋山的楓港到車城的海口，沿海的山坡地上，是恆春半島上最具有特色的芒果產地，這些種植在山坡地上，擁有充足日照與豐富水源，又經常有帶著鹽味的海風吹拂，使得所產的芒果的甜度都在十五～十七度間，「看海的芒果」之名因此而逐漸打響。

恆春半島西岸的芒果，產期早於其他的地方，有些農家會留到「在欉黃」，就是等到果實到完全成熟才採收，如此可多掛在枝頭上三、五天，讓太陽的紫外線自然熟化果實，才能讓果熟的風味與香氣更佳，這些不經人工催熟的「在欉黃」芒果，價格上也比市面上以藥物催熟的芒果貴上一些！



芒果可說是盛夏時期，台灣人最喜歡吃的水果之一。



枋山到車城間面海的山坡地上，是恆春半島最主要的芒果產地。

楓港溪上的射不力社群



楓港溪流域的族群，都被視為「射不力部落聯盟」。

日軍沿著楓港溪上溯，這條溪被認為「恆春上蕃」和「恆春下蕃」天然的分界線。清代文獻《台灣輿地彙鈔》、《恆春縣志》等，記有「射不力社（內有五社）」，出身排灣族的葉神保校長，認為「射不力社」指的是沿河而居的排灣族人，並認為部分族人「是從東台灣

同祖居地，分別移住牡丹社和射不力群。」

葉神保在〈1874 年牡丹社事件：日軍與牡丹社周邊「排灣族部落聯盟」互動之研究〉認為社不力是一個部落聯盟：「射不力聯盟位於巴力道群與大龜文（tjaquvuquvulj）聯盟之間，即散居在楓港溪中上游兩岸的排灣族。該部落聯盟以 djuwangacuq 酋長和 valjaivai 酋長為首結合牡丹路社（chalobababat）、家新路社（suba）、巴士墨社（iomaq）、草埔後社（ssinakalan、cokualin、chikalaban、ginlengan、choazukus）等形成部落聯盟。」



日本左翼軍借道牡丹路社進兵女奶社、牡丹中社路線圖。（費得貞繪製）



伊屯部落為「射不力部落聯盟」的五個部落之一。

從楓港開始便屬射不力社的勢力範圍，早期楓港的漢人都在射不力社人的允許之下，才得以入墾的，射不力社人經常到楓港和漢人交易，清同治 13 年（1875 年）初，隻身在台灣旅行的愛沙尼亞軍官 Pavel Ivanovich Ibis，所寫的〈南台經驗〉描述他見到的實況：「到了楓港，我又碰見原住民了。他們剛剛做完交易，正要回山去。這些原住民屬於射不力社（Saprek），住在楓港東北的山區。漢人們說這族人天性善良、個性平和，很好相處。」

顯然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日本人害怕緊鄰牡丹社北方，自古不是聯婚成親就是相互遷徙的射不力、大龜文、鵠子籠等社群，成為牡丹社群的後盾，於是特意將左翼安排在這裡切入，以斷牡丹社人的後援，但射不力社人

仍不肯屈從，「射不力社人歸順時，日本問：我兵進入女乃社後，有許多射不力人荷槍攜矛站在山頭…。」（王學新譯 2003）

如今的射不力社群，正是南迴路上的新路（家新路）、下部落（巴士墨）、丹路（牡丹路）、伊屯、草埔（草埔後）…等幾個部落，南迴公路帶來了方便的交通與文明，也使得這些部落，也只能保留最基本的祭典和語言而已。



早期日軍的進兵之路，今成了女奶山登山步道。



丹路部舊名牡丹路社，意指通往牡丹之路。

消失的女奶社



女奶社舊社一直都是女奶社後裔賴以漁獵的場所。

遠征的左翼軍翻過牡丹路山，先攻打了牡丹社，但牡丹社人早已逃散，乃沿著女奶溪上溯，兵犯女奶社與牡丹中社。

只有傳統武器的原住民，根本無法面對強大火力的日軍，只有少數幾起反擊與對抗，族人只能倉惶逃難，日軍在

幾乎沒有抵抗的情況下，征服了女奶社與牡丹中社，遠征的日軍深入山區，除了掠奪小米、芋頭、地瓜以及禽畜為食物，各部落的屋舍及穀倉全部都被焚毀，各式傳統武器也全被收繳，等到日軍撤退時，族人卻也失去居住與生活之所。

女奶社也寫成為女仍社，清代文獻也寫成爾乃社，是從牡丹社分出的小社，因此有共同的始祖傳說，「牡丹社人相傳：始祖是從石頭誕生的，曾經住在 Kabiyagan〔Kabiangan〕社。牡丹社和它的分社——牡丹中社、女奶社方面，相傳人死後，魂靈回歸到 Kabiyagan 社。」（移川子之藏等 2012）



女奶社舊社位於女奶山東南南境，臨河開闊的山腹間。

約在清代初葉，從牡丹社分出去的女奶社，部落建於女奶溪上游右岸，女仍山東南南境，海拔約三百公尺的臨河開闊山腹間，沿著標高三百零五公尺的山頭而建，日本時代人類學家小島由道的記錄，共有チャコボヅ（chiakovoji）、チャラクス（chiaraqs）和チャガヨ（chiagayo）三個部落所組成，共約三十五戶。日本領台後，日警於昭和 10 年（1935 年）強迫他們下山，聚居在牡丹部落稍北處，今牡丹國小附近；長年和牡丹社人混居在一起，行政區域又屬於牡丹村，不到百年的時間，女奶社似乎就這樣走進了歷史。

族人遷離之後，一直到 20 世紀的 80 年代，許多族人的生產依舊離不開舊社，他們回到這裡狩獵、捕魚或採擷，但隨著社會變遷，回到舊社討生活的人少了，很快地女奶社就被密林包覆，只剩下少數耆老還記得三個舊社的位置，每個舊社中還可見到一些屋舍基座、灶台、排水溝…以及陶甕、酒瓶…等，為老祖先的生活，留下一些斷簡殘篇的記錄。

三個小部落間較高的台地上，有一間規模最大，還殘留不少大片石板立壁的家屋，是為頭目的住宅，家屋前明顯有一空曠的廣場，是族人聚會、跳舞、祭祀…的空間，稍外圍些則是一大片白榕林，榕木盤根錯節，交結成各種造型，其中最特別的是一根橫倒枝左右各長出了垂直支柱根，形成ㄇ字形，像極了門框，是許多搬下

山的耆老，都一直念念不忘這個神奇的「門」。

其他還有許多歷經歲月雕琢，造型各異的枝幹與數十棵白榕糾結而成的巨大樹冠幅，就像是守護著女奶社祖靈的勇士般，挺立在部落的正中心，且要世世代代地守護下去。

女奶社舊社殘蹟：











a、排水溝渠；b、大型牆板；c、大型立柱；d、頭目家屋；e、殘破陶甕；f、先人植竹；g、門型榕根。





歷史事件簿



阿台的老照片，是日本學者山本芳美提供給部落老人保存的。（許初妹提供）



和阿台有親戚關係的女奶社老婦人，熱心提供許多線索。

阿台的故事

牡丹社事件中，最悲淒的故事，莫過於那位名叫阿台的少女，短短一生不幸的際遇。

故事發生在日軍攻打女奶社時，女奶社的原住民四處逃逸，卻獨留一位行動不便的小女孩及照顧她的阿嬤，後來阿嬤也脫逃了。成了日軍俘虜的小女孩，幸運沒有被殺，征台都督西鄉從道還命令負責征台軍隊各項物品、勞務的商人大倉喜八郎，把小女孩帶回東京受教育，並取了日本名 OTAI，（音譯為「阿台」或「御台」）。阿台在日本半年期間，學日語、吃日食、穿和服，更重要的當然是皇民思想…，就在逐漸適應之際，清日議和成功，赴日半年的阿台被送回台灣。

日人送她回台的真正目的，是要她告訴族人：日本的食物好吃、衣服好看、住的房子也舒服，因此要大家效忠天皇，學習日本的生活。但大多數族人都認為日本人前來毀家滅社，根本就是是敵人，沒有人願意接受阿台的那一套說詞，並且認為阿台的靈魂已被惡靈依附，部落中根本就容不下她。

被族人排擠的阿台只能離開部落，躲在山裡獨自過日子，過沒幾年便餓死（或說自盡）在女奶山中。

這個故事令人感到悲愴，卻也難以分辨真偽，這讓我們在女奶社的舊社探勘中，添了幾分挑戰，沒想到在出發之前，就在牡丹村的辦公室，找到了幾位女奶社的耆老，說明了來意後，出生在女奶社的老婦人許初妹，竟然說她有那位小女孩的照片！

原來故事的主角是許初妹的姨婆，黑白照片下方寫著一行字「台灣島牡丹小女十二歲」，老照片的提供者山本芳美（やまもと よしみ），是日本都留文科大學比較文化學教授，愛好台灣原住民文化，多篇文章發表在《台灣原住民研究》期刊，亦曾在政大擔任客座教授。阿台的照片是牡丹社事件的戰地記者松崎晉二所拍的，山本芳美特別在照片背後註明是「森田峰子氏」收藏，還留下收藏人的地址、電話，這一切的證據，證實了阿台是個真實的人物，更是一個因戰爭而寫下的悲劇故事。（楊翠玲文）

自然札記

藥、皂兩用水雞油

女奶溪河床上，常見一種紫紅色或近似紫紅色，帶有白色柔毛的莖，呈橫臥狀或水平伸展，分出許多細枝的矮小灌木，排灣族人稱為 Nani'kkai，是族人自古用來治外傷的消腫止血藥，我們去探訪女奶社時，牡丹社的民族植物老師鐘明貴，便採來為同行伙伴的腳傷止血，老師說：「都市人受傷當然要找醫師，但我們在山上工作，不小心受點小傷，都會用它來先止血，早期部落的老人牙痛時，拿它來煮水喝很快就會好了，這些是老祖先傳下來的智慧！」

這種植物很少超過 2 公尺高，互生的葉子呈卵形，先端銳形，基部鈍楔形，有 3~8 個細齒牙緣，葉子只有 3~ 4 公分大，表面綠色，被面有灰白色的貼伏長毛，摸起來像是粗糙的紙。葉腋會叢生稍帶紅色的小花，結出的果實外被茸毛，呈扁平卵形。

它叫水雞油，因原住民拿來做止血、消腫的草藥，漢人稱為「番仔消膏」；用它來敷傷口時，要採下枝條將皮刮下後搗碎後，會出現黏稠的汁液，因此也被稱為「濁黏」，客家話則稱「濟把燕」；屬蕁麻科霧水葛屬，因葉小而雅緻，也被園藝業者植為盆栽，或為庭園中的造景植物，園藝名也就成了「雅致霧水葛」。

中醫也認為它具有藥效，含黏液的莖皮搗碎外敷可消腫退癀，全草還可清熱利溼、解毒排膿，治瘡瘍瘡疽、風火牙痛、痢疾腹瀉…等，難怪排灣族人會廣泛利用它。此外，水雞油也是最好的天然清潔劑，「水雞油（djuljingenge Pouzolzia elegans）樹皮及地下根部，亦含有皂素，也被排灣族人拿來作為清潔劑代用品。」（魯丁慧等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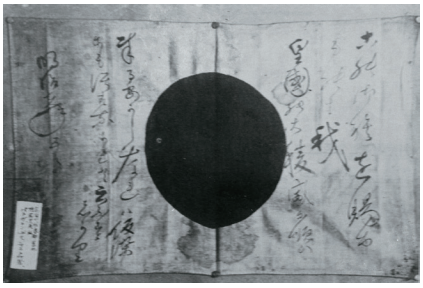


常見生長在河床上的水雞油，是排灣族重要的民俗植物。



水雞油截枝、剖皮後搗爛，是族人常用的應急止血劑。

統治者的新勢力





（左圖）日本遠征軍頒給投降部落的「保護旗」。（取自《日本台灣地理風土大系》）
（右圖）日本軍征服了原住民部落，還要求他們到日軍營房投降。（取自《日本台灣地理風土大系》）

清代一直將枋山溪以南的「生番地界」，統稱為「琅嶠地區」，這個地名的由來，「一般認為是排灣族語的漢人音譯，意指「蘭花」，又稱「娘嬌」是漢人將其溫柔、女性化想像的具體表達。荷蘭人則音譯為『Long kiauw』。」（江國樑等 2010）

大清朝的版圖中，「琅嶠地區」自古屬於鳳山縣管轄，但鳳山縣根本沒有能力管轄到這個地方，也才會連續發生了美國商船遊歷者號事件以及宮古島漂民的牡丹社事件。

無論清廷是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這個「生番化外」之地，都無法不去面對這個地方，日本遠征軍登陸台灣之後，雖派「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來台處理海防與善後事宜，最後為了讓日本撤兵，於清同治 13 年（1874 年）簽下「北京專條」，清廷除了承認日本出兵台灣為「保民義舉」，還得賠款五十萬兩銀子撫恤遇害難民，並且保證不會再發生殺害外國航客的事情。既使如此，在台的日本遠征軍仍拖延到 12 月 20 日，才撤兵回到日本。

紛擾了半年的牡丹社事件終於落幕，沈葆楨下令台灣道夏獻綸、浙江候補道劉璈親往「琅嶠地區」探查，沈葆楨稍後也親來探勘，接納夏獻綸、劉璈兩人的意見，決定在「車城南十五里之猴洞」設縣，「恆春處極南之地。設縣之議，起於討番之役，而成於開山之時。先是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以牡丹之事，視師台灣，亟求邊備。光緒元年，奏劃率芒溪以南，新設縣治於琅嶠之猴洞山。山形環抱，中拓平原，其地常燠，故名恆春，實為全台之南。」（連橫 1979）

《台灣通史》也指出新設恆春縣的疆界：「唯縣之北境，與鳳山接壤，東、西、南三面皆濱海。自率芒溪歷嘉鹿塘，經枋山、過楓港而至柴城，凡六十里…。自治東越射麻里、萬里得、高士佛而至八瑤灣，計程五十三里，為恆、卑之界。…縣之三面雖濱海，而港灣



日本時代的恆春西門。（取自《日本台灣地理風土大系》）

淺狹，不足以容巨舟。若大板埒、射寮、楓港等，則時可出入。苟以人工而鑿之，則善矣。」

恆春建縣之後，必須要找個地方建立縣城，沈葆楨放棄了當時最熱鬧的柴城，選擇了「已墾成田」的猴洞山，引來了許多風水傳說，但沈葆楨為什麼選擇猴洞山呢？他在〈請琅嶠築城設官摺〉中的說法，顯然是牡丹社事件得到的教訓：「蓋自枋寮南至琅嶠，民居俱背山面海，外無屏障；至猴洞，忽山勢迴環。其主山由左迤趨海岸，而右中廓平埔，周可二十餘里，似為全台收局。從海上望之，一山橫隔，雖有巨砲，力無所施，建城無踰於此。」（屠繼善 1960）

沈葆楨也考慮到了建材的來源及撫恤、經費…等諸多問題：「劉璈素習堪輿家言，經畫審詳；現令專辦築城、建邑諸事。惟該處不產巨杉，且無陶瓦，屋材甎甓必須內地轉運而來，匠、石亦宜遠致。城地所用已墾成田，不能不給價以卹貧戶，未免繁費。惟有囑委員等核實估計，不得虛糜。」（屠繼善 1960）

恆春縣城就在清光緒 1 年（1875 年）秋末動工，



直到今天，恆春仍是台灣唯一保有最完整城牆和城門的「縣城」。（孫傳莉插畫）

經費是由官方支應，為了及早完工，乃動員嘉義縣、台灣縣、鳳山縣的士紳分別監造，果然花不到四年的時間便築成。《恆春縣志》載：「鳳山縣林勝源承築二段，自東北起至西北止，城牆九十二丈，垛一百四十七個；嘉義縣陳熙年承築一段，自西北起至西南止，城牆七十五丈，垛一百一十三個；嘉義縣周黃英、吳逢源合築西南城牆一百七十二丈五尺，垛二百三十五個；台灣縣吳朝寅、徐元焯、鳳山縣藍登輝合築西南至東南，城牆二百二十五丈，垛八百八十九個；提督高登玉承築自東南起至東北止，城牆二百一十七丈。」

日本時代的恆春城，新建了「三線道路」。（取自日本時代風景明信片）



產業誌

洋蔥製成的風味糕餅

恆春半島的地質屬珊瑚礁風化層，含豐富的有機質，是最適合洋葱生長的土質；充足的陽光，能使洋蔥發育及生長特別良好，令人難以忍受的落山風，不僅可以促進蔥球成熟，還可以吹出乾燥的天候，減少蟲害與霧氣，更有助於採收、曬乾及儲藏。

向來被廣泛應用在各種飲食之中的洋蔥，不只可生食，油炸成的洋蔥酥是台灣及東南亞飲食中重要的調味料，加在鹵肉、肉骨茶都可以提味不少，也可以炸成洋蔥圈或是洋蔥燉肉、蔥酥魚、番茄洋蔥蝦、洋蔥酥南瓜土豆…，每一種都有不同的風味，贏得許多人的喜愛。

最早拿洋蔥來做成酥餅的是車城鄉農會，主要是為了提升競爭力及拓展銷路，從研發口味，去除洋蔥辛辣味到設立洋蔥酥餅加工廠，製作出洋蔥餅、洋蔥蛋捲，更開發出了鮪魚洋蔥醬、洋蔥紅酒、洋蔥露…等，希望可以成為車城的地方特產。

恆春半島也有多家民間業者，以洋蔥為材料，開發出各種不同的洋蔥糕點，最具代表性的則是「洋蔥田」，這家直接以洋蔥為名的糕餅店，不只是恆春地區首開風氣之先，開發洋蔥糕餅的業者，更被認為是最具代表性的洋蔥酥研發者。

洋蔥田的經營者張嘉芬，是一位矢



製作洋蔥酥的材料，都是恆春在地的洋蔥。

志回鄉創業的青年。初回鄉時，跟大多數人一樣並不在乎洋蔥價值的張嘉芬，卻因為「蔥賤傷農」的衝擊，她才決定透過價值的重塑，讓更多的人看見洋蔥。張嘉芬認為用洋蔥製成的糕點，如果吃不出到洋蔥的麟莖和香味，就沒有太大的意義，為了達到這個標準，一再地嘗試及改良製程、配方之後，好不容易才製作出看起來有點像鳳梨酥，口味甜鹹適中，沒有洋蔥嗆味，卻有洋蔥甜美風味的洋蔥酥。

味道辛辣的洋蔥，要製成洋蔥酥的內餡，總是要淚流滿面才能完成挑蔥、揀蔥、剝蔥、洗蔥、切蔥等前置作業，再用慢火熬煮，如此才能慢慢釋放出膠質和天然的香氣。如果用大火煮雖可以快速煮熟，卻完全沒有綿潤的口感，熬煮時邊煮邊攪動以防燒焦，歷經六、七個小時之後，才能將生鮮的洋蔥，製成又軟又香的可口內餡。

餅皮採用進口麵粉、優質奶油搭配甜度只有 33% 的天然海藻糖製作，呈現出外鬆內軟的絕妙口感，再加上天然的麥香與溫厚的洋蔥味，很快地便贏得許多人的認同，媒體及網路也不斷報導，早已被屏東縣選為恆春半島最具地方特色的伴手禮！



將洋蔥熬煮成糕餅的內餡，又要保有洋蔥風味，相當不容易。



恆春的洋蔥酥連年被選為屏東縣十大伴手禮。

不只有洋蔥酥，洋蔥田還有蔥仔餅、洋蔥起司餅乾、九層塔洋蔥起司餅乾、洋蔥起司薄片…等洋蔥產品，每一種產品的形式和口感都不相同，但都完全承襲了洋蔥外表平實、內在豐厚、香氣內斂…等特質，因此每樣產品都相當受到歡迎，甚至有人形容洋蔥田的洋蔥製品，吃在嘴裡就像是「翻騰在洋蔥田裡，有著被落山風吹開的蔥仔味。」

產業誌

恆春最後的月琴工坊

《恆春民謠》一直被認為是恆春地區的人民音樂，不僅曲調豐富，所使用的樂器多以月琴為主。

月琴自古為漢人民間最通俗的樂器，它不像其他精密的樂器有統一規格，各地的琴大小不一，大的尺寸約三尺五寸，小的只有二尺五寸，甚至小到二尺。琴頸的曲直、樂山、覆手位置（有效弦長）也不同，琴弦也有絲弦、尼龍弦之別。

月琴乃靠圓型的音箱發出共鳴的聲音，琴弦大多是兩條，早期也曾出現過三弦琴；圓型的音箱的質材不同，發出的聲音也大不相同，常見的材料以檜木及黃楊木為主；除了琴身（音箱）外，月琴的構造還有琴頸、琴頭、弦軸、琴弦和覆首等部分，琴身可以選擇硬木或軟木，但其他部份只宜選用硬木來製作，且木材愈硬就愈能製造出完好音色的好琴，因此台灣月琴在琴頸上會以紫檀或其他硬木為主，也有人選用烏心石木或赤楮木。

製作月琴最重要的就是琴身，是由面、背、框板膠粘而成的扁圓形共鳴箱，製作時需要用到圓形的模具，一方面用來裁造出同一尺寸大小的面板與背板，同時也可以用來圈出圓型的琴身。琴頭和琴頸是用整塊紫硬木製作，琴頭頂端可加以裝飾，琴頸上接近琴頭的地方要開弦槽，槽側留有安裝弦軸的圓孔，琴頸下端要留一段四方形的木



月琴自古為漢人民間最通俗的樂器，任何場合都可自彈自唱。

杆，是安裝在琴身之用。

早期恆春地區的月琴，大多是彈奏者自製的，製作材料都是就地選材，有人將獸骨、牛角或貝殼應用在琴身、琴頸…以及弦軸、縛弦等地方，不僅讓月琴顯得更美觀，更展現在地原住民的工藝特色。每把月琴的音律及音調都有所不同，從來沒有音準的問題，老人家在乎的也是口中的唱唸，音域或音色並沒有那麼重要，月琴可說是一把少了有點單調，多了更好的配樂樂器。

隨著吟唱《恆春民謠》的老人日漸凋零，能夠自製月琴的手藝人幾近絕跡，有很長一段時間，市面上要找一把琴都不可得，難道恆春，能找到的就只有那些做為圖騰之用的假月琴嗎？

家住滿州的王明堂，曾經外出工作過許多年，是一位學有專精的雕刻家及水墨畫家，毅然決定返家後，驚覺鄉土文化的式微如此嚴重，決定號召一些做木工的朋友一起來製作月琴，努力了一、兩年之後，才找到游夢君願意共同來圓這個夢。接著是一連串的失敗與實驗，終於做成一把連老民謠人都嘖嘖稱奇的好琴，也因此，原本只做裝潢設計、室內裝修的夢君木工坊，才從擴及到手工月琴製作，但初期也只是利用晚上時間做幾把，並沒有固定的產量。



游夢君原為裝潢設計的師傅，近年才改製月琴。

屏東縣恆春鎮福德路與恆西路交界處，恆春天后宮與恆春基督教醫院前，恆春舊城牆旁，恆春夜市／東洋製繩工廠舊址內（門口仍可見到製繩工廠名）的夢君木工坊，沒有招牌，白天也見不到人，必須電話連絡後，利用晚上去拜訪，才能找到忙著製琴的游夢君，除了可以參觀月琴製作的過程，談到高興時，還有機會聽他自彈自唱哦！



縮小的月琴模型藝品也相當可愛。

沒有結局的歷史

歷史，往往因為太多事情反覆糾葛，因而產生了令人難以逆料的結果。如果不是先後發生了羅發號事件以及牡丹社事件，若不是因為無法扼止的外交壓力，不會誕生具有武裝功能的鵝鑾鼻燈塔，更不會讓半島有機會獨立設縣，並且建了清廷在台灣的最後一座城。

如今仍存有四城門，並且修復了大部分城牆的恆春縣城，從建城開始便留有許多的風水傳說，最普遍的便是城址的選定，從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到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文化資產》介紹的〈恆春古城〉資料都說：「其選定的縣城位置地形為三台山在縣之東北一里處，是中央山脈餘脈尾端之山頭，是為玄武，作為主山。城南六里的龍鑾山，居左為青龍；虎頭山正對縣城北門為白



接二連三的涉外事件，迫使得清廷在恆春建城。（江敬業空中攝影）

虎。西平山位西南五里，如一字平案，正居縣前為縣城朱雀。所指的西平山就是觀夕陽晚霞的關山。縣城由四靈護衛，唯西北方稍有空隙，則以遠處的龜山作屏障，猴洞山恰為城內龍脈所在。」

上述官方的文字，不僅對於「青龍白虎」之說完全一致，連最後的個人觀察所得的感想也是隻字不差：「走入恆春城不妨環顧一下四周的山頭，想像四方庇祐的地理架勢，確實有番道理。」

被認為是清領台灣 240 餘年，治績最顯著的台灣道劉璈，憑著「通曉堪輿」的身份，以不同的山做為「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選定恆春縣城的位



避免風土惡劣、可免水患之苦…，才是在恆春建城的真正目的。

置，本是漢人對於建築物擇址的基本要求，「風水」之說許是好事者穿鑿附會的。

恆春半島每年長達三、四個月到半年的落山風，是決定人們居所最重要的因素，半島東岸少有聚落，人們大多以恆春縱谷東境或西台地的陡崖下為家，便是為了避開落山風的肆虐。為了避開海上入侵者的火砲攻擊，劉璈將恆春城放在恆春縱谷中腹地最大的地方，這裡是縱谷的最南段，中有一個大潭（龍鑾潭），城僅能蓋在潭的邊緣，潭的東北有三台山，是最能避風之處，因此劉璈將城蓋在山腳上，也就成了風水所說的「三台山…是為玄武，作為主山」。

有人住就要有水源，大潭的水成了恆春的生機之源，因此大潭之前的關山，自然成了縣城前方，有如書桌的案山，風水中則說成「前朱雀」；居左為青龍的龍鑾山，也就是現今的赤牛嶺；城的北方找了虎頭山為白虎，顯示縣城在兩山之間的山凹處，南北有小山為屏，可以減少受到因縱谷而生的氣流影響。

恆春城的風水之說，當然少不了「猴洞山恰為城內龍脈所在」，標高雖僅有二十公尺，卻是恆春縱谷南段地勢最高的地方，選擇在這裡建城，完全是為了避免水

患之苦。

只是，劇烈變遷的政局，讓四方都有靈獸護衛的恆春縣城，無法保住恆春縣的地位；日本領台之後，恆春不再是獨立的縣，回歸到阿猴廳管轄，曾經因偏遠而獨立為縣，又因偏遠而失去獨立縣的資格，這不也是一種歷史弄人嗎？

恆春城的滄桑不只如此。清光緒 7 年（1881 年），城牆因颱風暴雨而受損；日明治 42 年（1909 年），恆春又遭大颱風侵襲，城樓、民房均受破壞，日人允居民取城垛以重建家園；後來又因為下水道工程的需要，官方拆除部份城磚為建材。

日本大正年間，全台實施多次「市區改正」，許多城牆因而被拆除以闢馬路，這時的恆春早就失去了重要性，城牆因而逃過一劫，直到昭和年間，恆春都是全台唯一有城牆圍繞的街市。



城外的東門溪，是恆春城主要的水源來源。

太平洋戰後，恆春城才開始遭遇大難，不少來台的老兵就在城牆左右及上方搭違建，民國 52 年，為了開 200 線縣道，拆了東門部份



恆春城的起落興衰，描繪的正是半島滄桑的歷史。

城牆；民國 57 年，又因為恆春國中要建運動場，拆除南門至東門段部份城牆；民國 66 年，拆除南門城牆建圓環。

不只要承受被拆除的命運，還有許多段城牆年久失修，加上人為的破壞，使得恆春城完全失去昔日的光彩，甚至還有人提議要完全拆除，讓恆春有更大的發展機會，沒想到這個觀點提出後，反而激起了修復之議，民國 69 年，首度整修南門城樓，民國 72 年，則整修東門及城樓，卻因為土法煉鋼，讓原本一級古蹟的恆春城，被降為二級古蹟。

恆春城較完整且全面修復，則要到民國 79 年，這次的「恆春古城」規劃修復工程，包括東門、北門的城牆景觀、東、西、南、北四城門、再加上城台、城樓及周圍環境工程。

如今，您所見到的，正是歷劫重生的恆春城，這座南方國土上的邊城，起起落落的故事，要告訴我們的彷彿就是：歷史從來不會有結局，前日的因，可能就是今日的果，而今日的果，又何嚐不會是明日的因呢？

風土誌

「搶孤」觀光活動

恆春獨立為縣的時間，雖然不過短短 20 年，卻因而完全取代車城的地位，成為半島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中心，吸引更多的漢人移墾而來，許多漢人的民間信仰與習俗，也跟隨漢人而至，相傳有百年歷史的「恆春搶孤」，正是漢人帶來的歲時祭儀。

「搶孤」是台灣早年常見的七月歲時活動之一，且都隨著「廟普」而行，「廟普當日，另有『搶孤』風習，即稱搶奪孤棚上祭品。曾風行全省。如台北近郊板橋普陀山接雲寺前，於每年七月十九日之搶孤，尤負盛名。餘如土城、頭圍各地，亦極盛況。後因規模愈大，惟恐惹出事端，遂被禁止舉行。」（吳瀛濤 1977）至於傳統「搶孤」本始的目的，吳瀛濤認為是「乃在以其祭品施與窮民」。

早期的「恆春搶孤」，乃是由清光緒年間，「恆春營官兵建」的天后宮主辦的中元祭典之一；日本時代末期，皇民化運動迫使傳統民俗被禁，「恆春搶孤」也暫時消失，戰後的民國 40 年左右，曾短暫恢復過一段時期，卻因經濟問題停辦，此後直到民國 60 幾年才再次舉辦，「恆春地區的民眾於 1973 年起，再以舉辦『搶孤』，此番重辦，完全避免過去相爭的缺點，改以鬥智鬥力為主。」（劉還月 1989）

重辦之初的孤棚也較簡單，只有四根柱子，因此參與的也只有四隊，且並非每年舉辦，而是辦 3 年停 3 年，「逢馬、羊、猴與鼠、牛、虎年舉辦，其他年分則不舉辦。」

恆春地區重新舉辦「搶孤」活動的那幾年，也正是「頭城搶孤」辦得最熱鬧的時期，全台唯二的「搶孤」活動，除了相互學習與模仿，更少不了相互競逐，兩個地方互比熱鬧的結果，讓恆春地區的「搶孤」



原本只在陰曆七月才能出現的「孤棚」，竟成了恆春的長設設施。

風土誌

活動規模日大，因而也讓原本屬於中元節連結在一起，寓意深厚的民俗祭典，變成大型而熱鬧的觀光活動。

最大的變革就是民國 96 年，恆春鎮長葉明順以「為推廣恆春搶孤活動的文化延續及藉此推動恆春半島的觀光」為理由，將原本天后宮主辦的「搶孤」活動改由鎮公所接收，將原本的四支孤柱的「搶孤」，擴展成三十六根孤柱的「恆春古城國際豎孤棚觀光文化活動」；民國 100 年時，又將孤柱的高度增加到二十三公尺，以增加「豎孤棚」競賽的困難度…，這些被地方上視為「不斷創新」的改變，很顯然只是為了活動的熱鬧與刺激而來，至於真正的內涵，怕也沒有幾個人在乎了。



恆春搶孤已成了嘉年華會似的歡樂活動。



傳統「搶孤」本始的目的，乃在以其祭品施與窮民。

《幾番風雲染牡丹？》參考書目

一、清代文獻

郁永河，《裨海記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周鐘瑄，《諸羅縣誌》；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屠繼善，《恆春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陳文達，《鳳山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王元稚，《甲戌公牘鈔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陳盛韶，《問俗錄》；台北：武陵出版社，1991。
陳宗仁編撰，《晚清台灣番俗圖》；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3。
不著撰人，《台灣府輿圖纂要》；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不撰著人，《平台紀事本末》；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8。
劉銘傳著，《劉壯肅公奏議》；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台前後檔案》；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沈葆楨，《福建台灣奏摺》；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羅大春，《台灣倭兵紀事》；中國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二、外人著作

James W. Davidson 原著、蔡啟恒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W. A. Pickering 著、吳明遠譯，《老台灣》；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番事物產與商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康培德譯、包樂史．N,Everts 編，《邂逅福爾摩沙—台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台北，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2010。
愛德華．豪士（Edward H. House）著，陳政三譯，《征台記事—牡丹社事件始末》；台北：原民文化公司，2003。
羅效德、費德廉譯、費德廉、蘇約翰主編，《李仙得台灣紀行》；台南，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2013。

三、日本時代文獻

日本順益台灣原住民研究會，《伊能嘉矩收藏台灣原住民影像》；台北：順益博物館出版，南天發行，1999。
王學新譯，《風港營所雜記》；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3。
台灣日日新報社，《新舊對照管轄便覽》；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1。
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1。
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誌稿（原名理蕃誌稿）》；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伊能嘉矩、井田麟鹿，《台灣志》；台北市：古亭書屋，1973，複刻版。

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台灣文化誌》；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三．台灣》；東京：富山房，1909。
伊能嘉矩，《台灣蕃政志》；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04。
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台灣蕃人事情》；東京都：草風館，2000。
伊能嘉矩著、楊南郡譯著，《台灣踏查日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小島由紀等著，蔣斌主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
仲摩照久編，葉婉奇譯，《老台灣人文風情—日本時代《台灣地理風俗大系》資料彙編》；台北：原民文化事業公司，2002。
仲摩照久編，葉婉奇譯，《美麗島身世之謎—日本時代《台灣地理風俗大系》資料彙編》；台北：原民文化事業公司，2002。
吳玲青、陳進盛譯，《享和三年癸亥—漂流台灣チョプラソ島之記》；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2011。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探險台灣》；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等著、楊南郡譯著，《台灣百年曙光—學術開時代調查賞錄》；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5。
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楊南郡譯註，《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2。
溫吉編譯，《台灣番政志》；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藤崎濟之助，《台灣史の樺山大將》；東京：國史刊行會，1926。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斑》；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8，複刻版。
藤崎濟之助，《台灣の蕃族》；台北：南天書局，1988，複刻版。

四、近、現代著作

連橫，《台灣通史》；台北：眾文出版社，1979。
李光周、鄭永勝、凌平彰、陳維鈞、韓旭東、陳有貝，《墾丁國家公園考古調查報告》；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985。
王鑫，《墾丁國家公國地形景觀》；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09。
王云生，《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局，1979。
王啟宗，《牡丹事件調查研究及中日雙方有關史料蒐集工作》；屏東：屏東縣政府，年代不詳。
台邦．撒沙勒，《屏東縣志．原住民族篇》；屏東：屏東縣政府，2012。
李壬癸，《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台北：常民文化事業公司，1997。
李汝和主修、洪敏麟整修，《台灣省通志．卷八．同胄志．排灣族篇》；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
李匡悌，《恆春半島的人文史蹟》；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009。
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6。
林修澈、黃季平、王雅萍，《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牡丹社事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
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0。
施添福編，《台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曾聯興，陳茂松主修，《恆春鎮志》；屏東：恆春鎮公所，1998。
江國樑等撰，《續修恆春鎮志》；屏東：屏東縣恆春鎮公所，2010。
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台北：正中書局，1954。
陳梅卿，《牡丹鄉志》；屏東：屏東縣牡丹鄉公所，2000。

童春發，《台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張添金著，《琅嶠客—車城鄉保力村誌》；屏東：屏東縣車城鄉保力社區發展協會，2001。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車城鄉志》；屏東：屏東縣車城鄉公所，2004。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編修，《滿州鄉志》；屏東：屏東縣滿州鄉公所，1999。
蕭銘祥主編，《屏東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台北：自立晚報，1993。
鍾桂蘭、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卷七．同胄志》；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66。
蘇全福編著，《屏東縣鄉賢傳略》；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7。
吳瀛濤，《台灣民俗》；台北：眾文出版公司，1977。
劉還月，《台灣歲時小百科》；台北：台員出版社，1989。
魯丁慧、柯勇男、林聖峰編著，《排灣族之植物利用》；台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1。
陳文添，〈台灣總督府檔案所見牡丹社事件新史料—琉球人漂抵台灣的經過〉《台灣文獻別冊 32 期》；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0。
黃清琦，〈地圖版．牡丹社事件—牡丹社事件的地圖史料與空間探索〉《原住民族文獻第八期》；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13。
周淑琴，《從稻米祭（masupadai）看排灣族牡丹社群部落的變遷》；國立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論文，2012。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幾番風雲染牡丹? / 劉還月 作. --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國家公園, 民104.12
面；　公分. --（墾丁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叢書）ISBN 978-986-04-6721-5(平裝)
1.歷史 2.人文地理 3.屏東縣恆春鎮
733.9/135.9/133.2　　104025422

幾番風雲染牡丹？

發行人／劉培東
行政策劃／李登志、林欽旭
審訂／郭素秋、陳忠輝、曾添丁、曹之鵬
總編輯／馬協群
執行編輯／林瓊瑤
執行單位／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劉還月
主編／陳逸君
插圖／孫傳莉
空中攝影／江敬業
攝影／高加馨
小欄撰文／陳孟妤、孫傳莉、宋立仁、楊翠玲
封面設計／費得貞
地圖繪製／費得貞
校訂／高加馨
校對／唐麗淑、林淑霞、吳佩娟、葉美鈴、劉於晴、蔡淑貞、蘇怡玫
美術編輯／費得貞，laurafei0425@gmail.com
出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地址／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 596 號
電話／（08）8861321
網址／ www.ktnp.gov.tw
定價／ 350 元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000 冊
印刷／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1010402521
ISBN ／ 978-986-04-6721-5

展售處／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市中山路 2 號，電話：04-22260330）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台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電話：02-25180207）
常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縣北埔鄉水磘村 6 鄰 32~3 號，電話：03-5801923）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員工消費合作社　電話：08-8861321 轉 505
著作權管理資訊／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保留本書所有著作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先徵得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或授權，電話：08-8861321